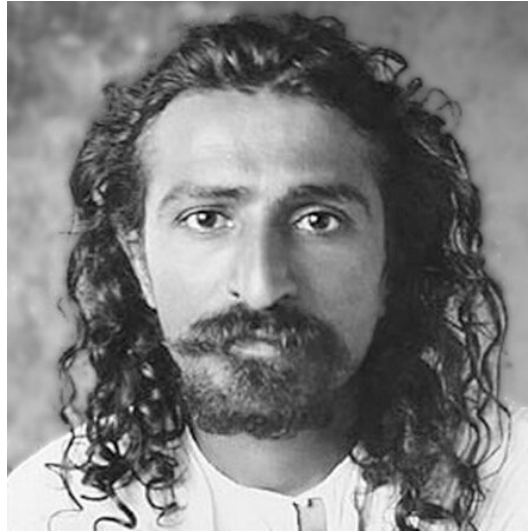


神的礼物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至爱上帝美赫巴巴
和他的至爱美嫒
纪念纳瑞曼
他对至爱美赫巴巴的爱
无私而彻底
——阿娜瓦丝



我爱你。

不要担心你的弱点。

最终它们将离开。

即使它们迟迟不去，爱有一天将吞噬它们。

一切都消失在爱的海洋里。

因为我爱你，所以在你内里有一个爱的清池。

当你痛苦烦恼时，当你因缺点跌倒时，

在那个爱的清池里浸一浸。

在你内里我的爱之清池里爽一爽神。

它永远在那里。

即使你每天在那个清池里洗刷你的弱点，

它也会保持清澈。

别担忧。巴巴爱你。

那才是真正重要的。

——阿瓦塔美赫巴巴

目 录

前言004
第一章006
谁都不需要被介绍给我，因为谁对我都不是陌生人。	
第二章009
我不要你们的任何东西，只要你们的服从礼物。	
第三章015
当纯爱首先作为大师的礼物被接受时，它在求道者的意识里牢牢地扎下根，如同播在肥沃土壤中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种子会发芽并逐渐长成大树。	
第四章021
认识灵性的最好途径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	
第五章024
唯一的真正臣服是平衡不为任何逆境所扰乱的臣服，个人在任何困难中都绝对安然地顺从于神的意志。	
第六章031
除了神，一切都像是昙花一现。神永远不变；其他一切永远在变。	
第七章035
唯一的真正舍弃是摈弃一切的自私念头和欲望，即使在履行世俗责任时。	
第八章040
怀着爱来接受我怀着爱所给予的。	
第九章044
弟子对大师的服务不仅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而且是让弟子更接近灵性目标的最有效手段。	
第十章048
别担忧。担忧积累并增强，成为习惯，甚至在缘由消失很久之后。	
第十一章052
既不要追求死亡，也不要害怕它；当死亡来临时，它就变成垫脚石，让你迈向更高的生活。	
第十二章057
……过着平凡的生活，只要爱巴巴。那样你就会拥有巴巴的爱之帘幕，保护你免受世间的影响。	
第十三章060
神圣意志所规定的一切必将发生，如果我是你们所相信的神圣化身，那么我最不可能做	

的就是避免它。

第十四章067

比爱更伟大的是服从。

第十五章071

不同宗教与教派的各种仪式教规旨在释放神爱,但它们大多把灵魂束缚于表现形式的机械重复上。执著于神爱的外部表现不仅限制爱本身,还在宗教之间制造分裂。

第十六章076

我的事故不是‘意外’,这都归结于一点;我曾想要发生的已经发生,我想要发生的将会发生。

第十七章081

无论你的表面不幸和短暂痛苦是什么,它们都是我的爱的结果,是为了终极的利益。

第十八章088

服从是爱向大爱的臣服,其中至爱的愿望成为爱者的幸福。

第十九章093

我的工作是在一切的造物中有意识地证悟我自己。我独自做我的工作,但是我允许你们,我的亲近者,为我工作,以便你们有机会无私地利用你们的才智和能力来更加靠近我。

第二十章097

我采用人的形体来承担人类的痛苦。

第二十一章103

在身体上你与我在一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存在与你同在。因此让我永远与你在一起。

第二十二章109

……通过对婚姻生活的明智处理,一个人在灵性道路上可获得极大的进步,只要至师的一触就把他提升至永生之殿堂。

第二十三章116

你们应把肉体与精神痛苦看作神的礼物。它们带来自身的教训——短暂之物的徒劳无益,以及永恒的内在价值。

第二十四章121

真活是为神而死。……一个人必须让自我死去才能活在所有其他的我里。为神而死的人永远活着。

第二十五章060

我是高之最高,我希望你不是为任何灵性或物质利益,也不是为我的沉默的即将打破或我的显现而爱我,而是希望你为了作为人身上帝的我本身而爱我。

前言

至爱美赫巴巴，当代的阿瓦塔，给了我一个无上的礼物，那是任何的灵魂能从神人那里得到的最高礼物：从儿童时代就在他身边生活的机会，就像跟慈爱的父母一样。我如何能表达这个礼物对我的意义呢？我如何能解释？正如至爱巴巴所言，“神不可被理解而是被体验。”在这本书里我所能提供的是我跟随他生活的经历。

当我只有八岁时，美赫巴巴俘虏了我们全家人的心。从我们看到他的美丽形体的第一刻，我们便很自然地被他吸引，他逐渐地加深了我们的信心，培养了我们对他的方法的理解。我跟随巴巴的生活清楚地表明他是怎样把被选者吸引到自己身边的，他们自觉地甚至不自觉地渴望跟他在一起。在这些年间，至爱巴巴把我家的每一个人越来越近地带入他的完美之爱的轨道。巴巴的爱和恩典是他的礼物，不仅对我们，而是对达达禅吉家代代的生来就与巴巴有深深联系，对神人怀着无尽爱的幸运儿。

有人也许会说我把一生献给了至爱巴巴，但是说实话，是巴巴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们谁都没有能力为高之最高做任何事或付出任何东西。他作为神人下降到我们的层面，他是唯一的真正奉献者。他献出了他的至高大我，不仅为人类，而且为石头、动物以及宇宙中的其它一切。是他在做一切。是巴巴的恩典、爱和慈悲给我们机会做他所希望的。他的希望是我们把手放在他的手里，信任地让他带领我们行走他想让我们行走的任何地方。

巴巴对我们说，跟他在一起要自然，但他期望我们永远给予他最高的尊敬。他说：“我下降到你们的层面，但绝不要把我降低到你们的层面。”巴巴让我们看到神的人性一面，以便向我们示现应该怎样去爱、牺牲、忍耐、务实与服务。通过这一切，巴巴的纯洁与神性透过他的人格而闪亮，但有时我们忘记时，他不得不对我们说：“记住，我是神。”

我不是在某个确切时刻接受巴巴为一切的一切的。一直以来，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伴侣和独一无二真正朋友。与美赫巴巴在一起并跟随他，是灵性成长的自然和自发过程。灵性成长的意思是学会爱神，以他终极上应该被爱的方式爱他。至爱巴巴教导我把一切全部交付给他，并且在世间过着普通生活的同时为他生活。这就是我爱美赫巴巴的故事。

尽管我想臣服于巴巴的每一个愿望，但我的人性弱点挡在路上。在他的慈爱中，美赫巴巴说：“我接受你们每个人本身，以及你们的所有缺点。”他逐渐地引领我服从与臣服他，怀着坚如磐石的信心，这最终唤醒了爱。这个爱之基石使我能够付出艰巨的努力，它们对克服弱点并忍受痛苦是那么必要；这些最终给我带来内在的超脱。

是至爱巴巴促使我开始写这本书的。虽然很多年前我写了一部讲我跟随他生活的草稿，但我把它放在一边，心想我死后我的家人或其他人会整理出来。后来，1991年10月，一天晚上我正要睡觉时，听到我内里有个声音说：“你的时间不多了。把你的书印出来。”我自言自语说：“哦巴巴，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我没有体力和精神去完成这个任务。连书名我也没有呢。”声音说：“神的礼物。”我立刻想起了发生在二十五年前的一幕。1967年的

一天晚上，巴巴就寝前坐在美拉扎德他的床上，他的至爱美婊和我单独跟他在一起。交谈中，亲爱的美婊突然问道：“巴巴，阿娜瓦丝的含义是什么？”至爱巴巴回答说：“神的礼物。”眼泪充满了我的眼眶，在从巴巴那里涌向我的巨大力量中，我感到他在告诉我比我的名字含义更多的东西。我沉思着这个与巴巴和美婊在一起的遥远时刻，我知道永恒的至爱已经给了我另一个礼物，我必须回应他的心愿，与他人分享我跟随他生活的故事。我献出这本书，希望我在这些年间学到的教训——服从、臣服、去执——将使那些读到它们的人受益，并且希望我的话能给那些努力取悦于神人的人带来慰藉。

阿娜瓦丝·达达禅吉 (Arnavaz Dadachanji)

美赫锋 翻译 田心 校对

第一章

谁都不需要被介绍给我，
因为谁对我都不是陌生人。

——美赫巴巴

我跟随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生活的故事从我的叔叔弗拉姆罗兹·H·达达禅吉 (Framroze · H · Dadachanji) 开始。他是美赫巴巴早期的一个满德里 (巴巴经常用这个术语来指他的亲近门徒)，也是我们全家人与巴巴联结链上的第一环。在某种意义上，故事开始于 1916 年的圣诞节，那时我叔叔弗拉姆罗兹 23 岁，在一次双重婚礼上，与我父母同时结了婚。然而几年之后，他的妻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医学院的一个学生，离开了他。家人警告过弗拉姆罗兹说这个朋友在他上班时常去他家，但是我叔叔非常善良且信任人，从未产生过一丝怀疑。他爱他的妻子，她的离开让他心碎。那个年代离婚很少见，被看作耻辱——以至于我奶奶一听家人提到离婚，就说她不要活了。所幸的是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说服她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离婚是明智的，这样弗拉姆罗兹才不对她妻子的行为负任何责任。1920 年离婚获准，这只是增加了我叔叔的痛苦。

弗拉姆罗兹的事业也屡遭不幸。他在孟买管理环球影院 (Globe Cinema) 时，开始对自己开影院发生兴趣。他辞了职并和一个伙伴共同经营另一家叫做马德琳 (Madeleine) 的影院。他们上演描写罗摩和奎师那生活的优质印度电影，以及好莱坞的好影片和社会戏剧。

从表面上看，生意似乎很兴隆，因为经常满座；实际上影院一直亏本，因为生意伙伴在挪用利润。弗拉姆罗兹的信任人的天性似乎再一次辜负他。他的合伙人最终携款潜逃，我叔叔不得不借钱来偿还巨大的债务。弗拉姆罗兹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有很多信赖他的朋友。其中有一个确信我叔叔决不会辜负他，就借给他一些钱。但是当时间证明弗拉姆罗兹无力偿还借款时，这个朋友非常生气。他拒绝相信我叔叔真的负债，并指责他不想还钱。弗拉姆罗兹叔叔越来越苦恼，对生活前景极其消沉。不仅他的婚姻结束，生意伙伴是骗子，现在他还还债无望。他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决定自尽，有一天他带着这个念头，准备到考帕提海滨 (Chowpatty) 投身海中。

我当时没在场目睹我们家与至爱美赫巴巴联系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开始。但是我可以想像我亲爱的叔叔孤独地坐在几近荒凉的沙滩上，绝望地凝视着大海，不知道他的命运即将改变，注定被那个他从未遇到过的，甚至从未听说过的人所改变。

就在那一天，美赫巴巴和他的几个满德里，包括弗拉姆罗兹的朋友，纳沃·塔拉提 (Naval Talati)，在同一个海滩上漫步。巴巴看见我叔叔，远处的一个孤独身影，并派纳沃去看看那个人是谁，在做什么。纳沃走近时，认出了弗拉姆罗兹，他遵照巴巴的命令问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叔叔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打算，回答说他只是在海滩上坐坐。纳

沃回到巴巴那里,说他认识弗拉姆罗兹,他是个很不快乐的人。巴巴说:“把他带到我这儿。”纳沃回去,简单地对我叔叔谈了巴巴的情况,他站起来,跟着他的朋友走过来。走近巴巴并看到巴巴的眼睛时,弗拉姆罗兹叔叔体验到强大的爱和慈悲,他想自杀的念头消失了。巴巴让他第二天来他在达达拉住的巴如查楼时,我叔叔被自己也不理解的情感所淹没,他发现自己马上答应了。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感到自己完全归属巴巴,后者的美和人格魅力已经极深地触动了他的心。

第二天早上巴巴没有等弗拉姆罗兹叔叔来,而是派纳沃去带他来他的住所。从1925年起就开始保持沉默直到最后的巴巴,那时还在说话。弗拉姆罗兹到时,巴巴问我叔叔是否有话要说。巴巴的慈悲是如此强大,弗拉姆罗兹忍不住向巴巴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和遭遇,巴巴把我亲爱的叔叔拉向他的怀抱。弗拉姆罗兹感到获得了新生,而不想离开巴巴。在巴巴面前,他的痛苦过去消失了,而充满全身的爱使他精神振奋。当巴巴问他:“你愿意做我让你做的事情吗?”我叔叔说愿意。巴巴说:“离开一切,来我这儿。加入我在阿美纳伽附近的埃舍。你对你妻子的爱只是摩耶(幻相)。我将向你显示最高类型的爱。”弗拉姆罗兹立刻同意了。然后巴巴让他结束他的生意,以便彻底自由。当然巴巴给了他一些时间做这些,但他立刻开始了对我叔叔的灵性训练。在这个时间巴巴还开始叫他“禅吉”。

有好几个月,我叔叔来往于孟买与巴巴的美拉巴德埃舍之间。巴巴也来孟买,有一次他带男女满德里去禅吉的电影院吃饭。刚好在电影刚结束,人群散场时,巴巴和他的满德里们走进电影院,头上顶着装着饭菜的大器皿。由于巴巴给满德里规定的严格限制,只允许他们有一两套衣服及几件用品,没有刮脸且衣着破烂的男子们显得不大整洁。女子们包着白头巾,看上去过时又可笑。禅吉领着巴巴和满德里们穿过好奇的人群时感到很尴尬。对禅吉来说,这是他众多谦卑教训中的第一课。

在同一个时期,有一天禅吉正在街上行走,他看到借钱给他的那个朋友。禅吉试图穿过马路以避免碰面,但是这个人看到并叫着他。尽管禅吉很紧张,但他无法避免照面。让他惊讶的是,他的朋友为过去的辱骂向他道歉,拥抱了禅吉并说:“不要担心钱的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你若是有钱,肯定会还我的。”禅吉感到朋友的变化是巴巴的一个礼物,这加深了他对巴巴的信心与臣服。

当禅吉叔叔1924年加入巴巴时,我们家的人最初很担心。我们是琐罗亚斯德教徒,认为只有神和他的先知琐罗亚斯德才值得崇拜,我们不理解“大师”或“古鲁”的概念。当禅吉试图解释时,家人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些说法。但在他遭遇所有那些不幸之后,他们希望他做让自己高兴的任何事,所以从不干扰他跟随巴巴。1927年初,我父亲作为建筑承包商,被邀请去普纳为一所工程学院承建宿舍。当我们全家人去那里居住时,我八岁。已经在埃舍生活了三年的禅吉叔叔,盼望我们全家人都能见见巴巴。当巴巴终于告诉他,可以叫我们从普纳来时,禅吉非常高兴。为了说服我们,禅吉建议我们带着野餐午饭来见巴巴,因为我们离阿美纳伽很近(大约100公里)。虽然我父母不懂得任何灵性的事,也不知道大师

召唤的意义，但是野餐这个主意很吸引我母亲，我父亲同意了。 我们家有我母亲芭查麦（Bachamai）和我父亲纳如吉（Naoroji）；我的两个妹妹，四岁的娜格丝（Nargis）和两岁的罗妲（Roda）；我的两个月大的弟弟特姆通（Tehmtan）和我。我的奶奶和我母亲的堂弟，美赫吉·卡卡里亚（Meherji Karkaria）也一同前往。美赫吉在普纳学习工程学，禅吉叔叔也劝他去见巴巴。我们租了一辆小面包车旅行，尽管我父母没有对我讲我们去哪里，但想到要坐汽车让我很兴奋，这是个稀有的待遇。我们带着野餐午饭出发了，不知道我们正走在光荣的道路上，也不知道这将改变我们生命的整个进程。

我们到达美拉巴德后进入一所房子，即现在的免费客栈（dharamshala）。巴巴正坐在长椅上等着我们，我们在他身边围坐了半圈。从走进房间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睛便固定在巴巴身上。他穿着白色的长袍（sadra），闪亮的深棕色头发垂到肩上。他发光的脸庞迷住了我。巴巴是谁我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坐在那里惊讶地盯着他，他进入了心灵的最内核。我幼小的头脑里没有什么疑问，也不试图了解他是谁。巴巴给我的冲击是如此地强烈，直到今天，第一次见到他的记忆依然栩栩如生。

被巴巴彻底吸引的同时，我还记得那天的两件事。巴巴已经开始保持沉默并用一个字母板交流。做翻译的禅吉对我奶奶说：“母亲，巴巴想知道你是否有什么要问他。”这让我感到奇怪，他是谁？为什么我叔叔问奶奶是否有问题？我们和巴巴在一起呆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巴巴要我们吃午饭。我记得我们穿过一片开阔的田野走到旧邮局里，女满德里住在那里。她们为我们做好米饭和小扁豆糊，我们吃了她们怀着爱做的饭，带着本以为会成为今天的亮点、却动都没动的野餐回了普纳。

这些是我第一次见美赫巴巴的记忆；我父亲在日记里谈到巴巴对我父母的影响：

我们早上从普纳坐着一辆租来的小面包车出发，于中午前到达美拉巴德。我们被叫进一个大厅，巴巴坐在那里的那个矮沙发上。在极其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健康和其它细节后，巴巴给我们盛了午餐并让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将在下午三点再次见他。我们被安排在铁路附近的一个单独的石屋里休息，然后返回巴巴那里，再次感受着他那令人起敬的临在。巴巴抱过我的刚出生的儿子特姆通，爱抚并拍了他一会儿。整个时间我只是盯着他，看着他光芒四射、散发着神性的脸庞。他的额头系着一条手巾，他的脸很迷人，他的眼睛洞穿我的心灵深处。他让我们在傍晚离开回普纳，以便在天黑前到家。我亲爱的妻子芭查麦同样被会见经历所感动，有生第一次，一个神圣人物，……连续数日，我们一直谈他，没有别的话题。

第二章

我不要你们的任何东西，
只要你们的服从礼物。

——美赫巴巴

十个月后我父亲在普纳的工作结束，我们回到在孟买的拜库拉区（Byculla）鲁斯特姆花园（Rustom Bagh）的家。在那里我们与祖父祖母、叔叔和他妻子合住一个位于三层楼的大公寓。那个年代几代同堂的家庭很常见，因为大家庭是正常的，亲戚、朋友和邻居总是来来往往。在我们第一次拜访美拉巴德后，禅吉（公寓也属于他）开始频繁地伴随巴巴来孟买。1928 到 1933 年间，巴巴经常住在我们家，因此不管谁碰巧在那里，都能见到巴巴。

在巴巴的一次来访中，我的表兄纳瑞曼（Nariman）也在那里，他从当时属印度的卡拉奇来。他刚中学毕业，来和我的祖父祖母住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他了。这是纳瑞曼第一次见巴巴。我记得他遵照家人的话向巴巴鞠躬，但我不记得他那次来访的更多事情了。我那时十岁，他十五岁。我很害羞，与男孩保持着距离；很可能我们连看都没看对方，因为那个年代男孩女孩不随便交往。那时我们绝对想不到有一天至爱巴巴对我们的要求。

无论巴巴什么时候来我们家，我父母都会清理并腾出自己的房间给巴巴用。那时巴巴从来不睡别人的床；他不管去哪儿，都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睡在地板的一角。安顿好巴巴后，我们会围坐在他身边，不想离开。我记得只要巴巴在房子里，我总是感到很开心——那是很特别的。

巴巴总是同一些男满德里一起旅行，他们（包括禅吉叔叔）会睡在公寓前面密封的宽阳台上，并排躺着。巴巴的满德里很平凡且脚踏实地。他们的灵性训练不是过苦行僧的生活，穿橘黄色僧袍，或者在某个角落盘腿打坐。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做日常的杂务，但是他们必须对大师的严格要求随时保持警觉，绝对地服从他的命令。巴巴对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引导，是他们内在展现的源泉，这来自于他们心甘情愿地对他全心服从与服务。这些满德里被在巴巴身边生活的喜悦所支撑，这使他们能够忍受这种生活所固有的艰难困苦。

有个与马萨吉有关的故事，清楚地表明了巴巴对满德里的高要求。马萨吉（Masaji，意思是“母亲姐妹的丈夫”）是巴巴的姨夫，也是他最亲密的跟随者之一。巴巴曾经命令马萨吉每天为他留下从牛奶中提取的奶油。有一天巴巴没有要奶油，它一直放在厨房里。那天夜里约九点半时，马萨吉认为巴巴一定是不要奶油了，如果保存到第二天，它一定会变质，因为没有冰箱。想到不应该浪费，他便把奶油吃掉了。不到十五分钟，巴巴派人叫马萨吉，向他要奶油。听到马萨吉承认自己吃了奶油，巴巴没有放过他，他对巴巴的方法并不陌生，应该更懂得怎么做。马萨吉听从了自己的思考方式。他想吃奶油的愿望代替了对巴巴命令的绝对遵守，他受到一通不客气的斥责。巴巴问道：“你为什么吃奶油？我的命令是为我留着。”

为什么你违背？我的命令才是重要的。就算奶油变质，也不能违背命令。你要遵守我的命令！”

即使那些不跟巴巴共同生活的人，也得到受他训练的机会，但是他对待新弟子的方式与对待满德里的方式相当不同。巴巴用一件小事开始了对我母亲的灵性训练，这件事向她表明他希望她对她的需要保持警觉与敏感。母亲喜爱给巴巴做饭，他很喜欢她做的扁豆糊。母亲准备豆糊、米饭和蔬菜时，我们都在旁边帮忙。巴巴那时的习惯是少吃多餐，所以我母亲总是备好食物。不过，巴巴最晚一次吃饭是晚上九点钟，因此过了那个时间她便不再留食物。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在十点钟要食物。我可怜的母亲站在巴巴面前，无比窘迫，坦白说没剩下食物。他只是说：“别担心。”不过从那天起，我母亲总是随时为巴巴准备好饭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巴巴没有给她直接的命令，而是温和地在不熟悉他的方法的我母亲心里，激发出随时关注他的需要的渴望。

巴巴用适合每个人的不同方式，让我家的其他成员更接近他，甚至那些虔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的信仰曾使他们无法接受巴巴。我的祖父，禅吉的父亲霍马斯吉（Hormasji）是真诚的信神者。虽然身为琐罗亚斯德教牧师，他却从不在庙宇里练习。他是个学者兼教师，他写的书被用作学校里的课本，他酷爱波斯语言，甚至晚上在我们公寓里为妇女们免费上波斯语课。作为一个好琐罗亚斯德教徒，我爷爷只信奉全能的神和先知琐罗亚斯德，他不相信先知是神化现为人身。在那个时代我们琐罗亚斯德教徒没听说过“至师”或“赛古鲁”这些术语，“圣人”是我们对具有伟大灵性地位者的最高称谓。尽管我祖母和我们其余的人已经在向巴巴顶礼了，祖父却只会和他握手，因为他真诚地相信一个人只能向神和琐罗亚斯德顶礼。但尽管如此，他却很敬重巴巴，且从不干涉我们与巴巴的关系。当巴巴来我们家住时，爷爷总是显得很高兴，友好地把他迎进我们家。

大约在巴巴来鲁斯特姆花园一年后，我爷爷被诊断出患有食道癌。癌症发展到连喝水都困难。听到爷爷的病情，巴巴让禅吉带来指示，说我母亲必须连续三天喂他鱼吃。那时我母亲对巴巴有极大的信心，她设法劝说爷爷试着吃鱼。爷爷很爱我母亲并想让她高兴，但是他几乎连水都难以下咽，怎么能吃鱼呢？母亲耐心地哄他说因为巴巴说他应该吃鱼，所以他应该努力，即使他咽不下去；那也只是三天而已。

母亲做好鱼，体贴地喂他吃，虽然他咽下去很困难。第一天他全吐了出来，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第三天他恼怒地说：“这没用，别再让我吃鱼了。”母亲说：“吐出来吧，只要吃进去就行。”所以我爷爷吃了，以便让她高兴。他再次呕吐出来，这次吐出了所有卡在他喉咙的异物。那天晚上，因呕吐折磨而虚弱并口渴的爷爷，向我母亲要水喝。让她惊奇的是，他喝了满满一杯水！爷爷感到他病情的转变是个奇迹。他让我母亲在他的枕头下放上装有巴巴照片的小盒，它在那儿一直呆到他最后的一息。癌症在一两个月后夺走了他的生命，但是由于这次经历，使他培养了对巴巴的信心，巴巴出于慈悲，让我爷爷在去世前感受到对巴巴的爱。

关于我的家庭及巴巴如何培养我们的信心与爱，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与我的弟弟达拉（Dara）有关。达拉生于 1931 年，并在半岁时得了双侧肺炎，那时候没有治疗肺炎的方法，除了在胸部敷上消炎膏（旨在吸去肺部充血的药膏）外。对这么小的婴儿来说，治愈的希望甚微。

巴巴在孟买，这次住在一位叫卡卡·巴瑞亚（Kaka Baria）的满德里家。由于巴巴没有限制我们拜访他，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当我们去接受巴巴的达善时，我母亲告诉他达拉患了双侧肺炎。就在我们离开时，卡卡·巴瑞亚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昨天巴巴突然对我说，‘拿消炎膏来，我要敷在我的胸口。我得了双侧肺炎。’”卡卡知道巴巴并没有患双侧肺炎，但是他了解巴巴工作的不寻常方式，并训练有素，不加疑问地服从他的每一项命令。他马上拿来药膏。巴巴把它敷在胸口，又说道：“我患了双侧肺炎，我现在发烧，我必须康复！”达拉的病情迅速好转，并康复了。如果卡卡·巴瑞亚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我们就不会知道巴巴是怎样直接干预，来挽救达拉性命的。

我们遇到巴巴不到一年，他就开始叫我父亲来协助各种建筑工程。1928 年，父亲同一些男满德里去纳西科建一个电影院。在 1929 年 2 月他们就基本上完工了。巴巴不久前把男女满德里从美拉巴德迁到纳西科，在那里他们度过此后的四年，并在那一年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祝。满德里们想在那天为剧院举行开业典礼，即使还不能放映电影。

我父亲在纳西科工作期间，只要我的学校放假他就带上我，我也被特意带到那里参加生日庆祝。女满德里为巴巴做了一件白色丝绸长袍，用金银丝线刺绣，还有一顶手工刺绣的王冠。我至今记得巴巴看上去有多么美，穿戴着她们爱的礼物，从头到脚装饰着鲜花。他坐在汽车里，从男门徒的房子被迎送到美赫剧院。在那里帕椎（他是巴巴最早的男满德里之一，曾经全身投入电影院的建造）在荧幕上放映了他拍摄的很多漂亮照片。至爱巴巴和我们一起坐在剧院里，他光彩照人的面部特写所发出的威仪，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起当时的场面，仍然感到身临其境。

纳西科对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 1929 年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巴巴的至爱美嬉和其他的女满德里。除了美嬉和巴巴的表妹娜佳，我不记得其他人了。美嬉拥抱了我，把我领进一个房间，墙上挂着一首镶在框里的诗。我想不起来是什么诗，因为它是英文的，那时我几乎不懂英语，但是她一行一行读给我并加以解释。我被美嬉对我的照顾深深地打动。

我年龄还小，我与巴巴和他的满德里之间的交流还有限，但是我父亲当时在纳西科的日记描述了他在巴巴埃舍的生活经历：

我于 1928 年被召唤到纳西科建造一所剧院，它将由阿迪·伊朗尼先生的长兄鲁斯特姆建立……我被指示在剧院动工之前到巴巴这里，跟他的满德里住在盖亚兹之家（Gyaz Manzil）。巴巴离开纳西科几天，令我只住在那里。他回来后在盖亚兹之家一楼的围封处闭关。古斯塔吉照料他。整个闭关期间人们来求他的达善，每天在围封处的外面都有音乐演出。

我是受令参加音乐节目的幸运者之一，我拉簧风琴，巴巴的弟弟佳尔（Jai）唱歌。

剧院动工了，从地基到屋顶的整个建造工作在纳沃·塔拉提和帕椎的大力协助下进行。在这个期间巴巴几次离开纳西科去不同的地方，我也换了三次住处。最后也是最长的一次，是经巴巴的许可，在迪娜麦（Dinamai）和纳沃·塔拉提家……在纳西科期间，我经历了严峻的忍耐和服从考验。巴巴的不快让我感到巨大的悲伤和精神压力。他经常给我矛盾而令人迷惑的命令，当我不能完成它们时，他会责备我。当他邀请我参加游戏，跟他打台球，坐鲁斯特姆的大面包车去有趣的地方野餐时，我则觉得完全得到补偿。但是最大的快乐是他的友爱伴同和撒晤斯（Sahavas）。

我到塔拉提家居住之前，跟卡卡·巴瑞亚和巴巴的弟弟阿迪在一个房间里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因痢疾而经受了几天严重的腹痛，并因整晚要杀死成千上万只臭虫而难以入眠，因为我们睡觉的地上生满臭虫。白天我得照管工程，这是我不得不经历的一段可怕时间。有一天我必须为了一些工作去孟买，这是巴巴几天前交给我的。回到家我发现我父亲已经在几小时之前去世了，家人发电报给巴巴让禅吉和我立刻回孟买。电报是在我离开纳西科后才到巴巴那里的。我赶上了父亲的葬礼。几天后我回到纳西科，完成了剧院的建造。开幕典礼是由纳西科的征税官主持的，还有很多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出席。剧院随巴巴的名字被命名为“美赫剧院”。几天之后巴巴命令我离开纳西科回孟买。

我父亲的日记表明他在接受巴巴的严格训练；而我体验巴巴的直接命令对我生活的影响的时候尚未到来。

从纳西科回来后，我记得巴巴带美婣和女满德里来孟买和我们住过一晚，但我们对他们只有模糊的记忆。后来，在1933年，我们不得不搬离在鲁斯特姆花园的大公寓，因为我叔叔和婶婶决定住独立的公寓，而我们自己住不起那个大公寓。我们搬到达达尔区的巴努居（Banoo Lodge），那是一所大房子，我们租用后面的两间房屋和厨房，它们与主房分开。我们的新住宅不够大，不能给巴巴和他的满德里提供住处，但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和他弟弟贝拉姆（Behram）及妻子佩润（Perin）住在同一个院子的一所小房子里。幸运的是，巴巴有时住在那里，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去接受他的达善，他会来我们的两个房间看我们。后来我意识到我们家几乎在大师之家对面，十年前巴巴曾把它用作他的埃舍。

搬进巴努居一年后，我们收到巴巴的一封信，让我们在二十天之内搬出那个公寓。我们从不质疑巴巴；我们只是按他说的做。尽管事实上在二十天内找到合适的住所很受限，但是我父亲马上开始寻找，最终设法找到另一处住所。1934年1月我们从巴努居搬到伯满居（Boman Lodge），它也在达达尔区。

我们住在鲁斯特姆花园时，我已经在圣特丽萨修女会学校读了七年，但我们搬到达达尔时，我不得不离开那所学校，因为它离家太远了。我在新学校完成了第五级的学习。那时在印度的教育体系中，有四年的初等教育，之后是七级；完成第七级后，学生会参加大学考试

以取得入学资格。在第四级开始教语言，在圣特丽萨修女会学校我学的是法语，但是新学校不教法语，于是我选择波斯语作为第二语言。由于我学习波斯语比同班同学晚了一年，我需要私人教师帮助我在一年之内学习两年的课程。就在这些课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伟大的波斯灵性诗人。当辅导老师向我讲解哈菲兹和萨迪（Sa' adi）的作品时，我开始沉醉于幻想。我的老师对我父亲说我和他的其他学生不一样，因为我似乎理解这些高深的灵性诗歌并沉浸其中。在日常生活中我有时会幻想在山中过苦行僧的生活。

我刚通过第五级，1934年4月，巴巴来到我们的新家，给了我第一次的真正的服从经历。他问我在学校的名次时，我高兴地告诉他，我在班级里是第一名。巴巴显得很高兴。然后他出乎意料地转向我父亲说：“我不想让阿娜瓦丝继续她的学业。”我父亲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因为他崇尚教育并想让我完成学业，上大学且学有所成。他自然对巴巴的话迷惑不解，我父亲说：“可是巴巴……”他没说完，巴巴就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不让我父亲再多说。巴巴很坚定地说：“你对我没有信心吗？照我说的做！”我父亲马上说：“是的，巴巴。”他明白巴巴的命令要求严格服从。巴巴然后转向我问：“你想按我说的做吗？”我回答说：“是的，巴巴。”尽管我很难过并想继续我的学业。我只有十六岁，不知道我是否有力量做到巴巴对我的要求。我不知道我将整天在家里做什么。巴巴看到我脸上的失望，对我说：“你在家呆一年，然后我会让你重新回到学校。”

尽管我的反应不是发自内心，但为了服从巴巴我还是说了“是”。当他让我退学时，我还太年轻生疏，不能全心全意地服从。这是巴巴的第一个严格命令，是引领我最终完全服从他的意愿的训练之始。我们必须开始说“是的，巴巴”，即使不是发自内心。如果我们开始这样做，美赫巴巴将缓慢而逐渐地教会我们全心全意地服从他，不带头脑的推理。但这需要时间。

第二天巴巴和禅吉叔叔一起，再次访问我们家，我们都得到他的达善。然后巴巴对我说：“你和娜格丝跟我来，我们去看电影。”他的爱和慈悲是怎样地示现在每一个小细节上啊；想到要跟巴巴一起去看电影，我完全忘了一天前巴巴令我退学时我所感到的失望。那天下午很愉快，我们不但和巴巴一起看了电影，更好的是我们在他身边坐了两个小时。我们坐在沙发上，巴巴坐在中间，娜格丝和我坐在两边。电影叫“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讲被送上断头台的最后一个法国王后的故事。悲剧的时刻到来时，我开始静静地哭泣，巴巴在旁边胳肢我（我非常怕痒）。我抬头看他，他问：“你哭什么？这只是一场电影。”

那时电影对我来说跟生活一样真实。我开怀大笑和伤心哭泣时，是亲身感受的反应。只是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天巴巴在剧院中向我暗示什么。我们与他的亲密联结逐渐帮助我们理解到，生活如电影一样皆是幻相。但是作为一个少年，我发现巴巴让我退学的命令是个困难的命令，因为除巴巴和我的家庭外，学校是我生活的最重要部分。

我的校长不想让我离开，因为我是她的尖子学生，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困难。她与我父亲

争辩，坚持说他不让我继续学业是个严重的错误。她说如果是钱的原因，她会负责。我父亲不断说这是医生的命令。他还能做什么呢？他说：“她身体不好，因此医生想让她在家里休息一年。”校长最后接受了这个理由，因为她知道我过去经常患严重的头痛，但她仍然很失望，她问我下一年是否能上学。我父亲回答说：“我不能向你保证，我们再看吧。”我的校长为了鼓励我回去，告诉我如果我在家自学一年，她会让我升一级。

巴巴的意思很明确，我将呆在家里。没有人辅导我的功课，我当然不能完全靠自己继续学习，尤其是像波斯语和数学等难科目。此外，我并不真相信巴巴会送我回学校，我感到他这样许诺我，只是让我更容易承受要呆在家里的震惊。因此整整一年我根本没有读书或学习。我在家做饭、做针线活并帮忙理家，但发现日常生活很单调。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学校，因此我很少见到她们，我没有娱乐活动，因为网球、羽毛球和其它游戏只在学校里玩。我不能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出门，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女孩被看管得很严。我对巴巴的第一个命令的服从，是逐渐地在我内心产生超然的漫长旅程的一小步。只有通过超然，我们才能逐渐明白生活的虚幻本质，明白至爱巴巴的话意味着什么：“一切都是一个大零蛋，但你感觉不到这一点。这全都是幻相与梦境”。

第三章

当纯爱首先作为大师的礼物被接受时，
它在求道者的意识里牢牢地扎下根，
如同播在肥沃土壤中的种子，随着时间的
推移种子会发芽并逐渐长成大树。

——美赫巴巴

一年后，1935年4月，巴巴再次来我们的公寓看我们。让我吃惊的是他问我想不想回学校完成学业！我马上回答是的。巴巴知道我是多么想重返课堂，教育对我父亲有多么重要。他在慈悲中让我回去，尽管后来我感到巴巴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

学校两个月后才开学，因此我跟随辅导老师很用功地学习。就在开学前，我的校长让我做第六级的测试，说如果我通过了，她会直接让我跳到最后的第七级，尽管有些老师建议她不要冒这个险。之后巴巴让我经历了很严峻的考验，以至于我怀疑这么急切返校也许是个错误。在学校的头一个月我的脑筋很迟钝，似乎什么都学不进去，似乎我连英语都不懂。我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打开过一本书，甚至一本小说。两个月后我的英语老师失望地找我谈话，她不知道怎样帮助我跟上。看到眼泪流下我的脸颊，她安慰我并建议我每天读五个小时十九世纪查理·狄更斯的小说，即便是读不懂。读到第三本小说时，我从前的英语知识突然回来了，同时我的专注力也恢复了。学习变得较容易，到第六个月时我已排到了班级的前三名内。

在学年末我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在结果公布前一周，巴巴来到我们家。他对我在学校的这一年很感兴趣，问：“你考试做得怎样？”我说：“很好，巴巴。我想我将以高分通过。”巴巴看着我，“你将失败，”他说：“我希望你再考一次，那时你将通过考试。”我真的非常震惊。尽管巴巴这样说，我还是对通过考试抱有希望，但是当结果公布时，我确实落榜了。连续七天，至爱巴巴出现在我的梦里。有一个梦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清晰：我们在伯满居的公寓门铃响起来，我打开门，巴巴站在那儿。他发出的光辉充满了整个公寓，三间房间和厨房都是光。

四个月后又参加了考试。因为巴巴曾经让我这样做，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成功了。下一次巴巴来看我们时，我问他上大学的事，因为对我来说很明显他负责着我的学业。他抬起手说：“你已经学了这么多，已经足够了。我不想让你上大学。”我想在经济上帮助家人，于是问巴巴我是否应该上专科当教师。“是的，你可以做这个，”他说。

在这段时间，我的堂兄纳瑞曼到了孟买，我曾在1927年见过他一次。他已经在卡拉奇上了两年大学，又在贝纳勒斯大学完成了理学士学位。由于他获得全校第一名，他被授予去

美国和英国深造的奖学金。纳瑞曼选择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因为那里的大学提供最好的化学课程。他于 1936 年底来孟买，办理旅行和护照的初步手续。这时我已经十八岁，开始结识男孩和男子，虽然我仍与他们保持距离。在孟买的几个月期间，纳瑞曼经常来我们家，我喜欢他的陪伴。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他还是大学板球队的队长，同时是出色的棋手、网球和乒乓球运动员。我们和大家一起外出或在家中坐在一起聊天，因而互相熟悉起来。作为各自家庭中的长子女，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对父母生活的艰难都感触颇深，并经常讨论自己的问题和经历。

纳瑞曼对我讲到他在 1929 年和巴巴一起度过的时光，那是巴巴和满德里，包括我们的叔叔禅吉，访问卡拉奇的时候。纳瑞曼和他外祖母，还有姨母姨父们去寻求巴巴的达善。巴巴让禅吉把纳瑞曼带到他这里，有十五天时间纳瑞曼住在巴巴的房子里，只是在每天早上离开去大学里，因为巴巴非常注重他的学业。在这次首次与巴巴亲密相处后，纳瑞曼有七年时间与他没有直接联系，不过巴巴的一封亲笔信显示了他们的亲近关系：

美拉巴德

阿美纳伽，1934 年 3 月 16 日

我亲爱的纳瑞曼——

弗拉姆罗兹把你的信给了我，并如你信中所期待，请求我给你一些指示。

我希望你记住我在卡拉奇对你说的一切话——永远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纯洁。

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给予你。

[签名]M · S · Irani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

巴巴的信里附有禅吉叔叔的纸条，强调了这封信的重要性：

这封来自于巴巴，由他亲自签名的信……是对极少数靠近他的心与爱的人的一种特别待遇。这是给你的信息，直接来自于他，应该格外珍惜地对待与重视。你难以想象它意味着什么。你有一天将会认识之，并意识到像这样一个直接而宝贵的信息中每一个字的涵义，它给你带来的是无法言喻的祝福。永远把它珍藏在心中。

[签名]Framroze (弗拉姆罗兹)

做好初步的旅行安排后，纳瑞曼返回卡拉奇，所以他没有在纳西科参加 1937 年巴巴的生日庆祝。我随同家人前往，还有几百名印度弟子，以及来印度跟随巴巴且住在美赫静修所的西方人。帕椎为这个盛大场合照了很多张照片。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巴巴给五万多人施与达善，用手触每个人的脚，之后触自己的前额，他的额头因人们脚上的灰尘而变黑。巴巴用另一只手给礼物 (prasad)，然后站在他身边的一位满德里给人们一块布。光是看着巴巴我们都感到精疲力竭。我们觉得这种辛劳给他施加了太大的压力，但大师的能力超越了任何人的领悟。(在后来那些年，随着至爱巴巴年龄增加，他的工作强度实际上却增加了。)那天我们坐在地上吃午饭时，巴巴坐在我们中间。他的临在是很美的场景，尽管看他的西方跟随者

们用手抓饭很好笑,这是印度式的吃法,他们从未尝试过的事情。他们试图捡起米饭和扁豆,似乎那是一块蛋糕。

生日庆祝后我们回到孟买,三个月之后我开始了中级教师培训课程。我在晚上听理论课,白天在一所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孩子办的慈善学校教书。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学校的孩子都很穷,营养不良,没有安全感且不受管束。所幸的是学校给他们免费午餐;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他们仅有的一顿饭。多数孩子来自破裂的家庭并缺乏管教,因此很难让他们集中注意力。其他教师会体罚他们,但让我抬手打他们是不可能的,即便他们似乎需要这种管教。这些孩子被环境造就得很麻木,我给予他们的爱和善意似乎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很大影响。

我开始培训时,纳瑞曼从卡拉奇回到孟买,因为他还要花几个月来安排他九月去英国的行程的其余所有细节,我很高兴有他做伴儿。后来他即将离开去曼彻斯特时,他把自己写的一些诗给我。其中一首他美好地描述了爱:

爱属于灵魂
青春与美丽是爱的桥梁
而灵魂乃是溪水
洗荡着岸与岸

在另一首诗里,他坦白我乃是他爱的对象:

……噢,阿娜贝拉 我只能半识半察
也许我能向你倾诉我的忧伤
如果你要相信什么
请相信我是多么爱你,亲爱的……

纳瑞曼还给我看了他保存文章的日记,在一处他写道,“我对这个人的爱纯洁而简单,我现在只想在她的心中占据一小块安静的角落,可以平静地居住在那里,直到最后一息离开这个必朽的皮囊……”他甚至把日记本献给了我:

……谨献给我闲暇时光的伴侣
我的悲伤的抚慰者
我的欢乐与希望的知音
我最古老和最亲爱的……
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这本小书

我怀着感激与挚爱献给她

虽然我喜欢纳瑞曼的陪伴，但是我没有浪漫的倾向，并且以为他明白这个。我们曾经讨论过我对波斯诗人的学习，他知道我的灵魂渴望他们神秘地描述的对神的爱。纳瑞曼曾陪我去看与罗摩、奎师那和其它灵性主题有关的故事的电影，我看到那些舍弃世间而只为神活着的人，会感动得流泪。我最大的渴望就是过那样的独身生活，我只想将纳瑞曼当作一个朋友。我知道他梦想着完成学业后回印度，创办公司并帮助他的家人。我的年轻敏感的心，使我不忍完全粉碎他的希望，因此答应他在曼彻斯特时给他写信。我害怕我对他的爱的拒绝可能会让他很失望，以至于放弃梦想而不回来。

纳瑞曼在孟买的那几个月，他有机会经常得到巴巴的达善。他离开印度去曼彻斯特的同时，巴巴最后一次乘船去西方，这次他带着美婳和其他东方女子，以及两个西方门徒——拉诺·盖丽 (Rano Gayly) 和诺芮娜·马查贝利 (Norina Matchabelli)。纳瑞曼到英国后，他收到巴巴的信，让他去在法国戛纳的巴巴那里。纳瑞曼在开始研究生学业之前有一段自由时间，因此他能够跟巴巴在戛纳住十五天。巴巴用这段时间把纳瑞曼拉近他，就像在卡拉奇那样。尽管纳瑞曼早年与巴巴的接触有限，但是他与巴巴有着很深的联系。我们后来听说巴巴在戛纳给了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怎样的爱的盛宴。

我也很快将要体验爱，那是在 1938 年 2 月巴巴再次大规模庆祝他的生日时，这次是在美拉巴德。他从孟买、普纳、那格浦尔和其它的巴巴中心召集来亲近者。后来加入埃舍成为巴巴的医生的高荷·伊朗尼陪我来到美拉巴德。一年前她被巴巴送到我们家居住，并在医学院学习，从此后我们成了很亲密的朋友。我们请假四天，乘夜间的火车旅行，以便减少一天离校的时间；我的家人是一天前出发的。

我第一次跟亲爱的美婳和女满德里一起住在美拉巴德山上，在巴巴为她们建的埃舍里。我走上山时，巴巴正盘腿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桌子上，他叫过我并拥抱了我。美婳正站在旁边，巴巴转身问她：“美婳，你认识她吗？”美婳回答：“是的，巴巴，她是阿娜瓦丝。”我很高兴美婳记得我，因为我很少见她。巴巴转向我，指着美婳问我：“你认识她吗？”我说：“是的，巴巴，她是美婳。”美婳穿着一件简朴的带绿边的白色棉纱丽，非常美。看着她因对巴巴的爱而发光的脸，我被深深打动并立刻爱上了她。在那一刻她在我心中占据了一隅，直至今日。就是那时我理解了她与巴巴的特殊关系。没有人向我解释过，没有人告诉过我，甚至巴巴也没有，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自然到来的理解。后来我意识到这次特别会面的意义；我有意识地醒悟到我与美婳的深深联结。

我很难描述在美拉巴德的那段时间。尽管我们只在那里住了四天，但其强度是难以衡量的。从第一刻，我就感觉到被巴巴的爱所充电的氛围向我灌注下来——爱多得让我不能容纳。巴巴于十年前进入了我的生活，但是我从未有过这一次的经历：我是为他的爱而出生的。他已经教给我服从、信任并臣服于他，但我尚未真正感受到巴巴的爱或者知道真爱是什么。现在他打开了闸门，爱汹涌而来，让我在无边的海洋上漂流，只有至爱巴巴的恩典之羽翼作支

撑。我既狂喜又痛苦，静静地哭泣，我一边想着自己是怎么了，一边眼泪无法抑制地落下来。因为天性羞怯，我会坐在角落里，希望没人看到我，但是我无法真的逃离，尤其是从巴巴那里，因为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当我们在下美拉巴德吃午饭时，他从我们身边走过，我的眼泪会使我窘迫，但是我却制止不住它们——连续四天！

回到孟买，我接着做教师工作，感到像一条离开水的鱼。第一次体验爱是如此强大，我难以重新适应世间的生活。就像是巴巴让我在他的爱之海洋里浸了浸水，然后又把我孤独地抛上岸。我变得沮丧，但是我继续教书，机械地做日常杂务，感到无趣与疲惫。

我的中级教师培训课程的考试快到了，在三月底进行。我任教学校的校长给我两周的假期做准备，但我发现不可能专注学习。我让步于想给巴巴写信的迫切冲动，用两天时间写了一封长信。现在似乎有些地方措辞笨拙，它们却是一个在神（他是一切的爱）的道路上刚刚迈步的初始者的表达。

1938年3月2日

我亲爱的至爱巴巴，

很高兴给我亲爱的巴巴写几句话。您为我、我的家人和全世界的人所做的一切，我如何能感激得尽。我找不出文字……表达我对您的思想和感情……整个宇宙的帝王，不仅是人类的而且是天地和一切造物的帝王。

坐在您爱之源泉的边缘，目视闪光的泉水快乐地跳舞嬉戏，是多么地令人激动不已……

您是蒸发不尽的爱之海洋，无论热度有多强！成千上万的人饮用止渴，它却永不会枯竭。

您把一切卷入了您神爱的罗网。我们都投入其中，已难以逃离这个灵性之网……

亲爱的巴巴，何时我才能配做您脚下的尘土！我甚至连那都不配得，我甚至羞于说出我将做您脚下的尘土。我渴望得到您的爱的碎屑；我绝望地渴求从您爱的海洋里啜饮一滴水。

我愿意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坐着想您，任眼泪流淌。我，弱小人类的一员，还看不到您的真相，而只知道“巴巴是爱”。若能沐浴在您的爱中，再也不出来，永远湿润而永不干涸又有何妨？

您闪亮的眼睛洞穿我的心……就像阳光穿过窗户缝隙照射进来。您准备好进入每一个心灵，但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心灵门扉都敞开着。您被阻挡，您不得不在门外等待，直到门被打开欢迎您……时时刻刻直到生命终结，我都难以停止对您的赞美。

亲爱的巴巴，我还能说些什么。这只笔和纸迫使我停下。它说巴巴没有时间读你的无用长信，所以我眼中含泪写到这里。妈妈、爸爸和所有的人都送上他们最深的爱。他们还最真诚地感谢您在美拉巴德给我们所有人的爱。再次献上无尽的爱。

您最谦卑的，永不配做您的鞋底的

阿娜瓦丝

我们的邮件经常由来往于孟买和巴巴所在之处的人传递，他的回信很快就到了：

美拉巴德

阿美纳伽

1938年3月4日

最亲爱的阿娜瓦丝，

我收到了你的信，它使我非常高兴。如此的信心与爱，如此地深切强烈确实了不起。

正如你所言，我是天地和一切造物的“整个宇宙的帝王”。但我也是人身上帝，除了“完美的爱”还会是什么。因此我的性质是被爱。

我是这个纯洁的爱的源泉，那些想要止渴者必须从中饮用。它是无限的——恰如天空与海洋——并像神本身一样纯洁。我是罗网，那些值得的人将被我的爱捕捉进去。基督说：“我，如被抬升起来，将把一切拉向我。”

是什么给了你这种对爱的饥渴？是你的至爱巴巴。是你的也这样爱着你的至爱巴巴。你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是你的爱和深深的情感则是它的结果。有一天你将知道这一切。我知道你的感受。我是永恒的爱。

尚未成道的人谁能理解我的上帝状态？但不要担心，最亲爱的阿娜瓦丝。爱在这个人体中的我。这是我要的。你说“巴巴是爱”。你的信心是伟大的，你的爱也同样。没有什么能把你的和你的至爱分开。

继续越来越爱我，爱将使你与你的至爱合一。其它的一切全都是幻相——只有爱是真实永恒的——无价的珍珠。同时在内在和外在寻求它。我既在你内里也在你外面。

移开石头，我在那里！

向内观，我也在那里！

我全部的爱，

[签名]M·S·Irani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

虽然后来有很多次他的信会指示我履行在世间的责任，但在这第一封信中，至爱巴巴知道在我内心新被唤醒的爱的敏感，他安慰我，给我信心，并鼓励我越来越爱他。

我发现还是不可能集中精力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很快就只剩下四天了。我不想参加考试，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巴巴想让我试试。考试的综合知识部分不是问题，但是有一部分讲教育史，而我连课本都没碰过。后来证明，有关这个科目我交的考卷几乎是空白！我确信考得很差，但我并不关心。

由于我在精神和情感上的耗竭，我的身体也受到影响。考试之后我开始生病，在暑假前的最后一个月不能去学校。最后病情发展成危险的高烧，我被送进位于我家楼下，由阿露·卡姆巴塔医生（Dr·Alu Khambatta）开的医院，后来她也爱上巴巴。我的家人为我的情况担心，因为有一天夜里我神志不清，几乎失去意识，徘徊在生死边缘。后来我康复了，但是

医生从未诊断出我的病因。

第四章

认识灵性的最好途径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

——美赫巴巴

因为病后我的身体很虚弱，医生令我离开城市去休养。阿露医生建议送我去盘齐伽尼（Panchgani），她的姨母也是巴巴的爱者，在那里经营有“山景旅馆”。我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巴巴和他的男女满德里在盘齐伽尼。我写信告诉巴巴我将去那里休养。我信中的一段话表明我是多么渴望在他身边：

……何时我能够再次幸福地啜饮您足下的圣水？只要喝几滴这样的圣水，整个身体都被净化，一切罪恶都被洗刷，一切疾病都被治愈——任何医生的药物都不能医治的……最难忍的疾病是心灵的折磨苦恼，头脑的难以平静，但是有什么药剂能满足它们？

只有一位医生可以给予平静和休息，仅仅用他的触摸和亲切微笑。我多么渴望看到您闪光的棕色眼睛，里面是宇宙之书。我多么想听到您雪白长袍的簌簌飘动……

我心中盼望他让我每天来达善他，于是告诉巴巴说我想经常见到他。巴巴很快回信让我过来住在他的埃舍。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认为自己不配，从未梦想过被邀请去埃舍里居住。那时我对满德里的看法是很不同的——我认为他们是活着的天使，不知道我怎能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因为高荷的大学放暑假，巴巴让她和我一起去。那个年代女孩一般不单独旅行，由于我父母有其他孩子们要照看，他们不能陪我们去盘齐伽尼。纳瑞曼的弟弟贝拉姆（Behram）刚好从卡拉奇来孟买探亲，他答应陪我们去。我们一到就得到了巴巴的达善，我们的心被他的拥抱填满了，但可怜的高荷的拜访也到此结束。她的扁桃腺在旅行中肿得厉害，以致不能说话，所以巴巴命令她做切除手术，并让贝拉姆于第二天就陪伴她回孟买。从那时起巴巴对高荷的手势就是把他的手放在喉咙上，表示扁桃腺。

在盘齐伽尼的埃舍里女子很少。后来巴巴开始蓝车旅行时，更多的女子加入。但在这个期间只有美婊、玛妮（Mani）、娜佳（Naja）、蔻诗德（Khorshed）和瓦露（Valu），还有西方的诺芮娜（Norina）、拉诺（Rano）、伊丽莎白·帕特森（Elizabeth Patterson）和吉蒂·戴维（Kitty Davy）。因为我身体虚弱，巴巴指定诺芮娜照顾我，他有时亲自照料我，给我药物并确保我的舒适。到那里的第二天我就感到强壮些了，巴巴让我那天傍晚在院子里加入其他人，并穿上一件外套，因为我们在露天，我仍然虚弱。四月的盘齐伽尼并不冷，或者说我是那样想的，那天傍晚我想穿一件长袖高领的丝质衫就可以了。一张大垫子铺在草坪上，大家都围坐在巴巴的身边。几分钟后巴巴转向我，说：“我让你穿上外套。”我没有意识到穿长袖衫并不等于执行巴巴的命令，就回答说：“巴巴，我穿着长袖衫。”巴巴严厉地

说：“但我告诉你穿上外套。为什么你没听我的话？”他这样重复了四次。我意识到我做了什么，但是我保持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巴巴又问：“为什么你没有服从我？为什么你没有穿上外套？”我承受不了他的不悦，开始静静地流泪。巴巴问：“你为什么哭？”我说：“哦，巴巴，因为我没有服从您。我让您不高兴了。”巴巴没有轻松地对待这件事。他说：“记住要绝对地服从我，要一丝不苟地服从我！”我回答说：“是的，巴巴。”但我继续哭，巴巴没有让我停止。他很慈爱，但同时也很严厉。最后巴巴拥抱了我，第二天他对我很友爱，我又高兴起来。

然而，在随后的这些年间，我意识到假若那件事没有发生，我可能就不会发展出对绝对服从的深刻理解。有时巴巴让我们犯一些很小的错误，以便我们学会将来不犯更大的错误。我穿丝质衫时不知道那是在违背巴巴，他有意地让我经历那次体验，以便让我醒悟到服从的真正含义。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尽力服从巴巴，虽然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失败过很多次。一旦我们理解了服从的意义，服从穿外套这样简单的命令容易；但巴巴让我们做某个在感情或思想上不为我们所控制的事情时，服从巴巴就困难多了。经过在盘齐伽尼的这次教训，我开始随时在小事上服从巴巴。

从那天起，我在盘齐伽尼度过的时光很宁静舒心。巴巴的情绪很好，他每天都会拥抱每个人。有时他从一个房间去另一个房间时经过我，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拥抱。巴巴跟我们亲密相处，参加我们的看手势猜字谜游戏，看着他亲自表演出不同的文字是很快乐的事。每天傍晚我们都和巴巴一起坐在花园里，有时候打牌，我们都感受到他的温和亲近。

在盘齐伽尼时我们的房子很宽敞可爱，俯瞰着山谷。一天我站在窗边，欣赏着如画的景色，巴巴从我后面走过来，用手蒙着我的眼睛。我摸到他的手说：“巴巴！”他移开手，我转过身，他用巨大的爱拥抱了我。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猜猜是谁”游戏，只是此时它让我陶醉。

来盘齐伽尼前我对女子埃舍的生活是模糊的。当巴巴来孟买访问我家时，我对他的体验仅限于接受他的达善，帮助母亲服侍他用餐，跟家人与他共同度过宝贵的几分钟。在盘齐伽尼，巴巴把我从家庭中带出来，第一次让我看到他性格的更多方面，既有人性又有神性。在那次拜访中如此靠近他，永远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生活。

我第一次目睹巴巴将严肃融入幽默是在娜佳病得卧床不起的时候。在美拉巴德时娜佳感染了几乎致命的肝炎，她已经康复了，但在盘齐伽尼时病又复发。巴巴去她房间看望她时，亲昵地与她开玩笑，逗得她大笑。一天他说：“你要是死了，我将把你系在一根绳子上，把你放到下面山谷里，老虎会过来把你吃掉！”听到巴巴如此轻松地看待死亡，我非常震惊。我曾被大人教导在重病的人面前甚至不要提及死亡，这里巴巴竟和娜佳就这个话题开玩笑！他们两个都笑了，而我只是目瞪口呆。后来巴巴说：“死是什么？就像是换一件外套！”但那时对我来说，它却是很重大的严肃事儿。

另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巴巴让伊丽莎白在一个山洞里呆了整整一夜。伊丽莎白是

安全的,因为在洞口有一个铁门,但它位于一个绝对荒僻的地方,在那里还发现有老虎掌印。我充满新的对巴巴的爱,我对弃世的向往又很强烈,曾希望巴巴让我呆在那个山洞里。当然我还没有准备好经历这个,巴巴只把一个人有能力承担的东西给他。我的冲动是不成熟的,但那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想为巴巴攀越高峰,却不知道我还在梯子的第一级上。

在盘齐伽尼我第一次听到巴巴的一段语录。一天上午他坐在沙发上,他亲爱的美媚坐在他旁边,我们其余的人围成半圈坐在他身边。巴巴打了个手势,扫过所有的人,然后用手指指着前额说:“你们知道你们有多幸运吗?”(巴巴把手指放在前额上表示“幸运”。)然后巴巴指着我们每一个人,又说一遍:“你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吗?我和你们坐在一起,和你们一起吃饭,和你们一起玩,你们离我这么近。为了坐在我面前,你们必须经历一世又一世的 jap 与 tap!”(jap 指念神名, tap 指静心。)”“山里有那么多人想见到我;他们过着静心的苦行生活,其中有些人不舍弃肉身,就是因为他们想见到我。”

想到我自己,一个普通人,为了坐在至爱巴巴的足前,已经历了累世的念神名与静心,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巴巴给我们这段语录,让我们认识到在他身边并不是件小事。虽然巴巴花了这么多时间跟我们相处,但他从不想让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幸运,被赋予这个珍贵的机会。

巴巴接着说弃世与过苦行僧生活是容易的,但是与他——神人——在一起却很难。一个人只有过着正常的生活,才有机会服从他,臣服于他的意愿,怀着磐石般的信心顺从他。按这种方式生活能够培养内在的超然,把我们解放出来,按照他的计划服务他。发展这种按神人的意愿行事的能力,是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和最高成就。

尽管我试图去认识一切,但要理解在盘齐伽尼发生的一切,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只知道我越来越爱巴巴了。然而,随着年月的流逝,巴巴引领我经历了诸多痛苦与喜悦,他唤醒我进一步认识到他的方法和言语永远是超越头脑的;理解不能靠智力得来,它完全是爱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去不断地质询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而是努力想着他、服从他,臣服于他给予我们的一切,对巴巴的真爱就会在我们心里成长。这种产生于爱的理解能够加深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臣服能力,带领我们跟着他向前进步。

巴巴说理解是爱的最珍贵品质,是“纯爱的神圣果实,宇宙中稀有的花朵”。他赐予我们这个花朵,来回应我们全心全意地去取悦他的努力,接受他给予我们的一切并总是去谋求他的意愿。巴巴所给予的认识来自于心灵并且照亮了心智,心智无力靠自己获得这种认识。过多的推理使问题复杂化且让我们迷惑,因为一个问题会引发另一个,没完没了,并缺乏心灵能够带来的清晰透彻。巴巴告诉我们:“头脑有它的位置,但是要等到心灵发话之后。”巴巴给我们头脑以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在爱者与至爱的游戏之间,驱使爱者去取悦至爱的,是心灵而非头脑。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合理并正当化我们的欲望与行动,我们就会失去用心灵理解的机会。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弱点,请求至爱巴巴唤醒我们去认识他的方法,我们就会从错误中学习。正如巴巴提醒我们的:“只有当头脑从心灵的最深驱使中,

接受它的目的与价值时，它才有助于灵性生活。”

第五章

唯一的真正臣服是平衡不为任何逆境所扰乱的臣服，
个人在任何困难中都绝对安然地顺从于神的意志。

——美赫巴巴

我离开盘齐伽尼时，巴巴拥抱了我并说：“你教书期间什么时候有假期，你都要来我这儿，无论我在哪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从那时起只要巴巴召唤我，我都会去埃舍舍生活。可以想像我的快乐，有机会和他一起度过我所有的假期！这意味着十月份整整一个月，十二月两周，夏天两个月。

回到孟买后，我给巴巴和女满德里写了一封长信，为了我在盘齐伽尼度过的美好时光，而分别感谢他和每一个女子。我收到这封美好的回信：

盘齐伽尼

萨塔拉地区

1938年6月9日

亲爱的阿娜瓦丝，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愉快的长信，我让玛妮朗读给大家听。这样每个人都听到了你送来的爱与感激的特殊讯息。

你没有提到自己的健康，但我知道你比来访盘齐伽尼之前好些了。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度工作。早起早睡。辛苦工作一天后，你必须尽量比平时早点上床休息。娜格丝也应该比平时早些睡，她还不很强壮——还在长身体。

大家都喜欢有你在这里，谈论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谈论“你的至爱巴巴”，回忆我们一起做的很多游戏。自从你走后我们还没玩过“看手势猜字谜”，那些真是幸福的时光！也许“你的巴巴”是最喜爱且享受它们的！

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在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宇宙性的——为着全人类的利益。你也要记住，不管你是在教书、帮做家务或在其它地方做事，你都是在为我工作。无论何地你都可以想着我，在爱与信任中更加靠近我。你将越来越发现我在你内里，在他人内里，在你无私地为他人做的每项工作中。

如你所言，可把通向完美亦即成道的旅程比作向山顶攀登，一路上困难重重，但目标一直在望，激励着攀登者向前。没有奋力争取的痛苦哪儿来成功的喜悦？

你看不见却永远在的，是你的至爱巴巴，他在你跌倒时抓住你，在你可能迷失时给你指路，伸出一只敞开的援助之手，缓解旅途上如你所言的困难重重。但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吗？神圣的爱和神圣的喜悦等待着那个坚持到最后的胜利者。

向你一家转达我的爱，特别是娜格丝和你的父母亲。我看了你的有关特姆通和呼玛的附言。不要担心，把一切留给我。要快乐，不要烦恼。

所有的人都转达她们的爱

我全部的爱

[签名]M·S·Irani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

至爱巴巴的爱语成了我唯一的堡垒，因为我向世间职责的过渡越来越困难。巴巴让我每周给他写信的命令给我安慰，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倾诉心声。在每天与巴巴的深度接触及他在我内里唤醒的一切之后，我努力地应付着世间的生活。

在我回来一周左右后，我的教师考试结果出来了，但我并不感兴趣，因为我认定自己没考过。公布结果的那天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我通过了考试。我告诉他这不可能，肯定是个误会。又想了想后，我打电话问他是否确定。他说是的，但我还是怀疑，于是让人去大学确认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它确实在。我认为我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做得很好时，却失败了。现在我认定自己考的很差，却通过了。我那时知道要相信巴巴一直所说的：“尽最大努力，做你必须做的，把结果留给我。”一切的发生都归因于他的意愿。这次经历还向我表明了完全臣服于巴巴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做什么，结果总是在他手里。

现在我取得了教学资格，我曾就读的学校校长给了我一份工作。她认为我将擅长蒙台梭利（Montessori）幼儿教育，但我没有那个方面的经验，因为我接受的培训是中级教育。虽然孩子们只有四五岁大，但我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成了我那时生活中少数几个乐趣中的一个。孩子们的纯真，他们的问题和行为让我开心。我其余的世间生活的沉闷，明显地反映在我写给巴巴的一封信里：

1938年6月

巴巴亲爱的，

……我不喜欢用无关紧要的信件打扰您，但是您命令我常写信，我将最情愿地这样做下去。我坐下来动笔时，感到没什么可写的。您知道一切。您无处不在。我所有的思想和行动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当我做了一件错事时，我知道即使其他人谁都不知道，您也知道。痛心的忏悔随之而来，但您是那么可爱，那么慈善，巴巴，当一个人请求宽恕时您都接受，尽管我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我们的痛苦是我们的行为。软弱的我们只会自寻烦恼。

从7月1日起，我被瓦第亚（Wadia）学校任命在蒙台梭利教学部工作，薪水是60卢比……

全家人都好，我希望您的健康也最好。我们的身体不好，关系不大，但您的健康对整个世界都关系重大。亲爱的巴巴，我们在孟买热切地等着您，渴望那一天的到来。我怀着一颗跳动着爱的心，结束这封信。

您永远的仆人

阿娜瓦丝

巴巴慈爱的回复让我心情开朗，并让我洞悉到我所经历的一切。

阿美纳伽

1938年6月28日

我最亲爱的阿娜瓦丝，

……盘齐伽尼之行对你很有益处，不仅在身心方面，而且在灵性方面。你那时需要在我身边密切接触。你刚经历了一个重要体验，它在你身上唤醒了神圣的纯爱。我乃是这种爱的本源，它存在于每一个人。但就像地下的种子一样，它不得不生长，钻出地面。在一些人那里，这个潜伏的神爱种子埋得太深，离地面较远，从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被唤醒。当你像很多人那样，在这个阿瓦塔时期有极好的机会与阿瓦塔密切接触时，那么这个唤醒就被加快了。

你内里所感受的这种神爱，将日益成长，越来越强烈。你将体验从未经历过的无上喜悦的时刻，然后有时候你又会意识不到它，也许会感到低落，但是永不要忘记——神爱是内在的，它是你的灵魂——神。

我的工作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唤醒这种“神圣火花”，当回应如你的回应一样迅速时，我的工作就会减轻，我的痛苦也会减少。我的本质是去爱，除了每个人的纯爱，我不要别的。

要快乐，什么都别担心。你已经找到生命中唯一值得拥有和值得争取的东西。紧紧抓住它，努力越来越多地在万人万物中见到它。它就在那里。“寻找你就会找到。”

我全部的爱，你不知道你给了我多大的快乐。

[签名]M·S·Irani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

下面的一些信件摘录表明，那个夏季随着我继续给巴巴写信，我的情绪轻松愉快起来。

1938年7月3日

巴巴最亲爱的，

收到您的信我真快乐，里面充满珍宝，值得保藏在我的金库里……

当您在您上次生日来美拉巴德时，我感到内里有一种神圣灵感，它用铁钳紧紧抓住我……我知道您在我内里，但我却不能看见您……那个我可以完全知道我是什么的时刻何时到来。也就是说，神是什么，巴巴是谁！

何时我才能忘掉自我……？何时我才能学会纯粹地无私？何时我才有能力深深地爱，以至于忘掉自身存在？我将因爱而目盲的那一天何时到来？

我要去找寻您，不是在喜马拉雅山或整个美拉巴德，而是在我内里……但是巴巴，您每一分钟都在改变装扮，从我的弱视中溜走……

1938年7月10日

……我感到您很近，坐在那里对我说话。您就在我身边时我能写些什么呢。爱像明亮的

光流出，我喜欢在静静的冥想中享受其喜悦……

1938年7月17日

……有很多次没有任何的意图，无意间您甜美的名字“巴巴”在我舌尖跳舞。我也许没有在想您，但您的名随时从我的心中涌出……

您是人类的真正朋友，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同情者，因此惟有您能在心灵中找到比血肉更多的东西——痛苦，情感。巴巴，我亲爱的，您是整个宇宙中唯一能治愈受苦者的疼痛的那个人。您在为人类做着真正的服务。您承受痛苦，您担负着人们的重担，为了他们的利益……

您已经在全世界铺下爱的强大电缆，无人能够把它切断……

1938年7月25日

……我真幸运，能够每周给您写信。这些信给我又一个想您的机会，这是心灵的最大快乐与安慰。经过一天的工作和按部就班的生活，对那些亲爱者的想念就好像一杯香槟，对疲惫的战士最为提神……

家里所有人都身体极佳。凭借您的慈爱恩典，我也像以前一样强壮了。谁处于我的情况都不会恢复得这么快。我希望，巴巴亲爱的，您也保持强壮。

在您的甘霖赐福中我合上信。

永远在您脚下的，

阿娜瓦丝

至爱巴巴令我每周给他写信，这份礼物包含的深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他的回信里包含了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案。

阿美纳伽

1938年7月27日

最亲爱的阿娜瓦丝，

我手边放着你的三封信，最后那封7月17日的信让我很高兴，今天又收到你昨天写的信。如你所言，给我写信给予你又一个想我的机会，当你只想着我时，才会达成很多。我训练你的方式有很多，全都涉及到工作和仅仅想着你的至爱，无论你是跟我在一起，还是在别处。对于两者目标是相同的——通过爱与服务，融入你的至爱。

如你所言，你的机遇极佳，你的喜悦和安慰也应该是巨大的。是的，这就像香槟酒之于战争后的疲惫战士，但是香槟酒的效果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而我所递给酒杯——‘活水之杯’——却永远地止息干渴，每一个有机会啜饮‘无限爱之杯’的人都应该快乐。我知道，你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你得到的伟大礼物感到快乐，你会越来越欣赏与重视它，除了这个“无价珍珠”，你不会看重世上其它任何东西。

我很高兴你目前的工作量减少了，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之前这样很好。有很多种工作的方式，很多人认为，除非一天中的每个小时都填满某种明确的积极工作，否则他们就是懒散。如果把没有明确地用于积极工作的时间，用在有神爱的思念，以及通过爱去服务所有人的渴

望上，他们就不是懒散的。记住这一点，并且像珍视工作时间一样，珍视闲暇时间——当你拥有它们时。在你每一天的每一分钟的背后，都有着目的。

当你愿意时就给我写信。我很高兴全家人都好，给每一个人送去我的爱和祝福。

[签名]M·S·Irani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

美拉巴德

阿美纳伽

24-8-38

我最亲爱的阿娜瓦丝，

我看了你 8 月 6 日写给我的信，你在信中祝愿我和所有的满德里在即将来临的（琐罗亚斯德教）新年幸福快乐。

在那一天，我带着这里所有的人去野餐——在‘静塔’附近的圣树下。前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地上很潮湿。不过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开始我给所有的人讲了半小时有关友谊的话题。我谈到的其中一点是爱与成道，即使最伟大的爱者，也没有人是完美的——在成道之前他们也有弱点。一个很常见的弱点是难以同等地爱一切。一百个爱者爱着同一个至爱，这一百个爱者也应该互爱，但是他们的不同性情，不同心情，不同缺点不允许他们像应该的那样去互爱。很难让所有的人平等地互爱，但要尽力去做，且不要有偏爱。对所有的人都要一视同仁。不要依靠某个具体的人。仅仅依靠你们的至爱。对他满怀信心和爱。这将使你坚强，不受周围发生的事情所影响。

你读了《时报》上的今日思考吗？

“不要谴责，怨恨或报复；不要争论或结党派。对每一方都保持冷静；公正并说真话。温和，慈悲，慷慨。要有无限的耐心。牢牢抓住爱不要放弃，让它塑造你的行动。无分别地对所有的人都怀着善意。平等地看待一切，不被任何人所打扰。”

只为一件事活着——眼前只有一个目标——成为完美的爱者。你只有生活在世间，并且努力成为你认为即是完美之爱的示现的那个人，才能学会这一点。

给你和与你在一起的所有家人我全部的爱。

[签名]M·S·Irani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

虽然接到巴巴的信对我很重要，但我仍然渴望见到他。使我欣慰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月，他邀请我的家人和其他几个爱者（巴巴在最近的信件中用了这个术语，他喜欢用这个词指他的弟子）于 9 月份到美拉巴德过一个周末。巴巴曾要他的一个满德里普利得（Pleader）负责上演一部关于高毗迁达王（Raja Gopichand）的戏剧，讲一个离开王国，舍弃了一切，走上灵性道路的国王。巴巴的埃舍的玛司特们将扮演戏中的角色。我无法想象玛司特在舞台

上演出。在任何情况下指挥玛司特都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让他在戏中表演角色了。普利得和另一个满德里拜度（Baidul）是主要的负责人，其他满德里协助。巴巴给出严格的指示，那些照顾玛司特的人必须对他们很温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玛司特们经常打普利得和拜度，有一次几个玛司特突袭普利得并打他，说：“把你的财宝给我们。”可怜的普利得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这些玛司特们意识到普利得拥有内在的珍宝。演出的那天到来了，玛司特们非常自然地表演了他们的角色，毫不拘束，像幼小的孩子，带着天真和快乐道出他们的台词。整个时间普利得都呆在台上，因为他们会忘记做什么，他必须提示他们。那是一场愉快的演出，超出了任何人的期待，然而，有了至爱巴巴，任何事情——甚至不可能的事——也是可能的。

我们回到孟买后，我只需要教两周的课，就到了十月的假期。我写信给巴巴问娜格丝和我是否可以来美拉巴德。虽然他已告诉我在假期来，但我首先要写信得到许可：

8-10-38

最亲爱的巴巴，

……我们在十月的假期有两周，从 10 日到 24 日。如果您愿意，亲爱的巴巴，我们想在美拉巴德和您一起度过哪怕是一周的时间。目前我不需要也不想休息，只想工作。我已经休息得足够了。因此如果您在阿美纳伽召唤我，我不希望自己像在盘齐伽尼那样度过悠闲的时光。即使和您在一起一两天也是快乐的。我无论何时几天假期，都想奔向您，不管您在哪儿，尤其是在美拉巴德，因为那是天堂般的地方。

亲爱的巴巴，如果您不想叫我来，我将高兴地做您让我做的任何事。我知道不管您做什么，都是为了最好的目的。即使失去见您的机会，我可能会感到难过，但仍然能用这个事实来安慰自己——您永远且每时每刻地和我在一起。但是毕竟我是软弱的人类，总是想在您身边。也许您会说纳伽的夏天非常热，但是巴巴亲爱的，当您在我们近处时，冷或热又有什么关系呢。

您忠实的阿娜瓦丝

我们到埃舍住了两周，巴巴满足了我们的愿望，给我们安排了各种工作。但那次拜访中我记忆最深的，是巴巴第一次直接地对我谈到爱。从我初次遇到他，在之后的十一年中，巴巴曾经告诉我要服从他并信任他；他没有让我去爱他，因为他知道爱将会通过服从与信任而被唤醒。

就在娜格丝和我将要离开美拉巴德，与禅吉叔叔一起回孟买之前，我们在拉乎里（Rahuri）小屋见到巴巴。我们进去，他拥抱了我们，让我们坐在他旁边。巴巴正在喝茶，还剩半杯，他递过来让我喝。我很惊愕。所有属于巴巴的东西——他的茶杯、碟子、盘子、铺盖，每样东西——都被分开，只给他用。我正要说：“巴巴，我怎么能从您的杯子里喝茶呢？”那时我记起了在盘齐伽尼的事件和服从的重要性。我立刻想到：“只需按巴巴说的去做。”我从

他的杯子里喝了茶。他然后对我说：“你不能够爱我。只有当我的恩典降临到你身上时，你才能爱我。”我只是看着他，说：“是的，巴巴。”希望当巴巴下一次给我命令时，我将会毫不迟疑。我为能够抑制最初的冲动并且完全服从他，而暂时感到高兴。

从八岁时第一次遇到美赫巴巴，我感到他好像捡到我并收养了我。我只是像一只小狗那样跟着他。当巴巴和我在一起时，我只是感到高兴；当他离开我时，我感到迷失和被遗弃，只想等他回来。当他回来时，我紧跟着他，眼睛盯着他，不让他走出我的视线。我的小狗状态是一个训练时期，在此期间巴巴通过强调服从的重要性，培育了我内里的潜在的爱。爱巴巴不是我能掌握。只有通过他的恩典礼物，我才能够说：“我爱您，巴巴。”

我们回到孟买后一周左右，娜格丝和我欣喜地收到巴巴的充满启发和教诲的信：

美拉巴德

阿美纳伽

1938年11月2日

最亲爱的阿娜瓦丝和娜格丝，

我知道你们两个有多么喜欢在这里生活，我很高兴看到你们让自己适应这里并且跟每个人都和谐相处的方式。我给你们俩的工作，你们都乐意而愉快地去做。这是我所喜欢的，它使我非常高兴。

在任何社区的生活，总是意味着控制。控制自我私利、自我表现和个人的情感。正是这种控制才能引向自我主宰与实现真理。正如你们从跟这个团体的共同生活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这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行走的一个途径，如果他们想从跟我在这里的生活中学习的话。有时候，这要求一种‘大力士般’的艰巨努力。

现在你们把全部身心都放在你们的工作上，此时它是最重要的。想着我，不要担心你们所做事情的结果。尽最大努力，把其余的留给我。

我知道你们有多么爱我，多么渴望见我，因为深爱而落泪。这是自然的，要放心，你们俩个对我都很珍贵。

在行动、思想、言语和外表上保持愉快，无论你们内心的感受是什么。这是一种神圣的品质并且能够帮助他人。

这里的女孩子都向你们送去她们的爱。她们都喜欢你们在这里，分享她们的生活和工作，即使是这么短的时间。它不是一段幸福愉快的时光吗？

给你们和全家人我全部的爱。

[签名]M·S·Irani

默文·希瑞亚·伊朗尼

在这封信中，巴巴表明是我开始培养更多的自我控制的的时候了。从那时起他的话语成为指南，不仅在我在埃舍的逗留期间，而且在我的世间生活中帮助我。

第六章

除了神，一切都像是昙花一现。
神永远不变；其他一切永远在变。
——美赫巴巴

1938年12月巴巴开始了蓝车旅行，这是行遍印度的一系列旅行，巴巴的一大批东西方门徒挤在一辆蓝色小面包车里，大多数是妇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几乎持续不停地旅行。第一次蓝车旅行从美拉巴德出发，在贾巴尔普尔（Jabalpur）停留了几个月。1939年4月我在暑假期间和娜格丝一起来到巴巴那里。贾巴尔普尔以其大理石岩闻名，岩石耸立在离城镇几英里外的一条狭窄河流的两岸。巴巴第一次带我们去是在白天，岩石在阳光下像钻石一样发亮。另一次他出乎意料地带我们夜间乘船。我们沿河顺流而下，月光下苍白的岩石衬托着巴巴的威仪俊美。我仍然记得每一个细节——窄窄的河流，两岸的岩石，巴巴安详地坐在船上。虽然记忆中的情景细致生动，但巴巴给我的感觉却超越了语言描绘。

我跟巴巴在贾巴尔普尔时，收到了纳瑞曼的来信。自从他1937年去英国后我们一直通信。我在住房的门廊上读信时，巴巴从我身后走过来问：“谁的信？”我告诉他是纳瑞曼的。巴巴说：“读给我听。”纳瑞曼在信中说他已经递交了论文并获得了理工硕士学位。他还有两年的奖学金，因此打算九月份去德国积累经验与深造，取得更高的学位。

我读完信，巴巴对我说：“写信告诉他，我叫他千万别去德国！我要他回印度！”我马上寄出回信，但由于那时没有航空邮政服务，纳瑞曼直到下一个月才收到信。他欣然服从巴巴不让他去德国的愿望，但对回印度却犹豫不决。他难以放弃剩余的两年奖学金。假若没有奖学金，纳瑞曼永远不可能去英国，他不想失去它的任何一部分。为了支付上大学的费用并帮助赡养家人，他曾辛勤地辅导其他学生，所以他很珍惜这个留学的机会。他还没有足够的跟随巴巴的经验，不懂得他应该绝对服从巴巴，因此他推迟了回印度的时间。

两个月之后，9月份德国入侵波兰，纳瑞曼立刻意识到巴巴让他别去德国而要返回印度的缘由。没有更多的犹豫，他去一家轮船公司订票回家。售票处的人告诉他，由于战争，至少六个月之内没有乘船的机会。公司说一旦有船票就会联系他。除了等待，纳瑞曼无计可施。然而，十五天后公司来电话说，一艘马上要启程去印度的船有一张船票，于是他于十月初回到孟买。假若纳瑞曼按原计划在9月份去德国，他就会被扣留在那里了。德国人利用外国人为他们做宣传工作，在战争结束前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德国。纳瑞曼知道他得到那条船的船票，这是巴巴的奇迹，从那之后他对巴巴的信心毫不动摇。

我们仍在贾巴尔普尔时，在宣战前不久，巴巴让他妹妹玛妮为他上演了一出剧，三个主角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张伯伦。虽然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国际局势的紧张，但是我们丝毫没

想到一场全面的战争即将爆发。当战争开始时，我们意识到巴巴在通过演剧施加影响，尽管我们不理解它的含义。

我们从贾巴尔普尔旅行到那格浦尔 (Nagpur)。夏天印度大部分地区热得可怕，气温高达 52 摄氏度 (124 华氏度)。除了放了衣服的铺盖卷外，我们的行李都是小包，每个人都在小包里装一个盘子、一只杯子、一把勺子、一条手巾和一块香皂。在那格浦尔我们只在一家客栈旅店 (政府招待所) 呆了一昼夜。巴巴说仅仅为了住一晚上，要把 25 到 30 个铺盖卷从汽车顶上卸下来，再装上去，太费时间，因此我们应该和衣对付一夜。我们都被汗水浸透，满是灰尘。所幸的是旅店有一间带自来水的浴室。我们一个接一个洗了衣服，然后递给外面的人，这样我们洗澡时衣服会晾干。天气热得厉害，我更愿意穿上湿衣服，当半个小时后我的衣服被取回来时，已经全干了，这几乎让我失望。

我们的下一个大站是库尔德巴德 (Khuldabad)，在那里我们在一座属于海德拉巴德的君主的豪华房子里住了四天。他很富有，在英国占领印度期间统治着那个大邦国。他把这座落在山顶上，由群峰环绕的房屋用作客房。我们因旅行而再次满身灰尘，甚至不好意思踩上那些可爱的地毯。经过三天不洗澡和不饱腹的旅行后，我们发现对比太强大了。我们在高雅的餐厅里充分地享受了豪华美餐，还有侍者服侍。

接下来的四天，每个上午和午后，我们随巴巴去看附近著名的埃洛拉石窟 (Ellora Caves)。巴巴仔细看了前十六个石窟，其它的都快速穿过。其中一个石窟中有佛主的大型雕像。当巴巴和我们其余人凝视着雕像时，有一个人在角落里击鼓咏唱吠陀文，声音在我们四周回荡着。我们围着巴巴，音乐停止时，他转向他母亲希芮茵麦，打手势说：“我曾是佛陀。”这个深刻强烈的记忆依然生动地呈现在我面前；两位阿瓦塔，佛陀与巴巴，活着的神，充满石窟里的气氛，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

从库尔德巴德我们回美拉巴德，途中在几处停留。我已经和巴巴在一起两个月了，而现在我不得不返回孟买，在那里我完成了又一年的教学，并帮助家人从伯满居搬到琐拉博屋 (Sohrab House)。1939 年，巴巴暂时不去其它地方旅行时，来孟买并在我们的新居住了几天。那时他告诉我父母再不要搬离那里，直到今天那个公寓仍属于我们家。他还对我母亲说：“我将有很长很长时间不再来孟买。”了解到巴巴的“长时间”可以是六个月或是几年，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再来。直到 1947 年，八年之后，他才再次来孟买。

巴巴很快又开始了蓝车旅行，到了班加罗尔 (Bangalore)，并在那里一直住到 1940 年 5 月。在 4 月的假期中我去巴巴那里。我妹妹娜格丝已经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她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告诉我埃舍里的事情。我特别记得有人送给巴巴一个唱片“跳起比根舞 (Begin the Beguine)”。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让女门徒每天晚上为他播放。

班加罗尔埃舍是个异常繁忙的地方。巴巴收集了好多种类的动物，他还给很多动物取了名字：一对小猪，纳蹄和伽蹄 (Nati Gati)；一只绵羊叫美赫；一头小鹿，百合 (Lily)；两对狗，金狗和宾狗，桑尼和巴尼 (Jingo - Bingo, Sunny - Bunny)，还有猴子、珍珠鸡、

孔雀、火鸡和其它动物。在蓝车旅行期间，伊丽莎白的狗凯佩始终跟着我们。除了这个小型动物园，巴巴还建立了一个疯人埃舍。很多玛司特只被带来很短的时间，其他人则到那里居住。巴巴给他们洗澡、喂饭并亲自照料他们。

有个特殊的玛司特拒绝来见巴巴，虽然卡卡·巴瑞亚按照巴巴的命令，两次去带这个玛司特来埃舍，但他没能说服他来。当巴巴派卡卡做第三次努力时，他像对待小孩子那样耐心地哄他，以坐车兜风为借口督促他来。玛司特总算同意了，卡卡把他带到巴巴住的房子。然而当汽车在大门口停下时，玛司特拒绝下车。他大骂卡卡，并声嘶力竭地喊到：“你骗了我！你把我带到了神的房子，安拉的房子！”骚乱一直持续到满德里通知了巴巴。巴巴走向汽车，温和地把手伸向玛司特。玛司特一言未发，把手放在巴巴手里，下了汽车。巴巴说有些玛司特立刻就能认出他，其他玛司特只有在离开巴巴后，才会意识到他是谁。这个玛司特甚至在看到巴巴之前就知道美赫巴巴是人身上帝！

我们在班加罗尔期间，巴巴安排在离城 22 英里外的拜拉曼戈拉 (Byramangla) 购买一块地来建立中心。巴巴再次叫我父亲来指导建筑工作。前一年他建造了巴巴三摩地上面的圆顶和四个宗教象征。协助我父亲的是帕椎和帕帕·杰萨瓦拉 (Papa Jessawala)，他是埃瑞奇的父亲，巴巴的早期满德里。工程动工前，巴巴亲自用斧头破土。中心部分完工时，他停下建造工作，举行了开幕典礼。有很多客人参加，包括迈索尔州的首席部长德文 (Dewan)，他对巴巴深怀敬意。巴巴带着几位满德里，包括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出席了典礼。几年后这块土地被卖掉了，不过如今，50 年之后，巴巴的爱者们又把它买了回来，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中心。

我们乘坐蓝车离开班加罗尔埃舍，继续南下前往戈撒帕瀑布 (Gersappa Falls)。我们停车吃午饭，巴巴切开一只别人送给他的西瓜，递给我们每人一块。这么多人分吃一只西瓜不会分到多少，但即使吃一口也很爽神。埃瑞奇和伊丽莎白轮流驾驶，还有最近刚从英国来的邓肯医生。尽管邓肯医生很威严高贵，但他发现印度的夏天酷热难当，为了降体温，他把空西瓜皮像帽子般戴在头上！这类傻乎乎的举动减缓了长时间在炎热拥挤中旅行的艰辛。

我们本应在傍晚到达戈撒帕瀑布，但直到半夜才到目的地。那天早上我们六点钟就出发了，但因路上的坏运气，我们用 16 个小时才走完 60 英里。晚上十点，我们在一家客栈旅店几乎安顿下来过夜的时候，巴巴说我们所在的地点不对，每个人都要回到汽车上！睡眼朦胧又精疲力竭的我们上了汽车继续前行，实际上要过河，在半夜到达了瀑布对面的正确旅店。

巴巴要我们在月光下看瀑布，但那天晚上没有月亮——而且由于刚好在雨季前，瀑布连一条细流都说不上。为了照明，有人安排男子点燃干草捆，在对面从高处扔下，但这时我们已经累得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中一个人会说：“噢，那里有瀑布！”另一个人会在完全不同的地方看见瀑布，而第三个人却在另一个地方看见。场面热闹非凡：巴巴让我们坐下，个个精疲力竭，在半夜试图去看没有一个人看得见的瀑布。第二天上午我们终于看到瀑布的时候，它们位于我们头天晚上认为的完全不同的方向。

我们从戈撒帕瀑布继续旅行，在几个客栈过夜，然后到达果阿（Goa）。那段旅程巴巴和美婣、玛妮还有娜佳坐在伊丽莎白开的一辆轿车里，我们其余人坐在面包车里跟在后面。他们在圣弗朗西斯·泽维尔的教堂（St·Francis Xavier）正前方停下，我们看见一个相貌平常，蓄着胡子，身穿黄卡其布装的男子走近巴巴的汽车。一场无声的会见发生在巴巴和这个人之间。到旅店后，我们在晚上聚集在巴巴身边，他说：“今天走到我汽车旁边的那个人是我的在果阿的特使。”我们绝对猜不到这个人的身份是巴巴的特使；当然我们永远不应认为自己知道巴巴对其他人做的任何工作。在果阿的四天中，我们参观了圣弗朗西斯·泽维尔的教堂。他的遗体被保存在玻璃棺里，每十二年打开一次，供大群的人来瞻仰。经常参观圣人坟墓的巴巴走进教堂，留下他的神圣临在，以利益以后将会来这里的人们。

我们从果阿继续旅行，数日后到了幸福谷，在现在的美拉扎德附近。（那时美拉扎德还不存在；巴巴三年之后才开始在那里居住。）巴巴说我们将在幸福谷住十五天。这里非常幽静宜人，十分适合傍晚散步。和巴巴在一起的头三天很美好。然而，第四天有人报信说，巴巴最早期的门徒布阿·萨赫伯（Bua Saheb）死于摩托车事故。布阿·萨赫伯已离开埃舍住在普纳。他离开之前，巴巴告诉他任何时候都不要骑摩托车。他跟巴巴非常亲近，但命运的力量一定非常强大，以至于他未能执行巴巴的命令，这本会挽救他的生命。巴巴听到布阿·萨赫伯的死讯，很伤心。虽然神人无所不知，但他还在人类层面上感受。尽管巴巴原计划在幸福谷住上十五天，但我们立刻全部返回美拉巴德，几天后我回到孟买的家中。

第七章

唯一的真正舍弃是摈弃一切的自私 念头和欲望，即使在履行世俗责任时。 —— 美赫巴巴

我最初在班加罗尔的埃舍伴随巴巴时，身体不太好，在学校做儿童工作也使我在感情上很耗损。我知道跟巴巴在一起和在埃舍生活将再次使我振奋——只要和他在一起就足够了。然而，我到达两天后，他找我单独谈话。一般情况下巴巴用手势交流，他要谈话或说些特别的事情时，则使用字母板。尽管他的很多手势都容易理解，但是我读字母板却很慢。

与巴巴单独在一起，这本身就很不寻常，对于他在字母板上拼写出的话，我毫无准备：“你想结婚吗？”我回答说：“不，巴巴。我不想结婚，我只想爱您并服务您！”然后巴巴说：“爱我并服务我是很重要，但服从我则是最重要的。你愿意服从我并按我说的去做吗？”我回答：“是的，巴巴。”巴巴问：“如果我让你结婚，你愿意吗？”我的不安在增加，但又别无选择，我再次对巴巴说是的。于是巴巴问我：“你知道弥婍（Mira）的故事吗？”我对巴巴说知道一点。巴巴说：“弥婍不想结婚，因为她只想弃世去爱奎师那。但奎师那叫她结婚，她却照办了。因此，如果我让你结婚，你同样愿意吗？”我垂眼道：“是的，巴巴。”巴巴又问我：“你愿意嫁给我指定的人吗？假设我让你嫁给纳瑞曼，你愿意吗？”我服从说：“是的，巴巴，”虽然在内心深处我只想过独身生活，只爱巴巴。巴巴知道他的问题让我经历着怎样的苦恼，为了安慰我，他用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不是打算让你结婚，我只是在问你。”

从少年开始，我就一直渴望过弃世的生活。我年轻的头脑认为，专一想神的唯一方式就是过苦行僧的生活，我梦想着遥远的喜马拉雅山，那里瑜伽士和弃世者为了神而舍弃俗世生活。两年前巴巴生日时，巴巴打开闸门使我淹没于他的爱中，之后我的这种渴望更加强烈。那次经历之后，我沉湎于幻想，以致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兴趣。我履行着日常的活动，但内在的渴望撕裂着我的心，格扎尔诗（ghazals）和弥婍巴赞（Mira bhajan）让我深深感动。我只想爱巴巴的渴望非常强烈，结婚的念头一点不吸引我。然而现在，巴巴已经教给我要服从他，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无论我的渴望是什么。说出“是的，巴巴”几个字是相对容易的。但要全心全意接受他对我们的要求则很困难。尽管感情不是我们立刻就能控制的，但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接受巴巴对我们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逐渐在情感上帮助我们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能成功，但他一次只给我们所能接受的那么多，然后再逐渐地给我们更多一些。我们也许认为他对我们的要求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他的爱却减轻了我们的痛苦。他对我说：“我不是打算让你结婚，我只是在问你。”至爱巴巴用这个方式让我安心，因为他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结婚这个概念；他给我所需的时间去适应那种可能

性。

回孟买后不久，一天晚上，我凝望着窗外的天空，被一种强烈的冲动所征服：除了巴巴我什么都不想要，谁都不想要。这种感情折磨着我。突然一束强大的、炫目的光笼罩了我。这种光强得让我窒息，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因为我无法忍受它的亮度。我的心呼叫着：“哦，巴巴！巴巴！”我从内在深处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现在连这个光都承受不了。所以还需要时间。”通过这次经历，至爱巴巴让我认识到，不管我们感受有多强烈，不管我们多么深切地渴望某样东西，我们可能尚未准备好。只有他能够判断我们的准备程度，并在合适的时间把我们需要的给予我们。虽然我仍然像平时那样渴望在巴巴身边，但我感到平静与臣服。

巴巴曾让我辞去教学工作，因为它对我的压力很大。但是我的家庭需要经济帮助，我必须工作。我在一家兽医院找到一份有趣的工作，照看狗和鸟。这份工作提供住宿，一套漂亮舒适的两室公寓。这是我第一次与父母分开住，我感觉到这是巴巴的安排，以帮助我培养独立性。

我在兽医院只工作了一年，因为 1942 年 1 月，巴巴叫我跟他和几个男女满德里一起旅行，去印度北部的德拉敦。我们从美拉巴德出发，乘坐专门预订的一节火车厢。我跟巴巴一起生活了三个月，从 1 月到 3 月，这一段有很多特殊的事件。其中包括巴巴的生日，只有我们一小群人庆祝。我们得到冰冻果子露和煎蛋等特别款待。那时满德里们不准吃鸡蛋，所以大家格外享受这次宴会。另一次是我们去看电影，讲奎师那和罗摩的故事。跟活着的神巴巴一起坐在电影院里，观看屏幕上他从前的两位化身的故事，是一种独特的待遇。

我们还在德拉敦过了印度教节日胡里节 (Holi)。巴巴让人在后院挖个坑，里面放满木柴，然后他点燃火。具有神话意义的胡里节传统上庆祝春天的来临，并且纪念神对黑暗力量的战胜。随着胡里火被点燃，黑暗象征性地被火焰吞灭了。我不知道巴巴指挥这个事件的含义，但是它发生在战争期间，刚好在美国卷入欧洲战场后。

战争期间加尔各答受到日本人威胁，卡拉奇受到德国人威胁。巴巴收到这两个地方的爱者的来信，询问巴巴他们是否应该离家搬到其它地方。巴巴让他们留在原地。后来他对我们说：“东边着火，人们跑到西边，北边着火，人们跑到南边。但若是四面起火，人们将到哪里去呢？”不管我们在哪里，巴巴都和我们在一起，无论我们在哪儿，要发生的总会发生。

巴巴还告诉我们：“印度将在灵性上引领全世界，为此她将不得不受难最大。”他说为了让印度完成这个角色，她必须获得自由与独立。同年 8 月，巴巴让我们看到，人身上帝是怎样积极参与其造物界里的一切的，包括政治。在一次在孟买举行的，旨在结束英国统治的，“退出印度”运动的重要会议上，巴巴令禅吉分发他对暴力、非暴力和战争的语录。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印度的所有伟大的自由战士和领袖，包括尼赫鲁和甘地，两位不带物欲献身于服务的人。在 1931 年赴英国的途中，巴巴同意会见甘地，后者也乘同一艘船去参加圆桌会议。

禅吉让几个男门徒帮助他，确保主要领导人都在会后得到一份巴巴的语录。禅吉自己则

站在尼赫鲁的汽车旁，把一份小册子递给他。和善的尼赫鲁点头接受了它，禅吉看到他看着封面上巴巴的照片。之后不久，所有这些领导人都被关进监狱。尼赫鲁被囚于阿美纳伽堡。经过巨大的苦难与斗争，在分发巴巴的小册子五年之后，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尽管印度的分割和巴基斯坦的成立造成了大量的暴力和流血，但是印度能够从英国统治下获得非暴力独立，这是很不寻常的，尤其是对于这样大的国家而言。加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Jawaher 的意思是宝石）成为印度的第一位首相。

18年之后，1956年5月，尼赫鲁死在任上。成千上万的人加入送殡的行列，把他的遗体从家中运到火葬场。殡葬历时4小时，巴巴亲自听了印度国家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平常巴巴只听一会儿收音机，但那天他认真地听完整个节目。当天晚上稍后巴巴说：“七百年之内不会有尼赫鲁这样的人。”巴巴的话让我们意识到像尼赫鲁那样的一个伟大灵魂对世界的影响有多么巨大。

在德拉敦的这段期间，巴巴给我们一篇语录，解释造物界的微妙复杂的运作，并且同我们讨论“对神圣主题的静心”这个小册子，他在前一年的11月或12月把它分发给满德里和亲近爱者，指示大家每天读半个小时。巴巴问西方女门徒她们从中领悟到什么时，其中几位试图解释但很费力，因为内容比较难懂。我也不理解自己所读过的内容。然后巴巴用非常清晰简单的方式向我们解释，它突然似乎容易领会了，并立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巴巴讲到一个安静平和的海洋，说海洋就是酣睡中的神。一天海洋被一阵微风搅动，从睡中醒来，说道：“我是谁？”它一提出这个问题，无数的水滴就被抛到岸上，远离了海洋。与海洋分离的这些水滴成为个体的灵魂，每个灵魂都轮番问“我是谁？”这个问题，进化就这样开始了。每一个水滴首先采用气态的形式，然后进化成各种各样的形体：石头、金属、植物、动物直到人体。这时进化结束，轮回开始。巴巴对我们说水滴灵魂必须采用八百四十万次形体，当它经历所有这些体验时，它会越来越接近海洋。最终它开始最后的旅程，巴巴把它叫做内化，这穿过意识的七个层面，最后使它与海洋再次结合。当它来到第六个层面时，它与神——海洋——面对面，但他们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要穿越及其困难与痛苦。当灵魂成功地跨过这条鸿沟时，它便到达了第七层面并重归大海，与它融为一体，并意识到，“我就是神之海洋。”巴巴结束这段语录时，我惊奇于他的启示的博大。我对轮回知道一些，尽管这不是琐罗亚斯德宗教的一部分，然而巴巴整个创世主题都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极其令人敬畏。

在德拉敦居住期间，巴巴打算让所有人都去印度北部的瑞史可什（Rishikesh），那里生活着很多瑜伽士和弃世者。我很高兴终于要去看我心中向往的那类地方了。然而令我非常失望的是巴巴改变了计划，我没有去成。更使我失望的是，后来听说在我离开后，巴巴带着男女满德里包括我妹妹娜格丝去了那里。很久之后我接受了那种氛围不适合我这个事实。巴巴在世间为我计划了一种生活，想要我发现真正的弃世相当不同于我所盼望的东西。

快到3月底时，我已经在德拉敦和巴巴一起生活了将近三个月，他把我叫进他的房间，

给我看报纸上的一个广告。他说：“我想让你加入这个‘护理辅助服务团’。回孟买去接受训练。”高中时我很想成为护士，以服务病人和穷人，但我母亲不让我学护理；因此，我曾经问巴巴我是否能当教师。现在巴巴满足了我以前的愿望，给我一次做战地护士的机会。

护士培训通常要用四年，但是这个项目只教授在军事医院的基本知识。那是艰苦严格的三个月速成班。我回到孟买，加入护理辅助服务团，并在培训的实习部分救护英国士兵。那年9月培训结束后，我被放入预备队。你可以选择三种类型的服务：地方的、全印度的或海外的。巴巴让我告诉我签约地方服务，他还说：“保证不要值夜班。”当时我没觉得那个命令是不可能的事儿，护士总是要值夜班的。但是巴巴给我这个指示时，我只是说：“是的，巴巴。”我学到的是当你不假思索或担心，只是简单地说：“是的，巴巴”时，他就会照管好一切。

我在等待服役时，巴巴让我来罗纳乌拉 (Lonavla)，他和男女满德里所在的地方。那时巴巴让禅吉叔叔用古吉拉特语为他写传记，我一直在帮忙抄写他的草稿。他写这本书时主要在孟买，因为他需要安静，而埃舍里拥挤的住处则无法提供这个。禅吉叔叔请求巴巴只留我一小段时间，然后送我回孟买，因为他很需要我的协助。在12月之前我来往于孟买和罗纳乌拉之间，在每个地方呆两周。

这段时间我经常见纳瑞曼，他回印度后已在孟买定居。虽然他想创建自己的生意，但他只有二十六岁，知道自己需要一些经验，因此他在一家很好的英国企业“帝国化工”工作了一年，这是他感兴趣的领域。在那里仅工作一年后，纳瑞曼被一位欣赏他能力的的朋友邀请合作开生意。凭借纳瑞曼的学识和他朋友的资金，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美国染料化工公司，从国外进口材料，在印度市场销售。两年之内生意经营得很不错，但合作伙伴想离开孟买，于是纳瑞曼成为唯一的拥有者。他用自己分得的那部分利润扩大生意，工作非常努力，一周七天。尽管纳瑞曼开始创业时没有钱，但他很快在行业中站住脚，把母亲和兄弟们从卡拉奇接来孟买定居。他最小的弟弟仍在上学，但是他让另外两个弟弟跟着他做生意，像父亲一样照顾着家庭。

纳瑞曼和我一直保持着亲密朋友的关系，但是现在他想跟我结婚。尽管我知道他是个非常优秀而踏实的人，而且我欣赏他的正直并享受他的友情，但我仍然对结婚不感兴趣。然而我知道不能拒绝纳瑞曼。巴巴已经用他在班加罗尔对我说的话，在我心里种下了这个犹豫，他问我是否会嫁给他为我选择的人，特别是如果他要求，我是否会嫁给纳瑞曼。后来，就在我9月去罗纳乌拉之前，纳瑞曼给我看了他写给巴巴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求巴巴允许他娶我。想起巴巴的话，我让纳瑞曼把信寄出去。我知道巴巴会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做。

巴巴下一次叫我去罗纳乌拉时，他很随意地问我是否看过纳瑞曼写的那封信。我说看过，巴巴立刻说：“我将选定你们的订婚日期！”他打手势说，他将把戒指戴在我们的手指上，然后就快速走开了，留下我独自站在走廊上。巴巴对于他的决定没有对我多说什么，这让我心烦意乱。尽管我很难接受他的愿望，但我知道如果我服从他的意愿，巴巴就会帮助我。后

来我认识到，巴巴是怎样通过婚姻，给予我们爱他并服务他的机会，而赐福纳瑞曼和我的，否则，我们两个单独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至爱巴巴给了我一个杰出的男人做丈夫，他无私、守信，极其可爱，但我对他的欣赏却是在我开始婚姻生活之后才产生的。

巴巴很快把我送回孟买协助禅吉叔叔。但是我很沮丧，难以这么下去。尽管我愿意做巴巴让我做的任何事，但结婚的想法仍然十分困扰我。我后来明白巴巴通过要我结婚，开始了逐步向我示现真正的舍弃是生活在世间而不属于它，但那时我没有这个领悟。它只能产生于巴巴把我抛入世俗生活所要求的一切活动和责任中。

巴巴把我置于烦恼的情境，不过，由于我默默地接受了他的意愿，他将他的爱和慈悲灌注于我。一天，我合眼在床上休息时，我得到一个难以置信的神示（vision），这改变了一切，并给我带来巨大的安慰。在这个神示中，纳瑞曼和我在舞台上表演；虽然观众中有很多人，但我只看见巴巴和美婣。在第一幕中我扮演弥婣的角色。我穿着闪烁着银星的美丽的白色纱丽，坐在椅子上，扮演国王的纳瑞曼站在旁边。第一幕褪去，第二幕出现，其中纳瑞曼和我住在一座宫殿里，完全卷入我们的世间职责中，尽管我们生活的真正焦点是巴巴。在第三幕也是最后一幕中，背景是山中的林地，我身穿朴素的橘黄色纱丽，在森林中行走，唱着我最喜爱的弥婣巴赞，歌中唱道：“如今我来到您这里，我的至爱上帝；没有人能阻止我来您这里，我的至爱。”神示结束时，我还在唱。就像巴巴曾对我说的：“你渴望过弃世生活的愿望不会从你那里被带走。你在世间为我扮演完你的角色后，它将是给你的一个礼物。今生必须如此。你必须经历平凡正常的婚姻生活。”我接受了巴巴的愿望和意志，从而感到巨大的平静。

我曾想全心全意地接受巴巴的意志，但我没有能力这样做；由于我想取悦他的渴望强烈而真诚，所以巴巴用这个神示之礼物来帮助我。我曾对订婚毫无兴致，甚至不愿去买一件适合这个场合的纱丽。我曾决定只穿普通的纱丽，但现在我知道巴巴希望我完美地扮演给我的角色。我将要订婚，这意味着我的穿着必须适合这个场合。在采购订婚纱丽时，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一件白色薄纱纱丽，上面有银色的小星星和缀着亮晶晶饰片的镶边——与我在神示里穿的完全一样！我走进商店立刻订购了这件纱丽，知道巴巴已经把它准备好，给我在订婚那天穿。

不幸的是，巴巴给我的神示所带来的平静没有持续下去。他帮助我接受了他要我过正常婚姻生活的意愿，但我仍然感到坐立不安。巴巴知道仅仅接受是不够的，还有更必要的；他想让我感受到对纳瑞曼的爱，于是他不得不将这种爱注入我内在。一天清早，当我清醒地躺着，想巴巴的名时，得到第二次神示。纳瑞曼穿着打领带的白色衬衫，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他说要去美拉巴德达善巴巴，因为巴巴写信让他去。纳瑞曼说：“我要去火车站了，来跟你告别。睁开眼睛吧。”在神示中我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是我能够看到他。我说：“纳瑞曼，我能看见你！”他说：“但你的眼睛是闭着的。”我回答：“是的，不过我仍然能看见你。”纳瑞曼在离开前俯身拥抱我，我被他散发的馨香和纯洁所征服。就在那一刻，我心中对巴巴

的纯爱的一部分从至爱巴巴那里转移给纳瑞曼，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婚姻和共同生活做好准备。

第八章

怀着爱来接受我怀着爱所给予的。

——美赫巴巴

在巴巴要我嫁给纳瑞曼之前，我曾经订做一枚刻有巴巴名字的戒指，以便一直戴着。巴巴为我们确定了订婚日期后，纳瑞曼说他想要一个相同样式的，于是我们为他订做了一枚同款的戒指。1942年12月21日，我穿着传统的红纱丽参加我们的订婚仪式。玛格丽特·克拉思科（Margaret Craske）帮我做了最后的打扮，为我化了妆；她是英国芭蕾舞教师，已在巴巴的埃舍住了多年，并且成为我的好朋友。

纳瑞曼、他的家人和我的家人都来到罗纳乌拉，娜格丝和我已经在那里跟巴巴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男满德里的房子里，巴巴把我从女子的住处带过来，一起过来的还有琵拉麦（Pilamai，高荷的姨妈）和娜格丝。纳瑞曼和我站在巴巴面前，他把戒指戴在我们的手指上并拥抱了我们。我们把一个花环给巴巴戴上并拥抱了他。当巴巴给所有在场的人达善之后，纳瑞曼和我们的两家人返回孟买，巴巴带着我、琵拉麦和娜格丝回到女子的房屋。

我们订婚的前一天，我已经把纳瑞曼和我带来的礼物给了巴巴、美媞和玛妮。我为美媞选了一件有精致金银花边的白色薄纱纱丽，一件宽松上衣和一双便鞋，还有一条小金项链，坠着用红蓝瓷釉写的“Meher Baba”几个字。巴巴高兴地说美媞要在她生日时穿戴这套新装。

第二天早上，巴巴和我们其余的人乘坐蓝车离开罗纳乌拉，前往美拉巴德。这一年巴巴第一次为美媞的生日计划了盛大庆祝，将于12月28日举行。他还在同一周安排了一次秘密会议，挑选了九十九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即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等一百人参加。满德里们辛苦地做准备工作，知道这次会议对巴巴来说很重要。但是突然间来了一场暴风雨，在下美拉巴德建起的大帐篷倒塌了。而重建似乎已来不及。巴巴已经因美媞患了感冒发烧而心烦，他说道：“摩耶来挡我的路了。帐篷倒了；美媞病了；我将取消会议！”巴巴的表弟彭杜泪都要出来了，他曾和帕椎一起主管搭建帐篷。他乞求巴巴不要取消会议，说他们将尽力修复帐篷。每个人都投入其中，第二天帐篷又撑了起来，巴巴举行了会议。尽管纳瑞曼是被选参加的人之一，但是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它的内容。

我们在美拉巴德住了几天后，巴巴把我叫到美媞的房间，在那里他们送给我订婚礼物。所有礼物都放在一个带木制提手的蓝色刺绣布袋里。巴巴一件一件向我展示礼物——包括他的一张可爱的照片，镶在8*10寸的银框里，一只小胭脂盒，盒外嵌着钟表，一条头巾——然后把它们放回包里交给我。巴巴还给了我一对金耳环和一件曾属于美媞的绿边蓝纱丽。他告诉我之前他从未把美媞穿过的衣服送人，他说我非常幸运能得到这件纱丽。我因巴巴和美

媞的爱表示而感到被祝福。

在美媞的生日庆祝那天晚上，巴巴把我叫到她房间说：“帮美媞穿上纱丽，好好地打扮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穿精美的衣服，因为她总是穿戴极为简朴。身着白色绸纱纱丽的她看上去令人惊艳，完全不同于埃舍里害羞缄默的美媞。我简直不能从她天仙般的美中移开目光。帮美媞穿戴完毕，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其他妇女问巴巴为何叫我。当我说帮美媞穿纱丽时，每个人都大为吃惊，因为那时甚至其他女满德里也很少与她交往。她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她的房间里，除了玛妮之外，巴巴不让其他人碰她。那时我知道为美媞穿戴是一种很特殊的事情，我把这件事看作巴巴逐渐揭示美媞与我之间的联系的一个标志。

白天巴巴把我们女子召集到美媞的房间，围聚在他身边时，整个期间感觉像撒晤斯（Sahavas）。亲近的弟子从普纳和孟买被邀请来参加这次为期四天的庆贺，女子在上美拉巴德聚会，男子在下美拉巴德聚会，进行各自的节目。在美媞生日的那天晚上，每个人，包括男人和女人们，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聚集在上美拉巴德，听卡瓦里歌（qawwali）。在锡皮棚屋前放着一个屏风，美媞和女满德里在屏风后欣赏歌曲。这次特别的庆祝是一段跟至爱巴巴在一起的美好亲密时光。

通常妇女们不可以走出美拉巴德山上埃舍的围墙，但有一天傍晚巴巴带我们走出大门，一起站在旧水塔旁。巴巴指着下美拉巴德说：“有一天那里将会有一座城镇。”巴巴把手伸向右侧远处，指给我们看一条河将流过的地方，让我们稍稍地瞥见了一下他的无限知。第二天我们都聚集在美媞的房间，巴巴再次跟我们谈话，说道：“我是目前这个周期的二十四四个阿瓦塔的最后一个，因此也是最伟大和最强大的。我集五个阿瓦塔的特性于一身。我像琐罗亚斯德一样纯洁，像罗摩一样真诚，像奎师那一样顽皮，像耶稣一样温和，像穆罕默德一样火爆。”

我被巴巴送回孟买，带着爱、礼物、以及与他和美媞在一起时的美好记忆。一到家，我就接到护理辅助服务团的电话，要我开始工作。我签了一年的合同，从1943年1月开始在一家军事医院看护印度士兵。值白班两个月后，我被安排在随后的两周值夜班。想起巴巴不让我值夜班的命令，我陷入困境。我不可能拒绝，因为无论被安排值什么班，护士都应该去做；而且我是签了合同的。我绝望地说：“巴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帮助我执行您的命令。”几天后护士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不需要我值夜班了，因为她已经安排给了别人。有六个月时间我再也没有被安排值夜班。当我们把一切都留给巴巴时，他会照看好一切的。

尽管纳瑞曼和我已经订婚了，而且巴巴给了我那么美好的神示，让我看到我们未来的共同生活，但是我继续挣扎着，难以摆脱“真正的舍弃意味着从世间脱身，去完全沉醉于渴望神”这个观念。我给巴巴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的困难：

[未注明日期]

巴巴亲爱的，

既然您要我嫁给纳瑞曼，我肯定会照办，但是也请让我道出我的心声……哦巴巴，停止

我的心在其有力、自然的渠道中流动，是我的能力所及吗？假若人类能让心听从自己的愿望就好了。那么世上还会有任何痛苦吗？哦巴巴，我乞求您，我哀求您帮我做到您所希望的任何事情。巴巴亲爱的，为什么我不能只爱您呢？也许我不配永远地只爱您。当我不再有其它想法而只想着您的那一天该是多幸福啊！巴巴亲爱的，我多么希望把我所有的爱都转移……给您。那时在这个世上我将不想要任何东西。我甚至不会在乎真爱注定将带来的痛苦。

1943年6月

巴巴，我最亲爱的，

自从我……遇到您，仿佛已经……过了好多年，尽管我没有一刻不想着您……巴巴亲爱的，何时我能有机会再次得到您的达善。没有您，生命将是一场空梦……

巴巴，亲爱的，您是世上唯一能够理解一颗心的人，更美的是，还理解一颗破碎的心……亲爱的巴巴，我简直是厌倦了生活……我神经的每一个细微纤维都精疲力尽。在重新恢复之前，我将如何生活，巴巴？沉闷与无生趣掌控了我，似乎难以脱身。如果您愿意，您可以把我解救出来。巴巴，我请您不要解除我的痛苦。不，那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您愿意，就让我痛苦继续增长吧，但我乞求您移走无生趣与疲倦。它们越来越把我驱入深渊。唯一使我挣扎至今的是，您是唯一的那个理解我的人……只有您知道我的心，这足以支撑我活到现在……

对我的痛苦，巴巴的回应慈爱而坚定：

美拉巴德

1943年7月1日

亲爱的阿娜瓦丝，

你的信……你表现的对我的爱、信心与信任让我高兴；但对你所处的消沉状态，我也有一点难过。

你不需要担心。我知道一切。我不会为任何事情而责备你。但我确实希望你对纳瑞曼给予明确的、爱的回应。

至于看护工作，如果你觉得为了帮助家人必须去做，就再签一年的合同。但如果你的健康状况让你感到无力应付，那就不要签约，而且不要担心。

爱与祝福。

巴巴授述

一个月之内，我弟弟特姆通感染了伤寒症，我自己的问题被放在一旁。我们把他送到高荷做见习医生的医院，因为我们想确保他得到良好的照料。两周之后他似乎接近恢复了，医生说他能很快就能回家了。但第二天病情严重复发，三天后他去世了。我母亲崩溃了；这是我们家庭中的第一个死亡，而特姆通是她的头生子。

就在几个月之前特姆通决定中止他的学业。他才读到第七级，我父母和我们都为他的将来

担心，不知道不受教育他能够做什么。那时巴巴希望我们把自己的问题写信告诉他，因此我写信告诉他特姆通的决定和我们的担心。巴巴回信说：“不要担心。让特姆通离开学校，不要再学习。”当特姆通去世时，我们明白了巴巴给我这样回复的原因。

我们都很爱特姆通，巴巴知道我们多么悲伤，第二周叫我们去普纳达善。我母亲看见巴巴，把心都要哭了出来，巴巴用长长的慈爱拥抱来安慰她。她得到极大的慰藉，说：“巴巴，我可以问您一件事吗？”巴巴点点头。“特姆通的星位占卜表明他有七十年的寿命，他将成长为优秀的医生或工程师。为什么他在十七岁就去世了？”巴巴温和地告诉她：“他本可以活那么长，但是他的生活将非常悲惨，于是我在十七年后就结束了它。”他看着我母亲问：“你愿意看到特姆通受苦吗？”我母亲含着泪说：“不，巴巴。”巴巴的话让她释然和更平静。她知道至爱巴巴所做的，是对特姆通最好的，尽管失子之痛是巨大的，但她能够接受巴巴的意愿。我们要离开时，我母亲问巴巴他何时来孟买。早在四年前，1939年，他曾说他将有很长时间不来孟买。这次巴巴回答道：“当纳瑞曼和阿娜瓦丝有了他们自己的家，我就去。”

我在8月因特姆通去世而请了短假，现在我重新回到护士工作，但9月份我跌倒扭伤了脚踝，不能继续工作。这不是普通的扭伤，医生给我安置了特制的鞋子，建议我至少六个月不要站立。虽然我的合同还有三个月才到期，但是我从职责中解放出来，我不知道何时或是否签另一个合同。又一个职业突然结束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订婚了，我弟弟去世了，我不再工作了。巴巴改变着我的生活，通过最初这些困难的、摆脱执著的教训，他让我为他希望我在世间扮演的角色做着准备。

在脚踝康复时期，为了填充时间，我想到了学弹西塔琴（sitar）。每当听到这种乐器的声音，我就感到仿佛我的心弦被拨动。我会沉浸在音乐中，得到安慰。我父亲对这个主意一点不热心，他让我先写信给巴巴求得他的允许。我父亲反对我学西塔琴是由于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他是个好乐手，喜爱印度古典音乐，会演奏簧风琴、迪尔鲁巴琴（diliruba）和小提琴。他曾经想学西塔琴，但是他母亲极力劝阻他，因为有个古老的信仰是演奏该乐器会带来厄运。不过，最后他说服她那只是迷信，并且买了一把西塔琴。他把他的新乐器放在角落里，第二天再拿起时却发现有两根弦断了。虽然我父亲修好了它们，过了一天他却发现所有的弦都断了！他想母亲不想让他演奏这个特殊乐器，也许事出有因。虽然他并不迷信，但他仍然把西塔琴还给销售商。当我对学弹这种乐器表现出兴趣时，自然我父亲认为最好先问问巴巴。他还让我问一下是否我可以学开纳瑞曼的新汽车。巴巴给我的回复是：“你不应学西塔琴，并且不应学开车。”我那时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能学开车，但我当时意识到弹西塔琴会使我从至爱巴巴为我计划的世间生活中分心。

第九章

弟子对大师的服务不仅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
而且是让弟子更接近灵性目标的最有效手段。

——美赫巴巴

我得到跟纳瑞曼的婚姻生活的第一次神示之后，还有其它的神示。其中有一次巴巴告诉我：“你将要经受很多痛苦。”我试图想像有什么会比我已经在经历的挣扎更糟。我在神示中问他是否跟死亡有关，巴巴回答说：“是的，你在一生中将要面对很多死亡。”1944年8月，在我弟弟特姆通去世一年之后，就在我们开始适应没有他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家承受了另一次无法弥补的损失。天性善良而深得众爱的禅吉叔叔在跟随巴巴的一次旅行中突然去世。我们都感到茫然无措。禅吉是我们的船长，他曾慈爱地引我们驶进巴巴的海港。

禅吉中等身材，戴着当时典型的圆片眼镜，他开玩笑时，总是捻着胡子。他会眼睛闪烁，微笑着讲故事，他自然的机智使得巴巴和我们其余人大笑不已。禅吉相当心不在焉，经常头顶上戴着眼镜找眼镜，或者忘了带公文包，然后在赶火车前冲回家来取。虽然他对个人的东西很健忘，但是关系到巴巴的工作时，即使最小的细节，他也非常讲究。

禅吉的性格很独特。他外向、好心、善良可信。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使他能够通过分享巴巴的爱的信息，来安慰那些绝望的人。他自己对巴巴的感激、深信和强烈的爱，启发着其他人，而从不把巴巴强加于人。我们总是盼望禅吉来访，因为和他在一起是那么快乐。他会让我们笑得肚子疼。最棒的是他总是带来至爱巴巴的氛围。我爱禅吉叔叔超过我自己的父亲，他的死让我几乎无法忍受。

虽然禅吉的去世来得非常突然，但我们后来意识到巴巴曾经给过几次暗示，说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了。那年5月，在讨论9月份在那格普尔的达善活动计划时，巴巴曾经指名谁将要和他一起去，有很多的男满德里。让每个人都惊讶的是，他没有提到禅吉叔叔，而后者基本上是无无论去哪里都伴随着巴巴。当有人问巴巴为什么没有禅吉时，巴巴回答说：“他活着的话就会来。”大多数满德里把巴巴的话当作幽默，但是尼鲁医生后来告诉我们，巴巴的话使他感到不舒服，他想知道其中的含义。

之后不久巴巴派禅吉去孟买，说道：“当我召唤你时，把你的所有东西都带来，因为你将有很长很长时间不会回孟买！”禅吉和我们住了几天，我们在一起像往常那样谈论巴巴，但在这次探亲中他没有按平时的方式跟我们开玩笑。他准备离开孟买的那天，我们单独呆在房子里，禅吉叔叔说：“阿娜瓦丝，我会有很长时间不回来。”我们有时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有一次几个月，因此我问他是否意味着五六个月。禅吉叔叔说：“不，不，不！很长的时间。”我猜测说：“那么也许一两年之后？”他回答说：“不，很长的时间！”他

的声音中有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悲哀。我去车站送他，但是我没有去站台，因为巴巴曾命令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要去哪里。他拥抱过我，正要离开去赶火车之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五卢比的纸币给了我。禅吉叔叔从来没有自己的钱，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我问道：“为什么您给我这个？我应该还给您。”他答道：“你留着吧。”我拿了钱，因为我能感到他慈爱地给我，带着某种用意。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后来我意识到他内心知道，他不会再见到我和其他家人了，也许他直觉地感到他将去世。

我们后来得知，禅吉离开孟买后，在赖布尔（Raipur）与巴巴会合，在那里他生病了，再也没有完全复原。然后在 8 月份，巴巴带着一行人去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Shrinagar）时，禅吉感染了伤寒症。他的病情很严重，不得不被送进医院，巴巴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经常去看望他。禅吉于 1944 年 8 月 25 日去世。巴巴给他在阿美纳伽的一位满德里阿迪·伊朗尼发了电报，让他通知我们。但不让他提及禅吉去世的地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想也许巴巴把禅吉派往某地，不想让他再回来。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禅吉只有五十二岁，他平常很健康，我们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直到他去世一周后，巴巴写信给阿迪，让他亲自探望我们并叙述整个事情经过。

听到禅吉叔叔的死讯，纳瑞曼脸色苍白，痛苦至极。这两个我的生命中都很重要的人有着密切而深厚的联结，禅吉叔叔听到纳瑞曼和我要结婚的消息时非常高兴。禅吉叔叔非常爱我们每个人，但他特别爱纳瑞曼，在心中把他当作亲儿子。他知道纳瑞曼的真正价值，在他们关系的最开始他就对纳瑞曼谈论巴巴，逐渐把他拉得越来越近，知道有一天他的外甥将完全属于巴巴。他是对的。纳瑞曼对巴巴的爱与信任一直增长到彻底而自发。对巴巴的任何要求，他的反应都完全是：“是的，巴巴，”并且执行命令。纳瑞曼总是从心灵里回应。他从不让他的头脑阻碍对他至爱的主的服务。

禅吉叔叔非常喜欢纳瑞曼，我经常戏弄他，说他会继承禅吉的所有遗产。当然禅吉叔叔在物质上没有任何东西可留，甚至他的铺盖和衣服——那些不属于他，因为它们都是巴巴给的，连同最基本生活所需的零用钱。纳瑞曼在孟买定居后，出于对巴巴和他叔叔的深爱，他曾经帮助照管禅吉叔叔的物质所需。虽然说纳瑞曼继承禅吉叔叔的所有遗产只是我的玩笑话，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是这样的。巴巴曾经用眼镜的手势表示禅吉，当巴巴开始用同样的手势指代纳瑞曼时，我目睹到纳瑞曼与巴巴的关系的深化。

巴巴知道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是最好的，而禅吉离开肉身也是按照巴巴的完美安排。然而禅吉的去世在整个巴巴世界引起了一阵震动与悲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多年来他一直是巴巴的主要私人秘书，是印度与海外巴巴爱者的首要联络人，只要可能就给他们写信或拜访他们，不管他有多忙。因此他成为巴巴和很多、很多人之间的链接。通过爱、温情和关心，他赢得了与他接触的每个人的心。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他的去世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当有位满德里问巴巴为何禅吉这样一个对他不可或缺的人必须死去时，巴巴回答说：

“我救了他两次命。第一次他想要在孟买的海滩自杀，第二次他差点被淹死在托卡（Toká）河里。”第二次事件发生在1928年，那时巴巴把埃舍暂时搬到托卡。一天禅吉正坐在河边，不慎落入水中。不会游泳的他沉下去，并三次挣扎到水面；第三次他感到真的要完了，就用尽全力叫道：“巴巴！巴巴！”然后他感到仿佛有一只手伸到他身下，并把他托出水面，但是实际上是另一个满德里把他拖出河。禅吉叔叔后来对我们说，当他在河水中下沉时，他知道自己将淹死。在水中他已经“经历了死亡”，但是巴巴救了他。

禅吉讲述这次事故时，我们家的每个人都印象深刻，尤其是他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她曾经常担心他年老之后谁来照顾他。在他离婚后，她希望他再婚。他会向奶奶说别再挂念他，但她不明白他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巴巴。最后她决定让人占卜他的星相，看他命中是否还有一次婚姻。她和我一个婶婶去占星士那里，他对禅吉的星位图研究了几分钟后，把它抛到一边说：“这是一个死人的星相！”我奶奶很震惊，“死人？但这是我儿子，他还活着！”这个占星家说：“但是没有生命！我能读到什么呢？他已经死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死人的星相！”我奶奶无比困惑，她确信这个占星士搞错了。后来当禅吉叔叔对我们说他差点淹死时，他让家人相信若不是巴巴，他已经死了。从那以后我奶奶相信那个占星士是对的；假若巴巴不是禅吉坚持认为的那样伟大，她亲爱的儿子肯定是个死人了。从那时起我奶奶不仅停止督促禅吉再婚，而且她对巴巴的信心也增强了。

禅吉生前在巴巴每次访问西方时都伴随巴巴。为了服从巴巴的每个命令，他经受了巴巴认为对他的灵性训练必要的难堪情境。在一次航行中巴巴让禅吉问船长为什么船行驶得这样慢。船长只是对他做了个鬼脸。第二天巴巴派禅吉再去问船哪一天到达目的地。一两天后，巴巴又派他去问船将在那天的几点到达。最后，他指示禅吉去问船长为什么他不能让船开快点。禅吉确信当他带着这个问题去船长那里时，船长会用手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揍他一顿并把他扔进海里，但是船长只是瞪着他，像看疯子一般。另一次巴巴让禅吉再三地对船上的乘务员抗议饭食不是太咸了就是太淡了，直到被激怒的乘务员把所有的礼貌都丢在一边，大骂禅吉，以至于他希望来一个浪头把自己卷进海里。

巴巴在训练他最亲近的那些人方面是无情的。有一次，巴巴和禅吉单独在船舱，讨论禅吉将要起草的一封信。不管巴巴说什么，禅吉都争辩，坚持说信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写。禅吉把巴巴的脚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正在给巴巴系鞋带。最后巴巴对禅吉的固执非常生气，用脚踹禅吉，我叔叔四脚朝天地躺在地板上，然后为他如此顽固给了他一巴掌。禅吉不禁哭了起来。就在这时船舱的门打开了，走进一位伴随他们旅行的西方女门徒。巴巴微笑地指着禅吉，打手势说：“他哭泣是因为他对我的爱让他难以自制。”

在跟巴巴的共同生活中，禅吉叔叔律己甚严，从未爱惜过自己。他充分利用可利用的每一刻。尽管他们旅行中他很少有自由时间，但是一台轻便打字机总是伴随着他。无论在哪儿他都不断地敲打着键盘，即使在火车上，而且经常工作到深夜，处理着需要他回复的大量信函。禅吉去世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还如实地记录了有关巴巴的活动与工作的优美详实的日

志。

巴巴给他的墓志铭如下：

弗拉姆罗兹·H·达达禅吉

生于 1893 年 11 月 23 日，逝于 1944 年 8 月 25 日。

阿美纳伽的师利美赫巴巴的热诚亲密的门徒。他作为巴巴的私人秘书，把生命的二十年用于对巴巴的忠实服务。通过巴巴的联系和恩典，他努力地减轻所有与他接触的人的痛苦，特别是尽了最大努力把帕西社区带向真正的灵性认识之基础。他为将来留下了巴巴生活事件的丰富纪录，以及对其灵性意义的解释。他数次伴随巴巴旅行世界，以不知疲倦的精力草拟行程并收集大师工作的记录。他在作为巴巴最信任和亲爱者之一履行职责的时候，念着巴巴的名字献出生命。

禅吉去世后巴巴有一次评论道：“禅吉不仅是我的门徒；他还是我的朋友！”巴巴总是怀着巨大的爱谈起我的叔叔。美赫巴巴曾召唤禅吉叔叔说：“离开一切，到我这里。”他予以全心全意的回应，把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献给对他的神的无私服务，直至死亡的那一天。他以无畏的忠诚，不加疑问地接受了巴巴为他安排的一切；他把这一切当作巴巴的恩典。最后禅吉被赋予他最希望的：变得像他的至爱脚下的尘土一样谦卑。

第十章

别担忧。担忧积累并增强，
成为习惯，甚至在缘由消失很久之后。

——美赫巴巴

特姆通去世后，为了帮助悲伤的母亲，我曾感到需要抑制自己的情感，但是失去禅吉叔叔的巨大悲痛压倒了我。我写信给在奥朗戈巴德（Aurangabad）的巴巴，倾诉心声：

孟买，1944年10月

我永远最亲爱的巴巴，

……您是唯一能理解并安慰一颗痛苦的心的人……我完全崩溃了；因此写信寻求您的庇护。我的心仿佛在我生活的每分钟都在哭泣，我的头脑仿佛失去了思考或记忆的能力，因而我的健康也在下降。我对未来没有计划，因为我的心灵和头脑拒绝……做计划。我刚开始对生活感兴趣，某样事情就会来扼杀它。多年来莫不如此。我所建起的一切都坍塌了。此刻我只想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不停哭泣并且只想着您。我不想要任何人，不想要任何东西，只是……想着您。让我连我自己都忘了吧……

我刚写了这份信，巴巴就召唤纳瑞曼和我，还有娜格丝，去奥朗戈巴德见他。巴巴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强烈痛苦，但他谈起自己的痛苦，问道：“你们为何因禅吉难过？他对你们是谁？难过的人应该是我。你们根本不知道他对于我是怎样的损失。”巴巴因禅吉去世而经历的悲伤向我们强调了，作为阿瓦塔他不仅从上帝状态，也在人类层面体验一切。作为神，巴巴不感受任何人的损失，但是作为人，他像我们一样受影响。他的问题还让我们知道，他想让我们努力忘掉悲伤。然后巴巴换了话题，对纳瑞曼和我说，他想让我们在两个月后完婚，并把日期定在12月21日，美婣的第二次公开生日庆祝的前一周。我们心情沉重，知道我们将会多么怀念亲爱的叔叔，他会是这个场合最受欢迎的人。

巴巴想让我们在阿美纳伽圣火庙的大厅里，按照琐罗亚斯德传统举行婚礼。12月18日，我们两家人和一百多名巴巴的亲近跟随者来到阿美纳伽参加婚礼。我们立刻听到更多的不幸消息；大阿迪告诉我们马萨吉在一天前突然中风去世了。马萨吉已上了岁数，但仍然很健壮。就在两天前他还远行去普纳为美婣的生日采购，因为他负责生日的炊事。马萨吉跟我们很亲，他的去世给婚礼庆祝投下另一个阴影。

我们到的第二天，巴巴来到阿美纳伽，在那里给予所有的婚礼宾客达善。第二天他叫我母亲、纳瑞曼、娜格丝和我去美拉扎德参加达善，这是他于同年早些时候建造的新居所。纳瑞曼呆在男满德里那边，我把所有的婚服拿给巴巴和亲爱的美婣看。至爱巴巴摸了每件衣服和首饰，把我的纱丽和朴素的结婚金戒指握在手里。喜悦之情充满了我。

接下来巴巴拉着我的手，带她逐个参观主房的房间。他问她：“你喜欢这里吗？”我母亲高兴地说：“是的，巴巴。这里真安静。我喜爱这里。”巴巴这么长时间握着她的手，让她欣喜之极。然后巴巴说：“我将把你留在这里，永远跟我在一起。”我听到他的话，不明白她怎么可能在埃舍生活。她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我的弟弟们分别是9岁、11岁和14岁。我想也许巴巴将在孩子们大些并能自理之后再叫她居住。

第二天早晨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再次帮我化妆，就像我订婚时那样。我穿上饰有银色星星的白纱丽，纳瑞曼和我去大厅举行仪式。在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们面前，一个琐罗亚斯德牧师为我弟弟诺泽（Nozer）施行了皈依仪式（Navjote）和我们的结婚仪式。大阿迪，一些男满德里，琵琶麦和几个西方妇女从美拉巴德赶来。婚礼在11点钟举行，接下来是午宴。巴巴曾告诉我们和娜格丝在傍晚5点去美拉扎德和他一起生活十天。在我们离开前一个小时，从卡拉奇来的纳瑞曼多年未见的姨妈开始胸口疼。我们认为她是心脏病发作，叫了医生，但医生迟迟不来。我们不能就这样离开，丢下她，然而我担心我们到美拉扎德会晚于巴巴指定的时间。最后医生到来，给她做了检查。让我们大为轻松的是，他说不必担心；她只是需要休息。

我们到美拉扎德时，内心焦虑。巴巴立刻问：“为什么你们晚了十分钟？”我们本想准时到达，但是由于特殊情况，我们没能执行他的命令。巴巴对我们很温和，但是那些日子他很严格，一点不能违背他的命令。我为没有尽更大努力服从他而感到难过。

巴巴慈爱地拥抱我们每个人，之后纳瑞曼去男宿舍，娜格丝和我被带到女宿舍，在美嫒、玛妮、娜佳和美嫒的侄女美茹站在门廊迎接我们。在美嫒和其他妇女拥抱我之前，美嫒在我的前额中心涂上提卡（tika，用红色浆糊做的标记）。巴巴、美嫒和玛妮送给我几件礼物，包括一个银粉盒和花瓶，但最珍贵的是巴巴和美嫒的照片，镶在一个小银框里。我知道在这之前美嫒的照片从未给过任何人。我欣喜若狂。拉诺·盖丽后来告诉我，当她和伊丽莎白给美嫒照相时，巴巴会从她们那里拿走底片。巴巴知道有一天美嫒的照片将传遍全世界，而把第一张赠送给我。这张照片标志着我与美嫒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时刻。巴巴已经给了我一件她穿过的纱丽，并让我在她生日时帮她穿戴。现在他又给了我一张他本人与美嫒在一起的照片。我们进入主房的大厅，巴巴又用另一份礼物让我惊喜，一张他自己的大照片。

我们在美拉扎德住了两天，纳瑞曼在男门徒那边，我在女子这边，与巴巴一起度我们的蜜月！之后从23日到28日我们在美拉巴德同巴巴、美嫒以及其余满德里庆贺美嫒的生日。纳瑞曼再次跟男子住在一起，我和女子们住在上美拉巴德。尽管有我们的婚礼和美嫒的生日，这两个场合应该很欢乐，但是重点又落在死亡上。在美拉巴德的第一天我们都去铁路附近马萨吉的墓地。巴巴让墓穴敞开到地下三英尺左右，他把禅吉叔叔的铺盖卷铺在里面。巴巴坐在墓穴头端的一把椅子上，我们聚集在他周围。一个满德里从事先写好的名单上念着已去世的巴巴的所有亲近爱者的名字。随着名字一个一个地被读出，巴巴往铺盖卷上为每一个人扔一只玫瑰花。最后给铺盖卷和花朵覆上土，封上墓穴。

12月24日，又发生了一件令人伤心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巴巴的弟媳，小阿迪的妻子谷露（Gulu）在生产他们的儿子达拉（Dara）后生命垂危。消息传给巴巴，谷露幸运的是巴巴赶到时她还活着。巴巴在离开她的床边时，轻轻合上她的眼睛，过了一会儿她咽了气。那天晚上葬礼在阿美纳伽举行，同时在下美拉巴德有一个卡瓦里节目。虽然巴巴没有把谷露的死讯告诉我们以免美婳难过，但是琵拉麦告诉了我和其他人。美婳和其他女满德里下山看节目，她们从帘子后听歌。琐罗亚斯德的风俗是，在某个近亲死后，一年之内不演奏音乐；然而那天晚上巴巴举行了节目。他强调地向我们表明，死亡不必是哀悼的时间，如果我们理解它不过是生命之间的过渡的话。

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悲伤的事件，但我还记得一个特别幸福的时刻。美婳很喜欢我送她的一件绣着银边的粉红色纱丽。我曾买它做嫁妆，但是决定送给美婳。她问：“我在哪儿能穿这样一件纱丽呢？它这么华丽！”巴巴只是微笑着，转向她说：“你在生日时穿，然后把它还给阿娜瓦丝，她会穿的。”在她生日那天晚上，巴巴把我叫到她房间，再次让我帮美婳穿纱丽。当所有的女宾都聚集在上美拉巴德锡棚之下，等待巴巴的达善并吃晚餐时，巴巴和美婳走出来，巴巴说：“美婳难道不美吗？”她穿着粉红色的纱丽确实很可爱，像一张纯洁的图画。她戴着纳瑞曼和我为她生日订做的一条新金项链，上面雕刻的两个词语完美地描述了她：“巴巴的爱。”这次跟美婳在一起，提供了一刻静静的快乐，因为在那动荡的十天里，我感到像是在一场梦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么多的生死变故，让我晕眩。

巴巴希望纳瑞曼和我在阿美纳伽他身边住一个月，但是纳瑞曼从卡拉奇来的姨妈恳求他回孟买和他们家人在一起。尽管我们知道巴巴希望的是什麼，但是我们问他是否可以去两天再返回。虽然他同意让我们去，但我后来曾疑虑并奇怪我们为什么如此不加考虑地请求巴巴让我们离开。这一次我们与亲人的世间联系超过了我们取悦他的愿望，但是我们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

我们回阿美纳伽时，在一所客房住了大约三周，几乎每天都去美拉扎德达善巴巴。最近发生的所有事件对我造成巨大的压力。我的健康状况恶化，感到很虚弱。后来我开始感到我仿佛要死了，不管我多么努力告诉自己不会死，但是这种感觉坚持不去。我刚刚开始跟纳瑞曼的生活，感到困惑。巴巴非常关心我的状况，两周之后他让我们来美拉扎德住。即使在那时，这种即将死去的感觉也没有消失。虽然巴巴让我明白，这个经历对我很重要，但他让我们跟他生活一周，以极大的关心与体贴照顾我。当巴巴让我们经历极其困难的体验时，他的爱之手总是在身体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呵护着我们。巴巴把我们的逗留又延长了一周，当我感到好些时，他把我们送回孟买。

但是在家中其它的问题又来了。在我们婚礼那天我母亲摔倒爬在地上。她不久发现乳房上有个肿块，但没有特别在意，也没有告诉别人，直到它长得很大。最终在四月份，她开始担心并让高荷为她做检查。高荷非常关心，马上把我母亲带到孟买新开的一家癌症专科医院。医生立刻让做手术，结果是晚期癌症。这距我们去阿美纳伽举行婚礼只有四个月，我们

都难以相信那时所发生的一切。

纳瑞曼的母亲想让我们和她一起住，但是巴巴曾特别交待纳瑞曼和我要单独找个公寓。1945年战争仍在继续，找公寓，甚至一个房间，都几乎不可能。医院、房屋和住宅都被军队征用了。我的很多朋友都因住房短缺而推迟了婚期。当他们问纳瑞曼和我将住在哪儿时，我说我们在找一个公寓。他们都笑了，好像我在开玩笑。由于纳瑞曼在上班，我因照顾母亲而不能脱身，我们就雇了一个代理，把这个难题交给他。我知道我们会找到公寓，因为巴巴若是不给我们提供一个地方住，就不会让我们搬家。

我们雇的代理人只能找到两套给我们看，而它们都不合适。后来在5月，在我母亲做手术几周之后，纳瑞曼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说他知道有一套公寓出租。他们两个去看了一下，纳瑞曼没跟我商量就签下了成交合同。晚上他从办公室回来后，告诉我：“阿娜瓦丝，我有个喜讯！今天我为我们找到了一套公寓并立刻租了下来。我没给你打电话，因为我恐怕即使我们等一小时，也可能会失去它。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看这所位于美国领事馆对面的公寓。这所建筑前的名字是阿厦那（Ashiana），意思是“巢穴”。公寓带全部的家具——这是很罕见的事情，甚至有窗帘、瓷器、电话和冰箱，因此我们只需要提着箱子搬进来。这里甚至有一个车库可以存放我们的汽车。戈瓦利亚（Gwalior）的王公曾经把这所房子给他的英国职业赛马骑师住，骑师在每年四个月的赛马季节来孟买。租赁由王公富有的朋友掌管，他是孟买最好的珠宝商，他受邀订购家具和其他用品，并负责装修。家具质量上乘，由缅甸的柚木制成，室内装璜和丝绸窗帘的搭配也很出色。珠宝商只向我们收取了家具和装修的费用，因为他们对赢利不感兴趣。我们不可能要求更好的了；我从未梦想过我们可以找到这样漂亮的地方住！

我们结婚时曾订购了一套卧室家具，家具公司一直打电话让我们取走，但直到找到这套公寓，我们才有地方放置它。我们的新公寓有一个空房间——巴巴甚至给我们提供空间来放我们的新床、橱柜和梳妆台。他照顾到了每个细节，把这个公寓放在金盘子上给我们。凭借巴巴的恩典，我们搬进了我们的巢穴。

战争结束时，巴巴把大多数西方女子送回欧洲或美国，玛格丽特·克瑞思科在等待赴英国的轮船时住在阿厦那，她是我们的第一位客人。纳瑞曼和我都非常喜欢玛格丽特的陪伴，和她在一起的日子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印度还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她和纳瑞曼经常就印度独立的可能性互相开玩笑。

巴巴曾经给我一个命令，不要给玛格丽特任何东西，但是我担心她没有合适的衣服对付英国寒冷的冬天。那时很多英国家庭在等候回国，用很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衣服和家用品。我只用了几个卢比就购到了两件衣服，我知道它们会适合玛格丽特，一件长袖厚羊毛衣和一件可爱的镶珠晚礼服。我用所付的同样价格卖给她，这样我既能够遵守巴巴的命令，又给她提供了一些合适的衣服。在我母亲生病的阴影中，玛格丽特的拜访是一段愉快明朗的时光。

第十一章

既不要追求死亡，也不要害怕它；当死亡来临时，
它就变成垫脚石，让你迈向更高的生活。

——美赫巴巴

纳瑞曼为发展事业不停地工作了近五年，显然他需要休息一下，我们计划在 1946 年 8 月去克什米尔度假。纳瑞曼认为我也需要休息，但是我因母亲的健康恶化对出门犹豫不决。纳瑞曼 4 月份见巴巴时，巴巴说：“巴查麦将在五个月之内去世。”尽管纳瑞曼没告诉我，但我通过别人知道了。我没告诉纳瑞曼我已经知道，而是默默地顺从于至爱巴巴的意愿，决定为了纳瑞曼去克什米尔。幸运地是阿露医生同意我们不在时照顾母亲，她已成为我们家中的成员一般。知道母亲会得到很好的照料，减轻了我的一些不安。后来通过一系列有趣的事情，我心中所有的焦虑都被移除了，这涉及到阿露医生以及对一个名叫海拉巴巴 (Hira Baba) 的圣人的拜访。

在印度，人们拜访圣人是很悠久的习俗。巴巴尚未命令他的爱者远离其他圣人或古鲁，因此很多人仍旧拜访他们。我个人除了巴巴外，从未被任何人所吸引，并且对其他人拜访的一些圣人的权威怀有疑问。然而，当巴巴亲自派禅吉去拜访赛古鲁和圣人时，禅吉经常带上我们家的成员一起去。这使我们认识到与这些圣人接触对我们有益。当时的五位至师之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经常访问孟买，我的家人和我会跟禅吉一起去达善。1943 年，纳瑞曼、娜格丝和我还去看望了来孟买的另一位至师纳瑞延·马哈拉吉。当我对他说我叔叔在巴巴的埃舍时，马哈拉吉说：“我听说美赫巴巴在保持沉默。为什么他在保持沉默？”我回答说：“马哈拉吉，您知道。”他回应道：“为什么你们不用强烈的爱让他说话？”那时我认为他只是指尽力让巴巴开口说话。后来我理解了他话中的真正含义：巴巴通过在内心对我们说话来回应我们的爱。

就在去克什米尔之前，我与阿露去拜访海拉巴巴。她一直常去看他，他会给她一些差事做。每当阿露和他谈起美赫巴巴，他总是深情地赞美巴巴。尽管阿露讲的海拉巴巴的故事给我留下好印象，但我对她越来越深的陷入感到不舒服，也不鼓励她的拜访。我知道阿露有多么爱美赫巴巴，因此鼓励她只想他。

阿露理解我的关心并同意停止去海拉巴巴那里，但是她想最后见他一次，郑重地告别。她请我陪她做最后一次拜访，我同意了。我们在海拉巴巴面前坐了一会儿，我确信了他的真诚。我们离开前，阿露对她说她不会再来了，令我惊讶的是，她随后提到我准备去克什米尔。阿露知道我虽然已经决定去，但仍然对出行感到很不安。她只字未提我母亲的严重病情，但海拉巴巴看着我说：“女儿，去克什米尔吧。神会照看你的。你不在时他不会让任何事情发

生。”我感到他的信息来自于美赫巴巴，他通过海拉巴巴的话，让我镇定并给我离开力量，尽管我母亲已临近死亡。

之后，就在我们出发去克什米尔前，我遇到两个不愉快的情形，有人想用神秘能力治疗我母亲。母亲心肠好，但像个孩子一般，在灵性上比较天真，这些品质既有利于她，又对她不利。她对巴巴怀有巨大的信心，但她有时也信任那些不配得的人。第一件事同一个自称灵性高级的人有关，他叫撒瓦克（Savak）。这个人用神秘能力帮人们解决健康、财务和个人问题。我还是个孩子时，撒瓦克通过母亲的一些亲戚遇到她。他很快发现她的天真轻信的性格，开始来我们家，提供一些据说会帮助她和家人的建议。虽然母亲完全信任巴巴，但她也会听从撒瓦克的建议，经常执行它们，认为这会有益。她相信所有那些自称圣人的人都是好的，意识不到有些人只是利用神秘能力来控制他人并获取钱财。她不会想到会有人出于贪婪而实际上伤害别人。甚至在撒瓦克第一次来看我母亲时，我就对他感到厌恶。这种感觉让我远离他或类似他的人，对此我很感谢巴巴。

这个自诩的圣人远在 1934 年已经试图用神秘方法治疗我的家人，那是在我们刚搬进伯满居不久。我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弟弟诺泽九个月时得了重病，几近死亡。撒瓦克访问了我母亲并声称他能够救诺泽的命。他教母亲在诺泽的床柱上系一根红线，之后我弟弟的情况确实好转了。于是撒瓦克对母亲说，他要向美赫巴巴显示他是怎样救诺泽的命的，但我认为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傲慢的挑战。

巴巴下一次来访时看见系在床柱上的红线，问起缘由。我母亲做了解释，对巴巴说撒瓦克想来看他。巴巴命令马上把红线拿去，并让她叫撒瓦克来。撒瓦克走进屋时，我可以看出他想叫巴巴注意到红线，但随后发现它不在那里了。我母亲马上解释说巴巴命令取下它。撒瓦克怒视巴巴。我转身看到巴巴面部没有表情，不为这个人的傲慢所动。我不清楚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感到了巴巴的沉默的说服力。

在那之后的这些年，撒瓦克继续偶尔来拜访我母亲。就在我出发去克什米尔之前，他来说他想带她去印度中部的阿杰梅尔（Ajmer），到克瓦迦·木伊努丁·恰示提（Khwaja Muinuddin Chishti）的坟墓治疗，巴巴说后者是位至师。母亲疼痛得很厉害，无法清晰地思考，被撒瓦克的建议弄得更糊涂了。她只有四十八岁，还有三个年幼的儿子需要照看。她问我该怎么办，我温和地告诉她，我们必须只信任巴巴，臣服于他的意愿。听了我的话，母亲显得轻松了，接受了她的命运应完全交到巴巴手中。

第二件有关神秘术的事涉及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这个妇女爱巴巴；然而为了挽救她丈夫的生命，她在绝望中涉入神秘术，甚至在她丈夫活下来之后还继续不止。她声称听见禅吉的声音说：“救救我的巴查。”（巴查是我母亲的名字巴查麦的简称）这个妇女确信她能救我母亲，就请另一个巴巴爱者带我母亲去她那里。当第二个妇女打电话给我讲述整个事情后，我坚定地说：“你看，无论我母亲是死是活，美赫巴巴对于我们唯一的。他知道什么最好。如果巴巴想让我母亲活，她就会活。如果他想让她死，她就会死。我们不希望任何人的任何

干涉。我不打算带我母亲去她那里，所以不要对她提这件事。我们有高之最高，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最好。我们为什么要转向别人？”

巴巴亲自向他的爱者揭示了当时的五位真正至师的身份，有时他甚至指示人们去拜访他们。然而后来，当五个大师都去世后，他下令要他的跟随者停止联系其他的任何大师。1948年，巴巴在马德拉斯（Madras）时，有几个从孟买来陪伴他的爱者问，他们是否可以朝拜拉玛纳·马哈希（Ramana·Maharshi）的墓地（巴巴曾说他已经成道）。巴巴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你们一旦来到我这儿，就不要去其它任何地方。”从那天起，至爱巴巴一再提醒他的爱者不要拜访其他的大师、圣人或古鲁，并且要远离神秘术。

多年之后巴巴问我：“你知道密勒日巴（Milarapa）的故事吗？”我回答说不知道，巴巴就让美媞和玛妮于当天晚上他休息后给我讲整个故事。我下次拜访美拉扎德时，巴巴问：“你读了密勒日巴的故事吗？”我虽然在家中找到了这本书，但一直没有读，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巴巴要我读。回到孟买后，我立刻阅读了《西藏的伟大瑜伽师密勒日巴》。密勒日巴利用咒术报复了毁坏他的家庭的姑母。最后他厌倦了仇恨情感的空虚，从修炼咒术神通转向寻求真理。在完成同意收他为徒的大师给他的任务中，密勒日巴经历了可怕的痛苦。巴巴对我说密勒日巴确实成道了，但他让我读这个故事，是以此为例来说明，一个人不得不怎样努力与受苦才能消除因使用咒术神通给灵魂造成的伤害。

1958年美赫巴巴发布了一本名为“警示（Warning）”的小册子，随后又发布了其它通报。在1966年的警示中巴巴说：“避开那些像多色电光信号一样的大师，他们闪亮又关上，照亮你的世界夜空，又把你留在黑暗里。”然而，即使今天他的一些爱者仍然不顾巴巴的警示，而坚持使用神秘术或咨询其他导师来寻求帮助。这些是非常危险的。巴巴对那些爱他的人强调说：“只要抓住我的衣边。把一切留给我！”

纳瑞曼和我把母亲交给巴巴，启程去克什米尔。我们到达斯利那加（Srinagar）时，道拉特·辛医生（Dr·Daulat Singh，后来参加新生活的满德里之一）来我们的旅店欢迎我们。他告诉我们巴巴曾送给他一块刻有禅吉的墓志铭的大理石板，还有一封信，让他保留着，直到巴巴给他进一步的指示。大理石在道拉特·辛那里将近一年了，就在两天前他收到巴巴的第二封信，让他现在把大理石放置在禅吉的墓上。

纳瑞曼和我知道至爱巴巴一直等着我们两个如此爱禅吉的人，在斯利那加把墓志铭放在他的墓上。我们选择了8月25日，禅吉去世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日，来到巴达密巴戈（Badami Bagh），一个山边的安静小墓地和开满鲜花的可爱花园。我们站在他的墓旁时，我回想起最后一次在火车站见禅吉叔叔时他的悲伤。然后我想起在那天很久之前他曾面带微笑说，他将死于克什米尔。

我们于9月1日回到孟买，我母亲一个月之后去世了。在最后的几周中，她经受了极度的疼痛，因为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巴巴不断询问她的健康状况，不仅安慰着母亲，同时还有我们其余的人。我们无助地看着她，不能做很多来减轻她的痛苦。突然，在她去世之前

三天，她变得非常平静，我感觉到她身体上已不再痛苦了。她微笑着指着房间里不同的地方说：“哦！你们看见巴巴站在那儿吗？”或者她会说：“巴巴在这里。他在我的床边。”看到巴巴在给她解脱，我们分享着她的幸福。

可是第二天她不再看见巴巴，并且显然经历着一种可怕的空无，不能见他的极度痛苦。她不断地催促我们拍电报给巴巴让他回来，乞求道：“叫巴巴来，叫巴巴来。”她会问我们：“他为什么消失了？”这种情感痛苦持续了一整天，甚至比她的肉体痛苦更糟，因为我们丝毫无法相助。我尽力地安慰她说：“母亲，我刚给巴巴发了电报。”但是这只能安抚她五分钟。她想要知道为什么巴巴没有回复，哀求我发第二封电报。“为什么你不乞求巴巴来我这儿？”她会问：“为什么你不恳求巴巴来我这儿？”

第三天她变得十分安静，虚弱得甚至抬不起手，我们不得不把耳朵凑近她的嘴，来听她的微弱声音。她的生命在衰竭。那天晚上我精疲力尽地在她床边睡着了。半夜我听她喊到“巴巴！”我惊醒了，但是我母亲正在沉睡。现在我警惕地坐在她身边。大约早上四点钟的时候，她开始念巴巴的名字，她的声音不再微弱。她重复着：“巴巴！巴巴！”力量之大使我全身震动。她眼睛睁着，然而她什么都看不见。

在这些最后的紧张时刻，家人都很安静地陪在我母亲身边。在她去世前半小时，我叫醒了弟弟们。我让他们坐在她身边并告诉他们：“持续念巴巴的名字，因为母亲要去世了。”我父亲在她面前捧着巴巴的照片让她看，但是很明显她意识不到它或我们的存在。她持续大声地叫了巴巴四十五分钟；然后静静地躺着，在五点钟她悄悄地去了。她做到了巴巴一直让我们做的：“在你的最后一次呼吸中持我的名。”两小时后我父亲承受不住了，我让他哭了几分钟，然后温和地告诉他若是他哭泣，家中其他人也会这样。我乞求他忍住眼泪，我说：“母亲已经到巴巴那里了，她是幸福的。我们必须想着她的幸福。”我让弟弟们想像母亲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巴巴在她身边，向她倾注他的爱。

巴巴解释说，在灵魂割断与浊界的联系之前，它会感受到被抛在身后的亲人们的悲伤并为此牵绊，而正面的念头和感情会帮助灵魂的过渡。因此一个人悲伤时，想着我让弟弟们想像的那种场景是有益的。灵魂与世间生活的分离需要四天时间，巴巴把这段时间比作在下一段旅程开始之前在候车室里的等候。他把死亡比喻成脱下一件旧外衣——当它穿旧时，就是被丢弃的时候了。经历所爱的人的死亡会使我们更接近超然，因为这考验了我们臣服于巴巴的程度，他真正地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母亲去世后，巴巴给我们发电报说：“巴查麦永恒地幸福。”在母亲的葬礼上每个人都很平静；我们没有人掉一滴眼泪，虽然这是三年来我们心中亲人的第三个死亡。我们开始理解死亡只是灵魂旅程中的一个过渡。

我母亲去世六个月后，巴巴召唤我妹妹罗妲（Roda）、纳瑞曼和我去萨塔拉，后来证明这是几个更幸福事件的开端。我们到后不久，巴巴出乎意料地对罗妲说：“我想让你结婚。你心里有中意的男孩吗？”我很惊讶地听到罗妲提到吉姆·密斯特瑞（Jim Mistry）的名字，一位住在达达拉我父母家隔壁的青年。虽然罗妲与吉姆从未经人介绍，但是他们互相注意有

一段时间了。

原来吉姆的一个姐姐认识罗妲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安排罗妲和吉姆见过面。友情发展迅速，吉姆很快就向罗妲求婚。几个月后巴巴再次召唤纳瑞曼和我去萨塔拉时，他问起罗妲和吉姆，我告诉他吉姆已经求婚了。巴巴高兴地赞同，然后说他想让他们在 12 月订婚，也就是下个月。而且，他把一切都留给我来安排！

罗妲对于要吉姆必须在下个月订婚这个前景感到很紧张，因为在印度这么快订婚并不合习俗。再者，订婚通常由双方的家庭来决定。当她和吉姆同我聚在一起商谈这件事时，我们谈着这个或那个事情，然后我告诉吉姆我们是美赫巴巴的跟随者。他说他知道，他清楚地记得十年前他在达达拉火车站看见过巴巴和禅吉叔叔一起。为了说服吉姆订婚要在巴巴指定的时间举行，我用我父亲作为借口，说他将离开去为巴巴做一些工作。尽管实际上他将只是离开两周时间，我让吉姆感到也许要去几个月，并对他说，我父亲觉得他不在家时罗妲继续和一个尚未订婚的男子交往是不合适的。不管怎样，吉姆设法说服了他的家人接受这个主意。订婚办得很简单，两个人当着两家人的面交换了戒指。

几个月之后巴巴又给了我一个挑战：他在 5 月份对我说，他想让吉姆和罗妲在 8 月份结婚。我告诉了罗妲，她再次变得十分紧张，但巴巴已经为订婚解决了所有问题，我知道他同样会为结婚安排好一切。这次我用于解释日子提早的理由是我们的弟弟特姆通于 8 月 2 日去世，我们希望婚礼在那天举行。（在死亡纪念日举行婚礼被认为是吉兆）。不管怎样，在巴巴的帮助下，他家人再次同意了 8 月的日期，尽管他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婚礼。

罗妲和吉姆结婚了，他们度完蜜月就直接去美拉扎德参加巴巴的新居落成典礼。虽然吉姆是新来者，巴巴却允许他同他的亲密跟随者住在美拉巴德。吉姆立刻喜欢上巴巴，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逐渐地非常爱他。

当一年后罗妲和吉姆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巴巴正和我们一起住在阿厦那，他让罗妲在回家前直接把婴儿从医院抱到他这儿。巴巴把一周大的婴儿抱在怀里时，我能够看到他眼中的喜悦。巴巴让罗妲给孩子取名叫默文（Merwan），他自己的名字。两年后，巴巴给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取了名。他通过电话送信说：“以极大的爱给这个孩子起名为弗莱姆罗兹（Framroze）。”又过了两年，第三个儿子萨如希（Sarosh）也是巴巴起的名字。我们虽然经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是当巴巴用这三个可喜的新丁来祝福我们家时，我们也经历了巨大的幸福。

第十二章

……过着平凡的生活，只要爱巴巴。那样你就会拥有
巴巴的爱之帘幕，保护你免受世间的影响。
——美赫巴巴

1943年特姆通去世后，巴巴曾经对我母亲说当纳瑞曼和我有了自己的家时，他会再来孟买。从1947年开始他多次来访阿厦那，带给我们巨大的欢乐。巴巴喜欢阿厦那。他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公寓时，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赞赏着家具和窗帘，他还让我打开所有的壁橱。他尤其欣赏纳瑞曼挂衣服的大衣柜。他第二次来访时带古斯塔吉(Gustadji)参观公寓，巴巴向他展示每个房间，我跟着他们两个很是有趣。当然，巴巴指出纳瑞曼的衣柜，衬衫挂在一边，西服和领带挂在另一边。古斯塔吉以前从没见过衣服这样的挂法，因为他一直把衣物放在箱子里。古斯塔吉按照巴巴的命令已经保持了很多年的沉默，他们一边看纳瑞曼的衣服，一边用手势交谈。当他们发现特别欣赏的东西时，他们的面部尤其是眼睛表情极其生动。他们的丰富和充满生气的个性让我想到两个热心的孩子，天真纯洁，你来我往地打着手势，看着他们共同的喜悦真是一种快乐。

巴巴的访问没有规律。他也许来一天，一周或两周；有一次他住了整整一个月。巴巴总是由一些男满德里伴随，他还经常带着亲爱的美嬉和女子们。他的计划可能包括在阿厦那与满德里、家人和亲近者的简单聚会，私人会见，公众达善和演唱，或者在公共礼堂的较大的达善和更复杂的音乐节目。通常巴巴会在我们的公寓给大约二十至三十人达善，但是有两次他向大群的人敞开阿厦那，其中一次约两千人。巴巴还来孟买联系玛司特，或者只是转乘火车经孟买去印度其它地方；在那些时候他除了我们不会见任何人。有两次巴巴甚至特地来看板球比赛（世界锦标赛），一次印度对澳大利亚，另一次印度对西印度群岛。作为人他喜爱板球，但作为神他则通过大群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同一个焦点上来做他的工作。

新认识巴巴的人有时会因他的幽默感而吃惊。有一次巴巴的一位满德里的女儿想把她的男朋友介绍给巴巴。她已经向他解释过美赫巴巴是谁，也许这让他期待着某种灵性语录。我弟弟的一个善于唱滑稽歌曲的朋友也在那里。这对人来到时，巴巴马上转向我弟弟的朋友要他唱歌。我不知道新来者会怎么想；他也许曾期望巴巴给每个人开示，却发现他因轻松可笑的歌曲大笑。

巴巴喜爱音乐。有一天晚上他正要就寝时，大概九点钟，他听到有人在唱歌，就打手势说：“这是副好嗓子。是收音机吗？”我说：“不是，巴巴。是街头歌者。”他让我请这个歌者在第二天中午来，于是我走到街上做了安排。这个唱英文的基督徒歌者第二天来了。他告诉巴巴他刚刚学了一首题为“他”的新歌，并打算在圣诞节第一次演唱。不过他在那时就

为巴巴演唱了。下一次巴巴带女子们来孟买，他再次把歌者召过来，以便让她们听。

由于巴巴喜爱“跳起比根舞”这首歌，所以我在阿厦那一直把唱片保存在手边，这样他何时想听我都可以为他播放。有一次听完这首歌，巴巴评论道：“‘跳起比根舞’让我想起无始之始。”后来他指示满德里在他离开肉身，他的身体被放置于墓穴里以后，要在他的三摩地播放“跳起比根舞”。

每次巴巴来阿厦那，我们既见证他的神圣临在又见证他的活生生的人性，这让我们感到很受祝福。他的一次早期访问是我最甜蜜的回忆之一，那次他由大阿迪、古斯塔吉和尼鲁医生伴随。巴巴让他们三个去美赫吉（Meherjee）家过夜——后者那时住在孟买，却不让他们任何一个与他住在公寓里。大家都很吃惊，因为巴巴睡眠时无守夜人是不寻常的。巴巴让纳瑞曼和我去睡，他不让纳瑞曼在他房间守夜，反而亲切地问我们在客房里睡是否舒服，甚至提出自己睡那里，把我们总是为巴巴保留的卧室还给我们。我们被他爱的关怀所感动，但向他保证我们现在的地方很好。

我在第二天早上五点醒了，这时巴巴悄悄看了看纳瑞曼和我睡的房间。我坐在床上，问巴巴是否应为他准备茶。他给我一个甜甜的微笑，让我继续睡觉。十五分钟后，巴巴又来悄悄看了一下，打手势说他现在想要茶水。这种短暂的个人时刻充满了巴巴的神圣之爱，尽管他的方式令人喜悦地充满人性。

巴巴富于人性的简单反应的例子在记忆中尤为突出。纳瑞曼的外婆从卡拉奇来访，她非常想见巴巴。虽然巴巴那时不见任何人或给予达善，但他让纳瑞曼把她带到我们的公寓。我开门时巴巴和我一起站在门口，他拥抱了她。外婆很瘦小，站在门口看不清巴巴，于是她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客厅窗前。她走近窗户时，抬头盯着他看。巴巴非常愉快地微笑着，好像他刚遇见个小孩子。她的行为让他感到有趣。外婆的脸上表现出极大的满足，好像在说：“现在我知道您长得什么样了。”

至爱巴巴在每个人的层面上跟他或她讲话；对小孩他是个小孩，对哲学家他是个哲学家。他按每个人的个别需要给予。有一次巴巴在我们的客厅给成千入达善，这时有位中央政府大臣到了，他非常迷恋灵性追求的智力方面。在印度有个重要的习俗，在进入寺庙、清真寺或来到一个灵性大师跟前都要脱鞋子，因此自然地这个大臣在进巴巴所在的房间前脱掉了拖鞋。当他走近达善时，巴巴问他：“为什么你要脱掉鞋子？我也在你的鞋子里。”巴巴简单的话一定是向这个人指出，真正的灵性所涉及的要超过仪式，神在万人万物里。对神最重要的是心灵的爱的回应，而不是头脑。

在巴巴所选择的简单生活中，我们最强烈地看到巴巴的人性方面——吃米饭和豆糊，穿着朴素的衣服，乘印度拥挤的火车三等车厢旅行。有一次巴巴和一些满德里乘火车来孟买，大阿迪从阿美纳伽开汽车来接他们，并带他们回美拉扎德。纳瑞曼和巴巴在一起，我独自在家等他们到达。一场前所未闻的飓风袭击了孟买，将大树连根拔起，在一些地区造成水灾，巴巴和满德里在四十英里外搁浅。铁路被水淹，他们的火车不得不等洪水退后再继续前进。

电话线路也断了，因此他们无法跟我联系。巴巴和满德里在超载拥挤的三等车厢呆了二十四小时，没有食物。虽然埃瑞奇很聪明地设法收集了从蒸汽机滴下来的开水给巴巴做茶，然而美赫巴巴，神人，却同火车上其余每个人一样承受着不适。

无论环境使巴巴显现怎样具有人性，但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他还是神。在他的一次来访中，我感到身体不适，他让我在睡觉前吃一片阿司匹林。巴巴已经休息了，一位满德里在守夜。埃瑞奇、纳瑞曼和我在与巴巴卧室相连的餐厅聊天。突然我想起巴巴让我服用阿司匹林的命令，但是发现我没有这种药，而且巴巴和我们住时，他不让我没经他的允许而离开房子。我不想打扰他，但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埃瑞奇想起他有一些阿司匹林放在巴巴卧室的药包里。他脱掉鞋子，悄悄地进去，踮着脚尖穿过巴巴的房间，打开他的药包拿到阿司匹林。他走到门口时，听到巴巴的鼾声，一个念头闪过：“即使在神的家里，你也能偷东西。”就在这时巴巴打响指问：“你在做什么？”埃瑞奇解释了阿司匹林的事，巴巴点点头，转身继续睡觉。埃瑞奇关上身后的门，把阿司匹林递给我，并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被提醒到，没有什么事情能逃过巴巴的注视。连一片叶子的颤动他都知道。

有个特别感人的事件，显示了巴巴的无所不能和慈悲，它涉及到一位有烦恼的寡妇。巴巴叫她和他一起在孟买爱者社区的其他几个女子来阿厦那参加达善。巴巴让我留在他身边，他一次会见一个女子，拥抱她们，然后给她们机会跟他交谈。一位女子用沉重的声音告诉巴巴，她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承受的可怕痛苦。她在梦中和整个白天，不可取的情感和粗俗的念头会来困扰她。她为之感到窒息，愧疚与折磨，因为她是个很受尊敬的女子，忠诚的妻子和两个成年孩子的母亲。她含泪问巴巴该怎么办，巴巴说：“持我的名。”她告诉巴巴她一直在持他的名，但这些念头坚持不去。巴巴让她不要担心，无论念头何时出现，都要继续念他的名，哪怕是机械性的。“持我的名就像是一面蚊帐，”他解释说：“蚊子在外面嗡嗡叫，但它们咬不到你。念头会逐渐走开。”

即使巴巴身体不和我们一起在阿厦那时，他也使我们感到他的在。一天夜里纳瑞曼和我在熟睡中，我突然醒了。我受驱使立刻起床去检查放在巴巴照片前的油灯，照片是他在纳瑞曼和我婚礼那天送给我们的。这种驱使极为紧迫，我甚至没穿拖鞋就光脚跑向客房。我一经过门道，就感到热量从地板下传来。我怀疑是电线短路，就直接走到主电闸关上它。在此之前我从未不穿鞋在房间里走动过，但如果我迟疑一下穿上它，就不会感觉到热量，房子肯定会着火。第二天我们叫来电工，他在隐蔽的电线中查出了问题并修好故障。巴巴救了我们；他促使我去他照片那里，是他的又一个持续的关爱保护。

第十三章

神圣意志所规定的一切必将发生，
如果我是你们所相信的神圣化身，那么
我最不可能做的就是避免它。
——美赫巴巴

1944年4月，我们搬进阿厦那的一年之前，巴巴带美嫻、玛妮、美茹和玛格丽特住在美拉扎德，这是一所新购买的住宅，在美拉巴德西北部约十五英里远。一个月后巴巴叫娜佳，然后叫瓦露加入。原来的农舍是匆忙建成的临时小建筑，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巴巴让美嫻按照她的要求设计修改扩建方案。之后他让人把农舍拆掉，并建起现今的两层房屋以代替临时住房。

新房准备好后，巴巴从美拉巴德、阿美纳伽、普纳和孟买邀请亲近爱者来暖屋庆贺。前门上是一把为这个场合特制的银锁和钥匙。锁上写着“美赫”和“1948年8月27日”几个字。每个人都聚集在房前，巴巴转动银钥匙，打开锁，跨过门槛，从而正式迁入新家。之后男人们去男子那边吃午饭，我们女子在花园里用餐。

一年后巴巴向全世界发出通知，要求他的弟子在7月份保持沉默一个月，同时他从6月的最后一周到7月31日在旧蓝车里闭关四十天。巴巴叫纳瑞曼和我在美拉扎德度过这段时间。我们在巴巴的氛围中保持沉默相对容易，但是对那些努力在世间工作并遵循日常生活的人来说，他的命令就困难多了。在孟买我父亲和娜格丝不得不在完全沉默中治家、购物及处理所有的日常杂务。对于我妹妹罗妲尤其困难，她要一言不发地照看她的一个半月大的孩子默文、丈夫吉姆和上年纪的公公。但是最重要的是服从巴巴。

我的三个弟弟呼玛、达拉和诺泽都是十几岁，还在上学，但他们在沉默的这个月呆在家里。他们太年轻，自然在家里闲不住，于是他们出去看电影，跟朋友们打曲棍球和踢足球等。最初他们的朋友们笑话他们，但是当他们的意识到我的弟弟们对于保持沉默是多么严肃时，他们开始尊重并欣赏他们能做这样困难的事情，并特地帮助他们。

一天晚上诺泽和达拉决定去看晚场电影，半夜电影结束后，他们匆忙去火车站赶最后一班车回家。当乘务员来检票时，诺泽发现他的钱包被偷了，里面放着车票、钱、本子和笔。男孩们不能写纸条，只能疯狂地来回打手势，试图通过手势向乘务员解释所发生的事儿。一开始乘务员认为他们想逃票，并威胁要把他们带到站长那里，但是，当他看着他们奋力与他沟通时，他一定是对这些相貌俊秀、穿着得体的男孩们心生怜悯。他大声说：“真遗憾：两个男孩都是哑巴。”于是让他们走了。

听到这个故事，我想起巴巴命令住在美拉扎德的女满德里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保持沉

默的那一段时期。在孟买的娜格丝和我也接到同样的命令。我们经常在周日晚上看电影，电影在六点半开始，因此我们不断地在大厅里遇到朋友们，她们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们不同她们说话。

跟美拉扎德的居民一起保持沉默是十分不同的体验。随着我们默默地做着日常杂务，平静遍及了那个月的每一分钟。我不是永久性地住在那里，而没有固定的职责，因此美媞给了我花园浇水的工作，还有裁剪并缝制碎布，做拼图被子。四十天结束时，巴巴把在美拉巴德和阿美纳伽的所有满德里叫到美拉扎德，在8月1日他结束闭关时打破沉默。我们所有人都聚集在蓝车旁，在那里巴巴让四个满德里朗诵琐罗亚斯德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祈祷文，然后我们都用自己的语言念“阿门”来打破沉默。祈祷文之后我们女子跟巴巴一起去主房那边。保持沉默的这个月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包括结束的那一刻。一整天我都感到喜悦，走路时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地面之上漂浮。

当巴巴从一次长期闭关出来后，他通常想换一下环境。在那四十天结束后他让我给阿露医生写信，她曾经邀请巴巴愿意时随时可以住在她在盘齐伽尼租赁的房子里。巴巴让她在8月的第二周把房舍准备好，以便他去那里休息五六天。他还说除了阿露本人他不希望其他人在那儿。因为是雨季，人们通常不会在一年中的那个时候去盘齐伽尼，所以农舍关着，为了巴巴居住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尽管如此，阿露很开心。她请我妹妹娜格丝和巴巴的另一个爱者迪娜·塔拉提(Dina Talati)帮助清扫房舍。同时巴巴派我跟将要启程回美国的伊丽莎白·帕特森与诺芮娜·马查贝利一起回孟买，并指示我在他预计到达的那天到盘齐伽尼。他从美拉扎德带了美媞、玛妮、高荷和美茹去萨塔拉住了几天，然后突然来访盘齐伽尼。阿露看到巴巴和女子们在汽车里，她异常惊慌，叫娜格丝和迪娜藏起来，因为巴巴说过他不想见其他任何人。巴巴看到房舍的状况，问阿露：“你能在两天之内把一切准备好了吗？”阿露向他保证会的。巴巴问：“你一个人怎么做到这一切？”阿露不得不赶忙地承认娜格丝和迪娜在那里帮忙。巴巴眼里闪烁，问她们在哪里。阿露说她们藏起来了，巴巴让她去叫她们。当她们紧张地从房舍后面的藏身处出来后，巴巴拥抱了她们，并说娜格丝和迪娜可以留下，即使在他和女子们搬进来之后。巴巴回到萨塔拉，当他两天后返回盘齐伽尼时，一切都就绪了，十分整洁舒适。

纳瑞曼把我送上开往盘齐伽尼的火车后，回到家发现刚从巴巴那里发来的电报，说：“叫卡曼玛西(Kharman masi)和安娜瓦丝一起来。”卡曼玛西是巴巴的亲近爱者，曾在埃舍生活过，有时甚至跟美媞住在一个房间。纳瑞曼直接去她家，把她送上下一趟火车。我到后，还没有进门巴巴就问我：“卡曼玛西呢？”我感到茫然，因为我不知道电报的事。她在我之后几个小时到达，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从孟买来的五个人被允许在盘齐伽尼和巴巴一起度过全部时间。

整个假期巴巴的心情都很好。我们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山间空气中跟巴巴一起散步，其乐无穷地跟他一起做游戏。其中一个游戏，巴巴会向我们出示他的字母板并让我们猜一个数字。

然后他会从餐桌上拿走某件东西，比如一只糖碗，作为奖励把它送给猜对的人。阿露医生为巴巴买了一套新茶具，我们在那里的最后一天玩这个游戏时，巴巴把这套茶具给我们做奖品。我得到了一只可爱的蓝色果盘和白色的奶油壶，每一件都很珍贵，因为是巴巴亲手给的。

这些天当然是一次优待，但也是一次严肃训练。巴巴经常引用至师卡比尔（Kabir）和图克拉姆（Tukaram）的话。我尤其记得卡比尔说：“担忧吞噬每个人。担忧是所有人的大师。但是那些吞下担忧的人，他们成为苦行僧。”他还说：“大师自愿给予时，他的给予就像牛奶。要求大师给予时，他的给予就像水。但强迫大师给予时，就像是从他身上榨取血液。”巴巴还评论了服从与臣服的重要性，并引用图克拉姆的话：“你与生俱来的天性伴随着你；它不会改变。”即使图克拉姆成为至师后，他还继续唱巴赞，因为那是他的天性。巴巴说：“你与生俱来的本性会保留下来，但是你可以通过服从与臣服于神来修改它。”

一天我在卧室，其他人与巴巴一起在阳台上，他无意中听到我在哼唱一首印地歌曲。巴巴唤我过去说：“我想让你给我唱那首歌。”我愣了一下，但是巴巴让我唱，于是我唱到：

要小心，哦行者。要十分谨慎。

路程艰险；赶快穿越道路。

因为你现在行走的地方，道路很滑。

愿你不要也跌倒并陷入流沙。

巴巴显然想让我们所有人听到这些话。随后的年间他将会给这一小组孟买的女子很多经常是困难苛刻的命令，就是在盘齐伽尼他为了将来的目标把我们的心的心连在一起。

我对发生在这次假期的一件事记忆生动。阿露的房舍有两间大房子和一个封闭的长阳台，阳台上搭有倾斜的锡皮顶。巴巴睡在一个房间，美婣、玛妮和高荷在另一间，我们其余人在阳台上。一天晚上我们突然被吵醒，听见好像有一个巨石撞击锡皮顶，滚落下来，砰的一声落到地上。然后我们听到时钟敲到午夜。我们知道不能打扰巴巴，就互相低声交谈着可能会发生的什么。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正在守夜的埃瑞奇跟巴巴说话，于是我们都继续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们寻找石头，但是什么都没找到。巴巴没有解释这件事，但是这让我想起1942年在罗纳乌拉（Lonavla）发生的事，那时我们曾被一个鬼魂骚扰。我们知道巴巴经常住在有鬼魂出没的地方，以便释放他们，让他们获得人身。

当巴巴和女子们从盘齐伽尼返回美拉扎德时，我们五个人回到孟买。就在几天之后巴巴扔下了一颗炸弹，刺痛了我们的心：1949年8月15日，他宣布了他称之为新生活的计划。他描述说他将要离开，不再回来，任何人都不会再见到他了。我们感到完了。再也见不到至爱巴巴，这个念头令人无法忍受。他一直在训练我们臣服于他的任何决定，但是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严峻考验。新生活两个月后就要开始。巴巴指名让美婣、玛妮、高荷和美茹等女子伴随他，但是男子们都有权选择跟随他或是留下。在新生活中伴随巴巴意味着要遵守很多

规定守则，有些人感到不能在这种严厉的条件下生活，因而谢绝了加入他的机会。

有大量的安排要做。巴巴指定四个亲近爱者：纳瑞曼、美赫吉、萨如希·伊朗尼 (Sarosh Irani) 和吉奥·科罗瓦拉 (Jal Kerawalla) 作为他的安置人员。在巴巴开始新生活的前后，每个人必须照管一些事务。在那两个月期间纳瑞曼几乎每周都必须去美拉巴德开会，因为有很多细节要处理。除了最基本的用品，巴巴要放弃家里的一切，因此他把所有东西都交给美赫吉卖掉。巴巴不想在他的名下拥有任何财物，下美拉巴德就转到美赫吉的名下。上美拉巴德已经在萨如希的名下，继续保持如此，美拉扎德则转到纳瑞曼名下。连同转交的文件，巴巴还把打开房子的银锁和钥匙交给纳瑞曼。

每个人都处于震惊之中。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为了取悦巴巴，我们都努力在外表保持镇静，表现得好像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一些女子被送到普纳跟杰萨瓦拉 (Jessawalla, 埃瑞奇的父母) 一家住，一些将去孟买与美赫吉家住，娜佳和恺悌将跟纳瑞曼和我一起生活。就在离开以开始新生活之前，巴巴和女子们玩了一场重要的猜字谜游戏。他安排她们分成一组三人，每一组表演她们选择的一个书名。一年前巴巴曾特意派美媞和女子们来孟买看电影“随风而逝” (Gone with the wind, 又译为“飘”)，巴巴和美媞的这一组表演了这个题目。我们都明白他们这个选择的含义，因为它说出了巴巴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切都确实是“随风而逝”了。

10月16日巴巴和他的同伴们开始了新生活。有关巴巴的第一个消息三个月后才传来，那时他们与选择留下的帕椎取得联系，让他把一辆小牛车送到当时他们所在的地方。两个满德里成员被派到指定的地点见帕椎并接受了牛车。巴巴让他们向帕椎讲述了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所发生的一切；帕椎之后与在孟买的我们联系上，与我们分享了故事。我们都急切地接收着有关我们至爱的每一个字。

后来，进入新生活八个月后，巴巴给纳瑞曼和我发函，告诉我们他将在9月份来孟买，并要我们找一座男女可分开住的房子。我们立刻开始寻找，阿露医生发现一座后来证明很完美的房子，它属于一家七兄妹，他们为地产卷入纷争。房子被锁起来，在官司中，但阿露医生非常坚持，亲自逐个恳求那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把房子租给我们。她解释说她的爷爷身体不好，要带他的大家庭来孟买养病一个月。她甚至同他们的律师谈了。尽管这家人很不情愿，但由于阿露的坚持，他们最后同意免费提供大院，因为收租金会导致法律纠纷的复杂化。巴巴显然转动了钥匙。

当巴巴来到这座位于孟买的马黑姆 (Mahim) 区的房子居住时，我们得到严格的命令，不能试图见他或任何一个满德里。但允许我们给他们提供食物。房子里有个大厅，他们可以打羽毛球，我们送来羽毛球和乒乓球用具，这样巴巴可以和他的同伴们打球。他离开后房子还剩几天到租期，于是我们全家和其他一些巴巴爱者住进房子，以便享受巴巴临在的氛围。在经历过我们的苦恼之后，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再与巴巴取得联系，这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礼物。

由于在新生活期间我们不能见巴巴，甚至不能给他写信，因此纳瑞曼和我计划在 1951 年 7 月到 10 月去欧洲旅行。在 6 月纳瑞曼收到一封最出乎意料来自巴巴的信，他在海德拉巴德，召纳瑞曼去他那里。纳瑞曼和我非常激动，因为巴巴当初说过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当纳瑞曼告诉巴巴我们将于 7 月赴欧洲度假时，巴巴问纳瑞曼是否能在 10 月份来同他和其他几个人开一次会议。我们该怎么做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巴巴让纳瑞曼选择，但我们决不会错过与他共处的每个机会，我们立刻缩短了旅行，以便在 10 月之前回来。没有什么比跟巴巴在一起更重要的了。

我们的旅行很开心，特别是会见巴巴的欧洲爱者和参观巴巴去过的地方，比如威尼斯的圣马克大教堂，法国的戛纳和瑞士的弗轮福尔（FallenFluh）。我尤其被欧洲的大教堂和长方形教堂所感动，特别是在意大利，我记得比萨的一个小教堂，里面有一个耶稣的大壁画，他的肖像与巴巴极为相像。我们参观了梵蒂冈和圣彼得大教堂，当我看到米开朗琪罗雕刻的“哀悼基督”（Pietà，圣母玛丽亚悲痛地抱着耶稣遗体的雕像），我的心仿佛被箭所刺穿。在圣彼得大教堂的游览结束后，我告诉纳瑞曼我想在雕像前再站一会儿。我无法从玛丽亚抱着她至爱儿子的雕像上移开视线，经历了她所经受的深刻痛苦。尽管我一生都和巴巴在一起，并且知道耶稣和美赫巴巴是同一个，但在欧洲伴随我的经常是耶稣的临在。

10 月我们回到孟买，纳瑞曼按计划去海德拉巴德伴随巴巴。1951 年底巴巴召我们两个先去马哈巴里什瓦，之后不久去美拉扎德。令我们十分惊讶的是，在那年年底巴巴走出了新生活。为了强调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巴巴做了如下的特别声明：

这个新生活是无止境的，即使在我的肉体死后，它也将因这样的人而永不止息：他们将在生活中彻底放弃虚假、谎言、仇恨、嗔怒、贪婪和淫欲；为了做到这一切，他们不放纵于淫欲、不伤害任何人、不背后中伤、不追求财富和权势；他们不接受膜拜，既不垂涎荣耀也不躲避耻辱，不惧怕任何人和任何事；他们将彻底地完全信靠神，纯粹为了爱而爱神；他们相信爱神者，相信显现之事实，却不期冀任何灵性的或物质的酬报；他们不放弃真理，不因灾难而伤心，而是以百分之百的快活心情，勇敢并全心全意地面对一切的艰难困苦，并且丝毫不看重种性、教条和宗教仪式。

即使没有一个人过新生活，新生活也将永远自续下去。

新生活之后巴巴的健康开始逐渐下降。虽然巴巴希望他的爱者知道他的身体问题，但是邓肯医生考虑到他们不会理解神作为人的痛苦，因此没有告知他们。只有巴巴知道每一个人将很快知道的事情：他的即将来临并将持续余生的巨大肉体痛苦。

1952 年巴巴计划同美婄、玛妮、高荷、美茹、拉诺、吉蒂和一些男满德里访问美国，但是他似乎对这次旅行的前景并不开心。伊丽莎白在诺芮娜的协助下已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默土海滨成功地得到一大片地，她们按照巴巴的详细指示建成了美赫灵性中心。伊丽莎白已

经邀请巴巴和满德里去默土海滨正式为中心开幕。在行程的几个月前巴巴给伊丽莎白发电报说他不去；然后几天后，他又会发出另一个电报说他将去。那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巴巴不断地改变他的计划，但是我们后来明白了他为什么这样。

巴巴预订在4月18日从印度启程，他于4月1日来孟买同美婣和其他伴随他旅行的人住在阿厦那。几天之后，那段时间巴巴明显地不安宁，他告诉纳瑞曼和萨如希他感到不舒服，想在别的地方住。有很多社会关系的萨如希费了很大劲儿才在孟买的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郊区班德拉（Bandra）找到一个小公寓。美婣、玛妮、高荷、美茹、埃瑞奇、尼鲁医生和我同巴巴一起去住在班德拉的公寓里。我们于上午到达，一整天巴巴都感到不舒服。他在晚上七点休息，但是被当地的车辆声打扰，想把他的床搬到另一间房间。那天夜里巴巴三次让人把他的床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最终要求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巴巴起床后，他的脸色苍白，憔悴疲倦。他对我们说他度过了此生最糟糕的一夜，他的受难之夜，我们意识到那天是受难日（Good Friday），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早餐后巴巴想回到我们的公寓，但在那里他的痛苦继续着。他实际上恳求我们带他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严厉地告诉纳瑞曼和萨如希：“你们不知道我在经受着多大的痛苦。你们不关心我！你们没有为我找一个僻静之处。”两天后萨如希找到一个僻静的小房子，位于三十五英里外的海滨，在那里周围没有人打扰巴巴。我们在那里与他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他的不安情绪过去了。

一天我们海滩上散步时，把脚浸在海水里，巴巴问我：“你游泳吗？”我回答：“不会，巴巴。您给我命令不要游泳。”巴巴然后问：“我给过你其它命令吗？”我说：“是的。您还给我命令不要开车和不要学西塔琴。”巴巴微笑道：“从现在起你可以游泳了。”有人说：“巴巴，既然您解除了不让安娜瓦丝游泳的命令，那为什么不让她也开车呢？”我保持沉默。我绝不会要求巴巴拿走任何命令，也不喜欢其他人要求。巴巴点头回应了这个问题，似乎表示我可以学开车，但他的回答似乎不是全心全意的。

在那些日子里巴巴经常独自沿着海滩从一头走到另一头。我记得一天傍晚日落时望着他，他的美使我无法呼吸。他迈着优美的阔步，他的头发飘扬着，他的长袍随风摆动着，此时大海在落日余辉中闪着粼粼波光。这一刻恍若仙境，我珍藏着这最后一次望着至爱巴巴如此自由地行走的记忆。

几天后我们回到阿厦那时，巴巴看起来休息得不错，他和满德里不久就登上飞机，前往美国。5月25日，我们被电报中的消息惊呆了，巴巴在乘汽车穿越美国时遇到了车祸。第二天孟买的报纸刊登了这件事，提到美婣严重受伤。巴巴和他的至爱在经受痛苦，而他们离得那么远，我们除了等待不能做任何事。有两天时间我们不知道他们受伤的程度——甚至不知道亲爱的美婣是否还活着。我们一封接一封地发越洋电报，焦急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直到萨如希的第二封电报到来，告诉我们巴巴、美婣和其他人正在接受很好的医疗。

经过两个月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去机场迎接从西方返回的巴巴、美婣和其他人。巴巴

曾对我说过，无论何时美婳和我在一起时都要靠近她，现在这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于是我拥抱了她并坐在她身边，一边等待着巴巴从飞机上被送下来。她前额上的伤疤很明显，她的脸看上去紧张而受苦；我看得出她很受震动。我感觉美婳没有心情交谈，就没有提问。后来她对我说，她感激我没有询问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从未讨论过这次事故。

虽然在整个这次严峻考验中她始终有意识，但是出于慈悲，巴巴似乎抹去了她对事故和他们住院的记忆。然而，美婳的伤对她的影响很深。在过去她能够回忆起最微小的细节，但是现在有时她要花很大力气才想起一些具体事件。在他们回程的路上，高荷曾经在伦敦安排把美婳的 X 光照片给最好的脑科专家看，他看过后说，受这种伤的人不可能活下来。美婳的伤本是致命的，但是巴巴让他的至爱活了下来。他后来说美婳通过在事故中承受损伤而帮助了他的宇宙工作。

最后当至爱巴巴被人从飞机上送下来后，我们只是简单地合掌迎接他，他被汽车直接送往美拉扎德。看到他不能走路，被一张椅子抬着，手和腿打着石膏，让人心碎。他的鼻隔膜也断了，影响到他俊美的脸。在这次事故很多年前，巴巴曾说过：“我的鲜血将洒在美国的土壤上。”在机场看到他，让我想起了这些话。

第十四章

比爱更伟大的是服从。

——美赫巴巴

50年代早期在阿厦那是繁忙活动的时期，此时的生活清晰地反映了巴巴在我们结婚前给我的神示第二幕。纳瑞曼和我就好像一只脚在埃舍另一只脚在世间。我们知道巴巴和满德里的密切活动，同时过着普通的生活，做生意、跳舞、参加家庭聚会。然而因为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巴巴，我们对这些活动保持超然，总是准备好随时回应他的召唤。我们把阿厦那作为舞台，扮演着巴巴给我们的角色。

巴巴使我们得到这个公寓的最后细节也发生在这个期间。有五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先前租赁者的名下租住阿厦那，因为租用权没有户主签名不能转给我们，而他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他1950年回到孟买并搬进相邻的住宅后，定期地通知我们搬出公寓，但是在法律上他不能强迫我们出去。1952年纳瑞曼的直觉促使他在圣诞节送给户主一大束鲜花和蛋糕。他深深被礼物所感动，亲自来感谢我们，对我们说他已经决定把租用权转到我们名下——巴巴的沉默工作的又一个例子。他和妻子最终来阿厦那达善巴巴，开始爱巴巴，甚至在未被邀请时，一看见巴巴到来或要离开，他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门口。

美婣有一次建议巴巴说既然他们这样频繁地来孟买，我们应该得到一个大的公寓，但是他告诉我们不要离开阿厦那，并继续把我们家用作他的基地。他要纳瑞曼和我，还有来达善的人，执行他的命令，这要求完全的服从。当巴巴和他的满德里预定来我们家时，我通常会提前两三个小时把一切准备好，包括食物。有一次巴巴预定将在中午到，食物在我父亲家由我妹妹娜格丝、罗妲和其他几个妇女做。我告诉她们在上午十点准备好午饭，但是问题一个接一个出现，食物不能按时送到。我感到慌乱，担心巴巴会提早来，而这恰恰发生了；他于十点到达。巴巴首先拥抱纳瑞曼和我之后，通常会坐下来和我们交谈半小时或更长时间，要食物之前喝些饮料。然而这一次他一进门，还未拥抱我们就说：“我饿了。”我想躲藏起来。我羞怯地说：“巴巴，食物还未到。”巴巴问：“什么？你不知道我的十二点意味着十点吗？”之后每过五分钟他就会问我食物的事。我越来越紧张，使劲倾听表示食物送到的汽车喇叭声。最后在十一点，我弟弟呼玛带着食物来了，但我一直不住地担心，那时我已很神经质了。通过这样的事件，巴巴在告诉我们永远把他放在心里，并且尽最大努力满足他的每一个需要。

巴巴通常会告诉纳瑞曼和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在孟买，甚至我们的家人。尽管我们悄无声息，但有时当他结束“秘密”访问离开阿厦那后，其他人会知道他和我们一起住过。电话会响起来，我们不得不简单地否认巴巴曾在孟买。有一次我不得不将巴巴的访问瞒着小姑，

她弟弟看见巴巴在我们的汽车里。

巴巴在我们家时这样的情形也会发生。一次他正吃午饭，门铃响了，我透过窥视孔看是谁。外面站着卡曼玛西，她只是来看我，我没有开门就跑去告诉巴巴那是谁。他指示我把她送走，但不要提他在这里。卡曼玛西是很亲近的朋友，对我几乎像母亲，并且是巴巴的亲密爱者之一。我不知道怎样不让她进来，又不让她知道巴巴在隔壁房间！我犹豫了几秒，努力想着该说什么，才能既执行巴巴的命令又不伤害她的感情。这时巴巴对我微笑着说，可以让她知道他在这里，但他不见任何人，她必须离开。想像一下我告诉她时，她脸上的震惊表情。巴巴离她只有几英尺远，却不允许她甚至瞥他一眼。她静静地离开了，但她刚走出院子，巴巴就目光闪烁地问我是否认为她会难过。我说：“是的，巴巴”，他让我把她叫回来，于是我跑下楼梯追上她。卡曼玛西和我一起回来，双手合十默默地站在巴巴面前。巴巴让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他在阿厦那。她微笑着离开，很高兴能有这个意想不到的优待，见到她的至爱。

全知的巴巴试图通过他的命令，把我们从命运的自然进程中拯救出来，这给我们机会去服从他，而不是听从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执著。巴巴一再地告诉我们，机会错过便永远失去，一个特殊的事件戏剧性地说明了这个真理。1953年2月，巴巴让加百列·帕斯卡（Gabriel Pascal），一位以制作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戏剧而著名的导演，来印度参加巴巴的南方安得拉邦（Andhra）之行。帕斯卡曾于1930年代在欧洲见过巴巴，他深爱巴巴，从第一次会面他就表达了想出品一部有关巴巴的电影的愿望。他许诺来安得拉，说他将带来宽银幕电影设备，以便在达善活动中为巴巴拍摄。印度航空在孟买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询问巴巴的日程安排，因为帕斯卡要包租一架飞机，这样无论巴巴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见他。当帕斯卡因某种原因没能来印度时，巴巴神情黯然。四个月后，我在美拉扎德跟巴巴一起吃午餐时，来电报说加百列·帕斯卡去世了。巴巴静静地停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帕斯卡在我让他来的时间来，他就不会死了。”帕斯卡被他的命运所牵引，没能听从巴巴的命令；他没有意识到这本会改变他的生命进程。

通过别人的不幸，我可以经常看到对我们自己说不能的困难，以及坚持走我们自己的无明路的不幸结果。1953年11月，按照巴巴的命令，我和另外几个孟买妇女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沉默。在我们开始的当天，巴巴在我们的公寓给几个特选的人达善。我获准只能跟巴巴说话，他给出非常严格的指示，任何一个来达善的人都不能问他任何事情。每个人都被告知了这个命令。随着人们开始到来，一位母亲和女儿走近我，说她们想问巴巴某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急忙写纸条提醒她们注意巴巴的命令。她们坚持着，于是我再次强调她们不能问巴巴任何问题，但是当轮到她们达善时，她们试图让巴巴允许她们做某件事情。巴巴断然地说：“不行！”她们仍然坚持，试图得到同意，巴巴再次坚定地告诉她们不要做她们想做的事情。当她们继续恳求他时，巴巴变得很烦，以至于让所有的人都离开房间，说他头疼得厉害。过了五分钟他把那家人叫进来，最后告诉她们可以做她们想做的事情。巴巴看上去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悲哀。

一年之后，巴巴再次来孟买住在我们的公寓，他下了一项特别命令，谁都不可以见他。有人出乎意料地敲响了房门，我发现那家人的女儿站在那儿。我走出去，在身后关上门，以便不让巴巴知道，并提醒她任何人都不许见巴巴。她坚持说事情很紧急，她母亲派她来问巴巴某个事情。我恳求她离开。正当这时巴巴击掌，我走回房间。他问谁在门外，强调说谁都不能见他。我说：“对不起，巴巴。每个人都知道您的命令，我正尽力让这个女子走。”使我惊讶的是巴巴让我叫她进来，并允许她提问。他的回答是个特别指示，她很高兴地离开了，显然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违背了巴巴。她离开一会儿之后，巴巴对我说：“我告诉过你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保持沉默——我无话可说。巴巴脸上的不悦是明显的。这家人不但再一次违背了巴巴的一般命令，而且我后来得知那位母亲也没有执行他给她女儿的指示。

很多年后巴巴让我访问孟买的几个家庭。我要亲自去他们家并得到他们对巴巴的一项特别命令的回应。那家人也在名单上，我去他们家时，结果是听这位母亲叙述她们所有的困苦。她因一次不成功的眼科手术已双目失明。她的孩子们敌视不和，有的甚至互不说话。这家人听起来是如此悲惨，我问是否可以和她谈谈多年前我目睹的两件事，因为我感到这也许与他们的困境有些关联。她急切地想知道，于是我指出他们如何不顾巴巴不让问他问题的直接命令，强迫巴巴对她们想做的事情说是；并且在巴巴下令不许任何人见他时坚持见巴巴，之后又不按他的话去做。这个震惊的妇女开始哭泣，说她不记得这些事情了，问我是否她的家人因不执行巴巴的命令而真的使他不快。我难过地告诉她是的。这个可怜的妇女深为苦恼。她充满痛悔地问她能否给巴巴写信，求我告诉她一个失明的妇女该怎么做来弥补她的过失。虽然不可能消除已做过的事，但我向她保证巴巴爱她，并提醒她慈悲的巴巴还记着她和她家人，并派我那天去那儿。我让她别担心，仁慈的巴巴一定已经原谅了她，现在最重要的是记着他并且整天念他的名。

这家人从未明白服从巴巴的意义。他们认为巴巴是来给他们所想的，只是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并让他们高兴。当困难出现时，非但不在自身的思想和行为里寻找原因，这家的一些人却责备巴巴让他们受苦。但是巴巴不是在惩罚他们。相反，他给他们命令去遵守，因为他想让他们免受其欲望的后果。他们不知道自己错失的机会。

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服从巴巴，我们所有的痛苦就会结束。痛苦对于灵魂的旅程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让我们摆脱执著，当巴巴引领我们走上最直接的道路时，它甚至可能在短期内被强化。这家人不明白如果他们服从了巴巴，那么他们忍受的任何痛苦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否则那就是满足他们自身的任性欲望的结果。巴巴曾经说过，离开他的意志(will)什么都不会发生，但他的愿望(wish)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服从他。巴巴的命令来自于他的无所不知的慈悲。有时当我们问他问题时，答案是我们可能不喜欢的命令，但巴巴的愿望是我们应该服从。巴巴曾说：“你最好不要问我；如果你问我，那么你就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如果你不想服从，那么就不要再问我。”这个教训必须吸取。我得以看到一些痛苦的后果，这发生在人们询问巴巴某些事情，然后指望他同意，或者只是按照自己的欲

望行事，忘记了愉悦他的时候。巴巴给予我们选择命运的机会，如果我们只是服从他，就能够缩短我们的痛苦。正如他有一次对我们说的，一片广阔的田野里有着各种高度和厚度的草——高、矮、密、疏。但是当一根燃烧的火柴扔上去后，在几分钟内就烧掉整块田野里的干草。巴巴说他的灵性火柴，同样也能够烧掉我们的业相之整块田野。但完全的服从和信心是必要的。这些品质需要许多世的奉献来培养，只有我们准备好了，它们才能凭借神的恩典而显现出来。

对巴巴的甚至最小的命令的重视，也帮助我们准备好执行更大的命令，它们可以是让人痛苦的。失败是过程的一部分，但每一次经验，不管多么痛苦，都使我们离他更近。我记得一位妇女在对儿子的爱面前服从巴巴的极其困难的命令的努力。这个妇女一生很艰难。她是个孤儿，虽然幸福地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但是仅在四年之后她就成了寡妇。有位朋友带她见巴巴，说他是唯一能给她安慰的人。她打算把所有的痛苦都讲给巴巴听，但当她走到巴巴身边时，巴巴无所不知的慈悲之真相，直接地传递给她，以至于她忘记了一切。第一次会面后她一有机会就来看巴巴。

这个妇女的儿子很爱她，对她说别担心，因为他会永远照顾她。这个男孩上大学期间，患了轻度阑尾炎。他母亲写信问巴巴该怎么办，他告诉她不要做手术。她遵照了巴巴的指示，儿子的疼痛消失了。然而，当他后来又患严重的阑尾炎时，医生建议做紧急手术，她很慌乱。她想服从巴巴的命令，但因医生告诉她，她儿子的生命危险，她同意了做手术。

几年之后她儿子的个性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不再是过去那个体贴可爱的儿子了，也不再来看巴巴。他的行为越来越乖僻，并且不顾他母亲的感情。他最后娶了一个让他和家人痛苦不堪的女人。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继续一件接一件地做错事。可怜的母亲因她儿子的放肆生活而承受了很大的苦，她有一次甚至对我说，她觉得他死了比活着更好。说到这里她意识到如果她当时听从了巴巴的命令而不允许手术，她儿子的生死就会完全在巴巴的手中，但是她没有足够地信任他。她永远不会知道巴巴在命令中打算怎样改变他们的命运。

有时人们说因为他们没有服从巴巴，所以他就给他们痛苦来惩罚他们，但是巴巴从来不惩罚；他不是来惩罚我们的。我们因违背命令而自作自受。如果我们服从，我们就受益；如果我们不服从，那么我们走命定的路。巴巴总是在工作着，以便引领我们沿着最直接的道路走向他，因此他给我们命令，以免我们走更长的路线，使我们避开不必要的痛苦。巴巴对我们说：“我不想要任何东西，除了你们的服从之礼物。”服从巴巴总是富于挑战，但这是我们能给予他的最宝贵奉献。

第十五章

不同宗教与教派的各种仪式教规旨在释放神爱，
但它们大多把灵魂束缚于表现形式的机械重复上。
执著于神爱的外部表现不仅限制爱本身，还在宗
教之间制造分裂。

——美赫巴巴

1951年巴巴还在新生活中，我弟弟诺泽宣布他想加入空军。由于新生活的条件，无法征求巴巴的意见。我父亲反对他的计划，但是诺泽很坚定，我最终说服父亲让他参军，说不管发生什么都是巴巴的意愿，我们必须信任他。我们就这样处理了这件事，知道一切都在巴巴的掌控之内。

诺泽还是个孩子时就特别可爱懂事。他十五岁就几乎读完了巴巴的和有关巴巴的所有书籍。十九岁的诺泽善于内省并且聪明，他发现空军的气氛有时候很难处。他的空军战友叫他“智者”或“瑜伽士”，因为他很少喝酒，不抽烟，过着很安静的生活。诺泽完全献身于巴巴，他总是按他感到会取悦巴巴的方式行事。每晚睡觉前半小时的时间，他用檀香串珠项链念巴巴的名；拨一个珠子，念一次巴巴的名。

参加空军六个月后，诺泽做了个很奇怪的梦，梦中他跪在一个房间的角落，一盏油灯在巴巴的照片前燃烧。他祈祷时，一个丑陋的形象——半兽半人——走上前试图从他手里夺走串珠。诺泽奋力抗争不松手，争斗持续了几分钟，与此同时诺泽竭尽全力大叫巴巴。他醒来时手里还抓着串珠项链，喊着巴巴的名字。这个梦让诺泽很害怕；他后来对我们说他从未见过那么邪恶的生物。他从梦中醒来时是凌晨两点，但却再也不能入睡。他在床上坐了两个小时，持着巴巴的名直到起床时间。他很受震动，那天不想飞行，但几乎不可能拒绝。

早上八点，诺泽不安地等待着，这时他听到他的名字被叫，这表示他需要准备飞行。半小时后他正要登机时，从扬声器传来通知说他的飞行被取消了。但他的放松是短暂的，因为马上又让他准备另一次飞行，不安的感觉又开始了。飞行再次被取消。他的名字甚至被叫了第三次，但这时诺泽的一个教练员让他放弃那天的飞行时间，给后面一个需要时间来通过训练的男孩。诺泽十分释然，立刻同意了。那天的飞行安排结束了，他不会再被叫了。

几分钟内消息传来，一架飞机坠毁了，两人遇难，教练员和那个代替诺泽位置的学员。这个消息让诺泽震惊又悲哀，他径直跑回房间跪倒在地，手中握着巴巴的照片。他知道巴巴救了他。他给我们写信叙述了整个事件，他很悲伤，字迹都是颤抖的。我把信寄给巴巴，他那时允许我们与他联系。

四年后巴巴召唤正在休假的诺泽到萨塔拉来达善。巴巴还叫了迪娜·塔拉提的儿子科谢

德 (Khurshed)，他将离开去伦敦工作；还有阿露医生的弟弟吉罕戈 (Jehangir)，他将去非洲。他们达善之后，巴巴对诺泽说：“你将飞走。”对科谢德他说：“你将离开。”他对吉汗戈说：“你将去非洲。”巴巴还对诺泽说要他拿出七十万卢比，然后问他怎样得到这些钱。诺泽回答说他会去挣。三个人离开房间时，诺泽几乎被门槛绊倒，巴巴把他叫回去，让他准确地再做一遍他几乎被绊倒的动作。

巴巴经常用他自己的语言交流，让我们去猜测他的意思。他对这三个人说的话后来呈现出更深的意义。说诺泽将飞走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已经是个羽翼丰满的飞行员。但我们那时绝没有想到巴巴是指其中两个人将要遭遇的悲伤命运。只有巴巴对吉汗戈说的话完全是字面意义上的；他确实去了非洲，并于几年后回到印度。但在萨塔拉达善巴巴两个月之后，22岁的诺泽在飞行事故中遇难。三年后科谢德在英国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27岁。

1955年10月13日夜里我们接到电报说诺泽的飞机失踪了。尽管空军一直在搜索，但仍然找不到，我们又等了两天的消息。第三天机尾在瑟昆德拉巴德 (Secunderabad) 的一个浅水湖中被发现。空军试图把飞机拉出来的努力没能成功，因为机头嵌入湖底。另一个飞行员的尸体被找到，但是没有马上找到诺泽的，于是我们仍然希望着他在坠毁前已经跳伞了。

在寻找的三天中，我们几乎不断地与巴巴保持电话联系，他那时在萨塔拉。他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找到诺泽，我们无论得到什么新消息都打电话告诉他。我的一个很正统的姨妈开始坚持要举行传统的琐罗亚斯德仪式，这在人死后举行四天，虽然尸体还没有找到。我对这个主意感到很不舒服，于是打电话问巴巴我们应该做什么仪式。当埃瑞奇把我的话传给巴巴后，他立刻很坚决地说道：“我是来废除所有的仪式和教规的。而你和我这样亲近，竟然问我要举行什么仪式？既然你问我，我在10月17日之前将在美拉巴德。如果诺泽的尸体被找到时状况良好，那就把它带到美拉巴德来。我将亲手举行最高的仪式。”

之后我们只是等待。飞机失事五天后诺泽的尸体终于从机头中被取出。我弟弟达拉和阿露医生已经被派去把尸体送回美拉巴德，但是尸体状况很差，当局不允许把它带走。他们甚至不允许达拉看一下。达拉打电话说他和阿露无法带回诺泽的尸体，我告诉他让牧师在尸体被送到静塔之前念必需的祷文。一位琐罗亚斯德牧师念了一小时祷文，达拉向他保证说余下的四天仪式会由我们在孟买举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仪式并防止我们的亲戚朋友的误解，我们对他们说仪式已在瑟昆德拉巴德举行了。

巴巴逐渐地教导我们仪式是不必要的，多年来让我们逐渐接受他所期望我们的那一刻——放弃一切的传统习俗。1943年我弟弟特姆通去世时，所有的传统仪式都举行了。那时巴巴对我们什么都没说，但是当禅吉叔叔在那之后不久来看我们时，他温和地问我母亲：“为什么你们要举行所有这些仪式？它们是不必要的，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满足。”当禅吉在克什米尔去世时，巴巴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除了葬礼需要的祈祷。虽然我们的一些亲戚在孟买举行了四天的仪式，但我母亲想起禅吉的反对，就没有做其它的传统琐罗亚斯德仪式（简

单的每月仪式和更复杂的六个月和一年之后的仪式)。1946年我母亲去世时，我们问巴巴应该怎么办。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巴巴真正希望的是什麼。他捎信说只有四天的仪式是重要的，不要再举行其它的。八年之后，当诺泽去世时，巴巴告诉我们不要举行仪式。

七个月之前，巴巴曾经下令做三个月的连续二十四小时念诵神名。孟买有三个巴巴中心，北部、中部和南部，我在达达尔的家是南部的中心。每轮两个人坐在油灯前的巴巴照片前，静静地念巴巴的名。为了避免一个人咳嗽或出错，另一个人随时补上空缺。在三个月中，一天二十四小时，念诵神名持续着，主要参加者是曾在盘齐伽尼一起伴随巴巴的我们五个女子，我的家人和其他几个亲近爱者。巴巴后来要求我们如果可能的话继续进行两个月时，我们是唯一这样做的中心。后来我们理解到通过这次诵念神名，至爱巴巴已让我们家在内心准备好接受诺泽的去世。

巴巴还通过逐步地让我们知道失去亲人的消息，来减轻对我们的打击。首先我们听说诺泽的飞机失踪。当我们坐等进一步的消息时，想到接着诵念神名来减轻紧张，我们开始轮流在巴巴的照片前念他的名，就像五个月前那样。每当我们感到悲伤时，就立刻一起加入念巴巴的名。随着每一点消息到来，我们尽管感到不安，但是通过诵念神名巴巴让我们感到他的在。

巴巴得知诺泽的尸体被找到时，他给我们发电报说：“在肉体上我失去了我的珍宝诺泽，诺泽通过在生命最后一息爱着我，而在灵性上得到了我。让我们坚强且无私，庆祝诺泽的喜乐……因为这样的灵魂向我们表明怎样去爱，并且怎样配得上至爱——巴巴。”两周后他召唤我们全家去普纳的宾德拉屋（Bindra House）达善，这是埃瑞奇的母亲盖麦和杰萨瓦拉家的其他人的住宅。美婳和其他几个满德里也在那里。巴巴一个接一个拥抱了我们，当他用双臂环绕着我时，我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我无法容纳这些情感，感觉巴巴似乎在把它们从我身上抽去。他把我领进卧室，把我的头轻轻按在他胸前。我竟然听到并感觉到了从巴巴心脏传来的跳动，一阵和平的浪潮席卷了我。

巴巴在四年前曾救了诺泽的命，也许为了送给他成为飞行员的礼物，这是他的梦想。他也使我的家人避免了在几个亲人去世后，又如此快速经历另一次死亡的打击。即使这样，全家人的悲痛仍然很强烈。巴巴用不寻常的方式安慰我父亲，问他：“如果我把诺泽送到英国，命令他永远不能回印度，然后我命令你再也不能见他，你会为诺泽活着并且在做我希望他做的事而高兴，是不是这样？”我父亲说：“是的，巴巴。”巴巴继续说：“我希望你那样想——我把诺泽派到某个地方去了。这样想，我已经把他召唤到我这里了，并且对你说不要再见他了。这个身体又是什么？诺泽不是他的身体。不同之处是你现在见不到他。我曾命令诺泽在飞行前都要持我的名，最后一次他一坐进飞机，就来到了我这里。他和我在一起，非常幸福！”巴巴这样跟我们谈话时，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减轻了痛苦。

两周后我十分惊奇地收到美婳的来信——巴巴允许她写的第一封信，涉及到我们被巴巴召去普纳在宾德拉屋的最后一次会面：

美拉扎德

1955年10月31日

我亲爱的阿娜瓦丝，

收到我的信你会吃惊，因为你知道我不可以给任何人写信，但是巴巴高兴地给了我许可，因此我利用这个机会写几句话。

自从我们离开普纳后，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中，我想说明一下。在盖麦家我给你看巴巴的照片时，有一张童年耶稣与一只羊羔的明信片，上面的一些美丽诗文罗姐喜欢并想抄下来……因此我把卡片给了罗姐，但是我随即感到你会更喜欢这张卡片，我应该把它送给你。由于我没有这样做，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我，因此我利用这个机会送给你两张很好看的图片，一张是亲爱的巴巴，一张是耶稣和羊羔，我希望你会喜欢。

我想告诉你一下你送的样布。它们很漂亮，色彩好，我非常喜欢。我还收到了草莓纱丽和你送的其它物品……希望你按照巴巴的命令保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玛妮、娜佳、美茹、拉诺和高荷转达她们的爱。

和巴巴与美茹的特别的爱。

爱你的

美茹

美茹口述，高荷书写。

美茹说也向恺悌转达我们的爱。

尽管我对失去诺泽很悲哀，但美茹对我的感情的理解给我带来了快乐，我试图向她表达我的深深感激：

1955年11月7日

永远最亲爱的美茹，

……心灵深处的快乐与痛苦都无法用话语表达……因此，最亲爱的美茹，我无法向您表明我的内心，但是我深深地知道并感觉到您理解。知道我是您第一个写信的人，这让我感到巨大的幸福。我祈祷并希望配得上您和巴巴的爱。

当我从您和巴巴那里收到任何礼物时……我总是把它们珍藏在心里，无论是贝壳还是宝石。当然巴巴的照片是最珍贵的礼物，我无法比较它们，因为它们是最高类型的礼物。

亲爱的美茹，您送给我的巴巴的两张照片已经铭刻在我心间，另一张耶稣和羔羊的图片也具有自身的魔力。每当看到基督和他的羔羊图片时，总让我想起巴巴和他的羔羊，这是我们所有爱巴巴的人。你给罗姐的那张卡片已丢失了……我非常喜欢它，因为当我看到那张小卡片并读到上面简单的诗句时，我感到卡片在我手中活了。您因为与巴巴一体，而感到了这一点……亲爱的美茹，您没有把卡片给我，我没有感到片刻的难过，因为一张图片里会有什么……当我知道您感受到我的心时，相比之下，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更能给我快乐的了……我

是这么爱您和巴巴……这里的每个人都向您和巴巴转达他们的爱，也请接受我的爱。

献上我全部的爱，您永远的

阿娜瓦丝

美媞的温柔的心因没有给我原来那张耶稣与羔羊的图片而感到很难过，她给一位巴巴爱者写信，又要了一张。几个月后巴巴和满德里来阿厦那时，她非常甜美地微笑着把卡片送给我，我被她的爱征服了。

11月初，在美拉巴德举行了只有印度男人参加的撒晤斯，我家和纳瑞曼家所有男人都参加了。因为我们没有为诺泽的葬礼花钱，所以送给巴巴一千卢比，作为对他的纪念。在撒晤斯期间，巴巴有一次叫我们家的成员都站在他身边。然后他为十个穷人洗了脚，顶礼他们，给每个人一百卢比。他分发完我们送给他的一千卢比时，说：“这是为诺泽举行的仪式。”

巴巴向我们要了诺泽的一张大照片，我们送给他一张镶在椭圆形白色相框里的照片。在下美拉巴德的拉乎里（Rahuri）小屋里保存了许多年之后，巴巴把它带到美拉扎德。巴巴离开肉身几年后，高荷和我用巴巴的一张照片盖上了诺泽的照片，这张照片现在还挂在纳瑞曼经常住的房间外面。

第十六章

我的事故不是‘意外’，这都归结于一点；
我曾想要发生的已经发生，我想要发生的将会发生。
——美赫巴巴

1956年1月，巴巴旅行到瑙萨里 (Navsari)，巴吉瓦 (Bajwa) 和巴罗达 (Baroda) 举行达善，纳瑞曼和我，还有一大批孟买的巴巴爱者伴随他。我们从孟买坐火车，首先在瑙萨里停下，那里已安排好一次大型公众达善。在瑙萨里有很多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只信奉琐罗亚斯德，并且认为跟随一个自称阿瓦塔的人是亵渎神。虽然巴巴在那里有一批爱他的弟子，但反巴巴的情绪在瑙萨里社区也很流行。一群年轻男子在长者的怂恿下计划挑起事端。

巴巴给达善时，每个人都排队经过，这些找麻烦的人出现在人群中。巴巴的一个跟随者对我们说，他们打算把生鸡蛋砸在巴巴脚上。他们站在达善队列里，但走近巴巴时，他们只是微笑一下，行完礼就走开了。活动结束后我们去巴巴的一个爱者家里。巴巴在休息吃饭，这时房前外面，同一群人爬到墙上，开始对巴巴大声贬损。瑙萨里的爱者自然很愤怒，想制止他们。巴巴看到他们生气，把大家叫到一起，非常慈爱地说：“不要在乎这些年轻人做的事。我在他们的年龄也做过同样的事。”巴巴的微笑和表现出的慈悲使我们平静下来，教给我们去宽容无知者。

这不是第一次在跟巴巴聚会时出现的消极情形。尽管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热爱并崇敬巴巴，但从最开始，尤其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种敌对的势力就企图侮辱他。最强的敌视来自于他自身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社区，很多反对巴巴的文章出现于成千上万人阅读的报纸和杂志上。无论禅吉叔叔怎样请求允许回应那些文章里的错误信息，巴巴总是说不要回击，因为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在传播他的名，并且做他的工作。

大概在瑙萨里达善的时候，纳瑞曼和我决定随时听候巴巴的吩咐。虽然这些年间我们偶尔一起度假，但我们停止了消遣旅行，因为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巴巴何时会来阿厦那或叫我们去他那里。纳瑞曼在他的公司里责任重大，但他随时准备好伴随巴巴的玛司特之旅，达善活动，或只是和巴巴在一起。无论巴巴从哪里叫我去，我就会忘记我住在孟买，只是享受着神人和他的至爱美婿的关爱伴同。对纳瑞曼和我说，他们超过了家人。没有什么比跟巴巴——神的化身——在一起更重要的了。

巴巴在这个时期做了大量旅行，有时他用我们的汽车，这是纳瑞曼在几年前买的一辆1952年造的蓝色雪弗莱。之前我们有一辆二手的奥兹莫比尔 (Oldsmobile)，那是巴巴让纳瑞曼从萨如希那里买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五年很好的服务，但是后来萨如希鼓动纳瑞曼买了

这辆新的雪弗莱。纳瑞曼很喜欢它，我不想让他泄气，就没有反对。不过，我仍然对雪弗莱感到不舒服。我本想留着奥兹莫比尔，但保养两辆汽车不实际，因此巴巴下一次来阿厦那时，我问他应该保留哪一辆。他拿过字母板，把它高高地抛到空中。当它落回他的手中时，他说：

“保留雪弗莱。”我们卖掉了奥兹莫比尔，巴巴需要车时会叫这辆雪弗莱。

1956年5月巴巴要车，并保留了两个月。把它送回两周之后，巴巴再次要车，又保留了两个月。车只跟我们呆了一周，巴巴第三次要车，说这次他将保留更长时间。10月巴巴乘坐它去北部做玛司特工作，经常持续行驶数小时。埃瑞奇后来告诉我们，有一次他极其疲乏与困倦，就乞求巴巴让他停车，因为他甚至看不清路，仿佛前面有一条黑暗隧道。巴巴让他继续开，埃瑞奇的信心和服从让他照办。从德拉敦(Dehra Dun)来的亲密弟子沙图甘·库玛(Shatrughan Kumar)坐在后座，他看到巴巴的右手放在埃瑞奇握方向盘的左手上。库玛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于是他朝别处望，希望视力变清楚，但是当他再瞧时，看见巴巴的手仍然在方向盘上埃瑞奇的手上。

一年之前巴巴在萨塔拉时，曾从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孟买、普纳和阿美纳伽叫来若干男子。他们在那里逗留期间，巴巴带他们去一个叫做伍德塔拉(Ud-Tara)的地方野餐，离他们住的地方大概有十到十二英里远。他们去打板球，但是那天他们用不寻常的方式比赛。板球涉及到两个队，每一边轮流击球，但是这次特别比赛中没有分队。每个人都在场地上，男子走来一个接一个击球，巴巴随意击球。巴巴要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玩——仿佛这是一场大型锦标赛，并且玩痛快。

1956年12月2日，巴巴坐我们的车离开萨塔拉去普纳，伴随他的四个男满德里是：司机埃瑞奇，韦希奴、彭杜和尼鲁医生(Dr·Nilu)。他们当天从普纳返回的途中，巴巴决定和尼鲁医生交换座位，他自己坐在前座，尼鲁坐后面。经过伍德塔拉时，巴巴指出一年前他们板球比赛的地方。巴巴把他的脚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与尼鲁交谈着，这时汽车突然失去控制。

埃瑞奇一直在慢慢地开着车，因为下水道边在修路，周围放了大石头。他后来说好像有人从他手里抓过方向盘，致使汽车撞了下水道，冲下公路。埃瑞奇从汽车中出来，跑到巴巴那边去看他的伤势，巴巴指着他的臀部。结果是关节臼击碎了。在后座中间的韦希奴还在车里，但是彭杜和尼鲁被抛出车外，尼鲁的头撞在岩石上，失去知觉。埃瑞奇拦着一辆路过的汽车，恳请司机把巴巴带到萨塔拉。把巴巴和韦希奴弄进汽车后，埃瑞奇把彭杜和尼鲁弄上一辆停下的卡车。他们一到达萨塔拉就被送进医院。

就在事故发生的四天前，巴巴曾把纳瑞曼叫到萨塔拉。像平常一样，他询问了生意情况，纳瑞曼告诉巴巴说他将于12月4日去德里，巴巴给了他这个命令：“你必须去德里。不要推迟行程。”在2日晚上，我们接到大阿迪打来的电话，把巴巴出车祸的可怕消息通知我们。阿迪说高荷和邓肯在家中照顾巴巴，因为当地医院的效率极差，他在那里得不到适当治疗。他们正在安排尽快把巴巴送进普纳的医院。纳瑞曼的冲动是马上去巴巴那里，但想起

巴巴的命令，他进退两难。我们讨论了他的困境，于是我说：“服从巴巴的命令比去他那里更重要。巴巴知道事故会发生，因此他给你那个命令是有原因的。”

第二天早上阿迪又打来电话，说尼鲁已经因伤去世了。纳瑞曼和我同尼鲁医生很亲近，他总是在巴巴给他的每年假期中来看我们。他对我们来说像个兄弟，我们听别人说尼鲁在事故的那天早上很高兴，而感到安慰。就在离开萨塔拉之前，他对站在门廊的几个人说：“如果我死去，我将问心无愧，我曾很好地服务了巴巴！”在车祸前不久，尼鲁因在新生活之后，伴随巴巴的所有旅行和守夜而精疲力竭，他问巴巴什么时候这些旅行会结束。巴巴对尼鲁说别担心，下一次旅行将是他的最后一次，而他死于神人的面前。

纳瑞曼按计划去了德里，但是两天后就离开了，因为他十分不安，以至于不能专注于工作。由于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地去巴巴那里，所以回到孟买后他马上去了萨塔拉。纳瑞曼希望帮些忙，但是他看到巴巴，却感到头晕，走到外面的门廊呕吐起来。他回家后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时，我意识到他是受不了车祸后立即看到至爱巴巴的状况的。巴巴阻止了让纳瑞曼在情况最糟的时候来。

我们的汽车损坏很严重，我们把它交给保险公司。我们的代理，保险公司的经理，曾经参加过巴巴的达善，纳瑞曼与他做了多年的生意。当纳瑞曼向他解释说巴巴出了车祸并有大批的医药费和其它开销时，代理人对这个案件给予特别照顾。最后公司不仅给汽车赔偿了实际价值两倍的钱，而且还给了远远超过政策所规定的保险赔偿，来支付巴巴和其他人的医药费。

后来韦希奴向我们描述了事故的经过。他说就在撞击后的当儿，巴巴回头看他时，他被包围着巴巴的光辉所目眩，他感到他在目睹 Viraat Swaroop——神的宇宙身体。巴巴对我们说他的损伤是有意图的受苦，是他为了他的宇宙工作而施加给自身的。数年后我和他在一起时，巴巴用食指做手势，在他受伤的臀部周围画了个圈，指着圆圈的中心说道：“我为整个世界而受的苦就集中在此！”

在第二年的9月初，邓肯医生和高荷医生安排巴巴来孟买做医疗检查。他只来了一天，但是我们有几个人有幸得到他的达善。我的全家、恺悌、阿露医生、卡曼玛西和迪娜·塔拉提都在。所有的人都得到他的拥抱，阿露临走时对巴巴说了两次：“求您巴巴，赶快好起来！”巴巴把她叫回来，她转身面对他时，他以极大的权威说了两次：“注定的事情必将发生！”我一直记得这些话，因为巴巴已经告诉我们说他的髌关节永远不会完全治愈。

巴巴在孟买检查后回到美拉扎德，但是他很快写信通知我们，他还要来做一个月的治疗，并想带很多满德里和他一起来。巴巴让我们为他找个舒适的地方，男女分开的住处。因为纳瑞曼被生意缠身，巴巴让我的妹夫吉姆·密斯特瑞和我一起寻找适合的房舍。我们不可把这些计划告诉任何人。

吉姆和我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我们找到的房屋不是足够大却破旧，就是条件好却太小。巴巴每天打电话问进展情况。十五天后他写信说若是一些男人可以住在其它地方，他不介意

住在我们的公寓，并要我们安装空调，因为他不想外面的噪音传来。

我感到很高兴，给巴巴回信说我们会满足他的条件。虽然我们的公寓只有四间房间和一个厨房，但是我从未担心过是否足够每个人住。我只要关上一扇门，两间卧室就可以为女子们提供隐蔽的居处。如果我关上客厅的门，巴巴就可以单独和男子们呆在一起，女子们就可以在房子的其余地方自由活动。只要我按照巴巴的意愿着手做事，他总是轻松地解决一切事情。我们决定租用空调比买更好，因为我们不确定巴巴是否在以后的来访中用它。我们知道巴巴的髌关节给他造成巨大的疼痛，就买了一把特制的抬椅，这样就能够轻松地抬着他上下我们公寓的楼梯。

当巴巴和满德里在 10 月 1 日到达时，按计划他和女子们住在我们的公寓。除了守夜的人，男子们晚上在茹帕麦（Rupamai）家过夜，她是住在阿厦那附近的另一个长期的巴巴爱者。她非常高兴能这样服务巴巴。清早男人们会过来，整天和巴巴在一起，晚饭后回到茹帕麦家。早上巴巴会先吃早饭，然后美婊、玛妮、高荷、美茹和我吃我们的。我们一吃完，碗碟就被立即洗过，然后男子们会坐下来。午饭，下午茶和晚饭也这样安排。一天中很长一段时间餐厅都被占据，但一切都很顺利。虽然公寓里没有任何变动，但是巴巴使它给人感觉更大了。每个人都有空间，必要的私密也从来不是问题。

一天巴巴拉着我的手把我从餐厅领到客房。他因臀部的疼痛，走路一瘸一瘸，我的前臂感到很大压力，因此我不得不用力稳住我的胳膊。在房间里看了一圈后，巴巴问为什么我们放在他照片前的油灯没有点亮。巴巴不在阿厦那时，我总是让油灯在夜间甚至白天亮着，但是当他和我们在一起时，油灯似乎不必要，因为他本身就是光。我回答说：“巴巴，您在这里，这是最要紧的。”巴巴点点头，但是说道：“我希望你一天二十四小时让灯亮着。”因为纳瑞曼和我有时长期地跟巴巴住，我不知道我们不在时怎么办。然后我想起有一只小电灯，就问他是否可以让它亮着。巴巴说可以，从那以后在巴巴照片前日夜都亮着灯光。

我们还在卧室时，巴巴问：“耶稣的画像在哪儿？”我指着身后墙壁上的画像，他只是点点头。虽然我在阿厦那原来只挂巴巴的照片，但是后来我偶然看见一张基督的画像，他被玫瑰花围绕着，躺在一块白布上，两个白衣天使跪着，一个在他脚边，另一个在他头旁。前景是一个十字架、带刺的王冠、把他钉于十字架上的钉子和一把锤子，在他后面是一个祭坛，上面摆放着点燃的蜡烛、插着鲜花的花瓶和一只金色的圣餐杯。人物用浮雕手法突出，使画面呈现出三维效果。我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就买下它挂在客房里。我们离开房间时，我琢磨着为什么巴巴问起它。

为了对巴巴臀部的损伤会诊，他被送到由整形外科医生托瓦尔卡（Talwalkar）开的私人医院。经过 X 光和其它检测后，托瓦尔卡医生建议巴巴去做理疗。他推荐了阿斯勒（Athle）医生，后者开有理疗诊所，巴巴开始几乎每天上午都去那里。托瓦尔卡医生和阿斯勒医生一定都感到了巴巴的伟大，因为他们两人对会诊和治疗费用分文不取。巴巴要离开孟买时，仍然需要治疗，阿斯勒医生就把同一个理疗师派到美拉扎德继续给他治疗。巴巴在孟买治疗期

间赶上排灯节 (Diwali) 和印度新年, 他派高荷医生给这些医生每人送了一枚银卢比, 让她告诉他们这个礼物是他的帕萨德。这两个医生都向巴巴表达了敬意, 说他们很高兴收到帕萨德并且很荣幸为他服务。尽管有这两个敬业专家的努力, 但是巴巴注定要在他余下的世间生活中承受伤痛之苦。

女满德里们为巴巴的治疗住在孟买时, 巴巴希望她们玩得高兴。我们去看了很多场电影, 在海滩上野餐, 访问巴巴爱者的家, 在好饭馆用餐。她们离开孟买的四五天前, 巴巴让我不要再带女子们看电影。然后出乎意料地, 在 10 月 31 日上午, 他让我带女子们去看日场。我们在报纸上找到一个好电影, 决定去看四点钟的那场。

我穿戴好准备出门时, 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冲到客厅, 看到水瓶落到地上。当我跑去拿东西收拾时, 埃瑞奇在后面告诉我, 每当在巴巴面前玻璃打碎, 紧跟着就会有某人死亡的消息传来。我们正在打扫时, 巴巴意外地对我说: “你穿的衣服很好看; 你穿着它很漂亮。不要把它送人, 你总是把东西送人。你已经送得够多的了, 现在停止吧。” 巴巴有时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给出命令; 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必须保持警觉并做出回应。

我们看完电影回来后, 巴巴把高荷和我叫到客厅, 宣布古斯塔吉在美拉扎德去世的消息。似乎巴巴有意派女子们去看电影, 这样当消息传来时我们不会在场。当大阿迪打电话通知古斯塔吉的死讯后, 巴巴让所有的满德里离开房间几分钟, 以便他单独呆着。当他叫他们回来时, 他的眼睛发红, 告诉他们说他为失去古斯塔吉, 他的长期伙伴, 而流了泪。巴巴在自己开始沉默之后不久, 就命令古斯塔吉保持沉默, 古斯塔吉再没有说过话。巴巴把这个消息告诉高荷和我时, 我们只是站在那里, 没有意识到眼泪从我们的眼睛里流淌下来。巴巴问我们为什么哭泣。他说: “古斯塔吉已经来到我这儿了, 我已经使他成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巴巴说他让某人成道。他随后让我们把消息告知美媚和其他人。就在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为什么通常会伴随巴巴来孟买的拉诺和娜佳被留在美拉扎德; 需要她们在古斯塔吉最后的病中照顾他。

我们听到古斯塔吉的死讯之前, 巴巴曾让我邀请几个他的亲近者在阿厦那举行一次宴会, 来庆祝纳瑞曼 10 月 31 日的生日。巴巴说我应该按计划做每件事, 用通常的装饰品: 门上挂花环, 地上画冉勾丽 (rangoli) ——用白色和彩色粉笔画的漂亮图案。巴巴做的唯一改动是不要吃我已订做的冰激凌, 所以我安排把它分发给一个寄宿学校的穷孩子。我们享用了晚宴, 但某种忧伤却留在心中。

第二天巴巴和其他人都返回了美拉扎德。巴巴告诉我们, 他将在 12 月 18 日回孟买两周, 并希望在我们的公寓庆祝美媚的生日。他还让纳瑞曼和我在 12 月 4 日去美拉扎德, 并在那里住十天。巴巴很快将再次来阿厦那, 他却召我们去美拉扎德, 间隔如此短暂, 这很不寻常。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配得上接待至爱巴巴, 所以我总是需要几天时间来打理与他居住相关的一切: 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 换窗帘, 洗沙发套, 以及上百个其它细节。这一次我不得不在他指定的时间内勉强做好, 因为巴巴想让我们去美拉扎德。

第十七章

无论你的表面不幸和短暂痛苦是什么，
它们都是我的爱的结果，是为了终极的利益。

——美赫巴巴

纳瑞曼和我预订了 1957 年 12 月 4 日夜间去阿美纳伽的火车票。那天下午我们的司机开车带我办理留到最后一分钟的事情，都与巴巴来访孟买有关。我带着两个要拿去抛光的镶巴巴照片的银相框坐在后排，浏览着我的购物清单。这时汽车突然撞上一个柱子，把我向前抛去，致使我的头撞在前座上。玻璃碎裂的声音非常大，我以为汽车的每扇玻璃一定都碎了。我大为震惊，难以清醒地思考，静静地坐了一分钟，念着巴巴的名字。撞击力使座位上皮包里的两个相框掉到地上，相框里的玻璃已碎成上百片。

一群人聚集在汽车周围。有人帮我出了汽车，指给我看旁边的一家商店，以便我给纳瑞曼的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很快带着他弟弟贝拉姆来，后者把我带回家。我后来询问汽车的状况时，惊讶地听说连一扇玻璃都没碎。这似乎不可置信，因为那两个小相框的玻璃破碎不可能造成那样大的声音。仿佛是巴巴把事故的冲击力都导入了那两个相框中。

事故大约发生在下午四点。当纳瑞曼和我在九点钟登上夜车时，我仍然非常震惊。虽然我逃脱了灾祸，只有前额受到轻微碰伤，但我发现在火车上难以入眠。我们一到美拉扎德就走进满德里大厅，巴巴在那里等待。拥抱过纳瑞曼和我之后，巴巴问：“你们睡得好吗？”我说不好，巴巴很关心地问为什么。我没打算马上告诉他事故的事，因为被问起，我就讲述了前一天的事件。巴巴突然转向高荷问：“昨天我是什么时候让念祷文的？”她回答说在下午两点。巴巴随后送我去女子宿舍喝茶休息，指示高荷告诉美嫒和玛妮所发生的事。她们两个热情地拥抱我，很震惊，关心地听着对事故的叙述；虽然这个词一定让她们想起了一年前至爱巴巴事故的伤痛记忆。

一小时后我们吃午饭时，巴巴转向我说：“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命运中被救出的！”他停了一下又向其他人说：“你们都根本不知道阿娜瓦丝是从什么命运中被救出的！”他接着告诉我：“我救过你一次，又救了你第二次。”午饭后巴巴让我休息。我躺着时，高荷来告诉我头天在美拉扎德发生的事情。巴巴当时很烦躁。平时他在五点或六点会回到房屋二楼的卧室里，那一天他两点就回了，让美嫒祈祷并且亲自给出祷文。在场的每个人都能看出巴巴很不安。她们能够感觉到他在做紧张的工作，感到他在从灾难中拯救某个人。因为那时亨利·肯莫 (Harry Kenmore) 医生正从印度飞往美国，她们都以为是他的飞机遇到危险了。高荷说：“我们没料到巴巴从致命的事故中拯救的是你。”

一年前，纳瑞曼和我正在度假旅行时，曾遇到一个对手相感兴趣的人。他看了住在旅馆

里的几个人的手相，有一天他要求看我的。我从未让任何人看我的星相或手相，因为我知道我的命运完全在巴巴手中。他能够按他喜欢的方式改变它，并按他希望的方式塑造它。有什么意义？知晓未来会制造不必要的烦恼。这个想看我的手相的人向我保证他不会告诉我看到了什么，但他看过后，小心地问：“你驾驶机器吗？”我问：“什么机器？”他开玩笑说：“飞机。”我很吃惊迷惑。他笑着说：“我的意思是，你开汽车吗？”我说：“不开，我还没有学。”他问我是否打算学开车。听到我说“永远不”时，他告诉我：“瞧，现在你已告诉我，你永远不打算学开车，我要告诉你的是，一辈子都不要开车，因为你若是这样做，就会发生致命的事故！”有一次我已开始学开车，但是在巴巴的美国事故之后，我立刻停了，我感到巴巴曾给我的许可明显地是从他那里勉强得来的，他并不希望我开车。我想起这个人的话，明白了巴巴的爱与慈悲是怎样拯救了我，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美拉扎德安静地度过十天之后，纳瑞曼和我返回孟买准备巴巴的到来。他和男女满德里按照原定计划，来阿厦那住了两周。巴巴来做玛司特工作，我们一小群亲密者庆祝了美媞的生日。巴巴回美拉扎德之前告诉我们，他将在1月份再来，这次是来看塞西尔·B·戴米勒(Cecil B. de Mille)导演的电影“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巴巴让我提前买票，他想和男门徒在同一天看电影，女子们在另一天去看。他非常严格地补充说，这次访问期间他不想让任何人见他。

巴巴和其他人于1月的第三周到达。一天他把我叫进房间，他正在与男满德里谈话，让我坐在他用来放脚的小凳子上。他专注地看着我说：“假设我要告诉你纳瑞曼的弟弟霍桑(Hosang)折断了胳膊，你会难过哭泣吗？”我回答说：“不会，巴巴。”然而我感到一枚炸弹将要落下。巴巴转身跟其他人说话，让我在那里悬疑。纳瑞曼、吉姆和呼玛都在场，我看着他们阴郁的面容，准备好接受打击。巴巴最后转向我说：“我的兄弟去世了。”我按照字面上的理解，问他是哪一个。他直盯着我的眼睛，说大阿迪发电报说迪娜的儿子库师德·塔拉提在伦敦死于心肌梗塞。

我的心跳停止了。库师德对我们家就像个兄弟，我知道这个消息对迪娜是致命的打击。她守寡二十年，深爱着她唯一的儿子。当巴巴问我该怎么办时，我说：“叫迪娜来这里见您。”巴巴马上提醒我：“你忘了谁都不能见我的命令吗？”我麻木得忘了这个了，我立刻说：“对不起，巴巴。按您的意愿做吧。”巴巴接着转向埃瑞奇和我弟弟呼玛，让他们去迪娜家，温和讲出库师德的死讯，然后带迪娜和她的两个女儿到他这里来。呼玛也在震惊中，因为他在伦敦工作五年后刚回来，在那里他经常见库师德，根本不知道他的朋友有心脏问题。

埃瑞奇和呼玛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可怜的迪娜悲痛欲绝。他们把她带到阿厦那，巴巴慈爱地安慰她，随后给她一项命令——不要掉一滴眼泪。库师德的死已经够痛苦了，但是巴巴似乎在用这个极端的命令把她的忍耐推向极限。迪娜和她的女儿们与巴巴呆了约一个小时后，他叫她们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让她们单独呆着，于是我打电话给娜格丝，让她把她们带到她家；她、罗姐、阿露医生和卡曼玛西在那里为巴巴做饭。

迪娜离开后，我的心极其沉重，很想哭。尽管有巴巴在，我还是充满了痛苦，但是这么多人在房子里，没有安静的角落让我独自落泪。虽然我努力控制自己，但是我的眼睛总是湿润的，只要一有机会，眼泪就会流下来。巴巴不断地叫我去他跟前并拥抱我，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他没有禁止我哭。有几次他问美婍和玛妮我是否还在哭。

所有人都吃完午餐后，巴巴立刻让我去休息一小时，不要起来做任何事。我躺下来，但是感情上耗竭，无法入睡。半小时后巴巴叫我去他那儿，问我睡着了没有。我回答说我只是在床上休息，巴巴把我的头放在他手里，在我前额中央的两眼之间吻了一下。至爱巴巴的吻触在这天余下的时间中一直保留着，使我想起四个月前做的一个梦。梦中我独自站在房间里，目光穿过我面前的两个房间，巴巴坐在第三个房间里。我从第一个房间走向第二个，当我正要穿过第三个房间的门槛时，巴巴用手指直指着我的前额，以绝对的权威说：“用你的内眼看我！”我从梦中醒来时，感到前额上巴巴手指的触摸，尽管他只是指着我。从巴巴的吻中我体验到同样的逗留不去的感觉。我清晰地记得这个梦，曾讲给纳瑞曼分享。同一天夜里他梦到巴巴指着他，慈爱地说：“你是我的讯息。”

巴巴吻过我的额头之后，给我一本《神曰》，说道：“我亲手送给你这本《神曰》。”我像抱着婴儿一样把书抱在胸前。巴巴让我回去休息，我躺在床上继续紧紧抱着书，感到很受安慰。那天晚上我把《神曰》放在枕头下，马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巴巴叫过我说：“我需要我给你的那本《神曰》。我想把它给某个人，而我没有另一本。”我默默地把书递给巴巴，感到内里的某种东西死了。我的心碎了，但我不得不接受他的意愿。第二天巴巴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就像他为了一件或另一件事频繁地叫我一样。“这是你的《神曰》，”他说着把书递给我，但是我没有体验与以前同样的感觉。我拿过书，二话没说立刻在内页写下：“这本《神曰》是至爱巴巴给的。”

库师德去世后的第二天娜格丝打电话说，迪娜似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娜格丝和其他人几乎不忍看她如此痛苦，尤其是当她努力服从巴巴的命令不能哭时。那天晚上巴巴叫迪娜来他这里，在她到来前他让美婍、玛妮和我帮助她哭。迪娜来到时，我们把她带进卧室，让她把眼泪流出来，但是她回答说巴巴命令她不能哭。即使在美婍告诉迪娜说巴巴想要她哭时，她也不能立刻放下。而一旦哭出来，她的声音令人心碎。巴巴听到她恸哭，把她叫过去，温柔地拥抱了她好一会儿，让她把心中的痛苦倾倒出来。听到儿子的死讯后一直吃不下东西的迪娜，吃了巴巴给她的茶和饼干。就在她离开之前，巴巴问我是否为她和她的女儿们买了“十诫”的电影票。我已经买了，因为每当我带女子们去看电影，巴巴总是让我的妹妹们和其他人陪伴我们。巴巴转向迪娜说：“我要你去看这部电影。”迪娜说：“是的，巴巴，我去。”

按照计划，巴巴和男满德里由其他几个人伴随，包括我弟弟达拉和呼玛，先去看了电影。达拉因踢足球损伤，膝盖有问题，因此一瘸一瘸的，呼玛因臀部的病疾一直跛腿。进剧院需要爬六七级台阶。巴巴不想用抬椅，因此一边握着达拉的手，另一边握着呼玛的，与他们一起爬上台阶。他们到达楼梯顶部后，他笑着向男门徒们打手势，“看见三个瘸子一起爬台阶，

人们会怎么想？”

巴巴曾看过很多电影；他说他通过电影做重要的工作，但是在早期他通常只呆半小时左右就离开。禅吉叔叔常说巴巴总是在电影最有趣和紧张的部分离开。满德里自然会跟着巴巴出去，但是甚至一边离开放映厅，他们的眼睛还一边盯着屏幕，试图尽可能多看些。“十诫”放一半时，巴巴和埃瑞奇返回阿厦那，这次让其他人看完整部电影。像平常一样，巴巴就寝前把美媞和我们其余人叫到身边。他说这部电影是他看过的最好的，并确认说摩西登上西奈山时，确实听到神的声音，被赋予“十诫”。巴巴还告诉我们，摩西在第六层面并在去世时成道。一年后巴巴让大阿迪寄给纳瑞曼一封信的复印件，信件来自“十诫”的导演塞西尔·B·戴米勒。巴巴的一个美国爱者写信对塞西尔·B·戴米勒说，巴巴看了他的电影并且很欣赏。戴米勒1930年代曾在好莱坞与巴巴会见，他回信说很高兴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宗教领袖”记得他们的会面。他还表达了对巴巴的“……沉默，虔诚的工作……和先知型领导”的欣赏。

巴巴和男子们看了“十诫”的两天后，美媞和我们其余的女子去看。迪娜处于悲伤状态，我让她坐在我旁边，以便安慰她。看到描写摩西的母亲因失去儿子而极度悲伤的场面，迪娜再次不停地哭泣，对摩西母亲的同情帮助她发泄出失去库师德的悲痛。如果她被邻居或亲戚瞧见，他们会为她在儿子去世五天后就出现在剧院里而惊骇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即服从巴巴，必须把很多世俗的看法抛在一旁，即使这意味着在那些不理解的人面前受到羞辱。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1958年2月，巴巴在下美拉巴德为东方人举行一次集会。按照巴巴的命令，迪娜已让人从英国取回儿子的骨灰，她把它带到撒晤斯集会。她把骨灰盒递给巴巴，他把它抱在膝上，像抱着孩子一样摇晃着。他对迪娜说库师德的骨灰将埋葬在美拉巴德。

这次由数百名巴巴爱者参加的东方人撒晤斯，是一个令人难忘、亲密无间的活动。有两批人分别来了五天，第一批说印地语和马拉地语，之后来的说古吉拉特语和南印度语的。搭起四个大帐篷，一个做女宿舍，一个做男宿舍，一个做餐厅，在另一个帐篷里巴巴给爱者撒晤斯和达善。每天早上他都会从美拉扎德来和爱者们度过一整天。

撒晤斯之前巴巴曾向所有参加者发了通告，要大家服从一些命令，其中一条是谁都不可给他带鲜花或花环。巴巴在给达善开始撒晤斯，像平时一样，镇上的花贩聚集在马路两边。在印度供奉鲜花是很悠久的传统，以至于长队列中有几个人不顾巴巴的命令，捧着花环准备献给他。这时，出乎意料地，巴巴让人宣布想献花的人可以这么做。每个人都跑去买，我正准备钱时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想要她的两个花环之一。我拿了一个，心中立刻产生疑问。我想：“我在做什么？我没有服从巴巴原来的命令。”巴巴在通告中说过谁都不应带花；现在他说：“如果你想……”我忘了注意巴巴的确切话语，我想服从他原来的命令。我手捧着花环，不知道怎么处置它，这时有人走上前问我在哪里买的，我松了一口气，直接送给了她，为巴巴帮我绝对服从他的命令而深感释然。

在那次撒晤斯上，巴巴给了一篇专讲服从和信心的语录。他解释了三种类型的服从。巴

巴以坐在他面前的名叫伽德卡 (Gadekar) 的人为例，说：“你们都看到伽德卡坐在这里。假设我对你们说他没坐在我面前。第一类的服从只是同意他不在那里；第二类的服从会同意，认为我的声明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第三类也是最稀少的一类服从会看不见伽德卡坐在那里。”

我对这次撒晤斯的一个深刻记忆是接连三天，每天四点整，巴巴都剧烈的咳嗽。第一和第二天他对此没有说什么，但在第三天他评论道：“这个咳嗽提醒我正在迫近的乌云。”巴巴从没解释他指的是什么。

这次撒晤斯也是巴巴生日的欢乐庆祝，是稀少的公开庆祝中的一次。2月24日，巴巴把我叫到他吃午饭的小屋，说他希望他的生日有些庆祝活动。我很兴奋，马上召集一些女子开始练习古吉拉特语、北印度语和英语生日歌曲。在生日、结婚和订婚这样吉祥的场合，总是要准备一个瑟司 (ses，即一个银色大托盘，上面放有糖做的锥形塔、盛着玫瑰水的玻璃瓶和盛着红色浆糊的小容器，这三样物品旁边放有花环、椰子和生谷物)，于是我从阿美纳伽的一个巴巴爱者家订做了一个。在他生日的早上，巴巴坐汽车被欢迎队伍从他的房间送到达善帐篷。我们有两个人带着瑟司走在巴巴的汽车前，其他人跟在后面。埃瑞奇的母亲盖麦被选为家中的长者在巴巴的前额上按提丽 (tili，红印记)，他走到平台脚下时，她用右手拇指在红色浆糊里沾一下，在巴巴的额头中间按了个圆形，并把几粒稻米按在上面。然后按照传统，盖麦从托盘里拿过一只椰子，试图在巴巴右边的石头地面上把它砸开。她试了两次，但是椰子打不开。她紧张地转向我，好像在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她使劲又敲一次，终于打开了它。巴巴总是喜欢严肃的事情变得滑稽，他尽情地大笑。

巴巴随后走上三个台阶坐在前台上。女子们聚集在下面唱她们排练的歌曲，接着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向至爱巴巴唱“生日快乐”，高兴地看到巴巴开心。这是最后一次众多爱者在巴巴跟前庆祝他的生日。

五天之后，当第二部分的撒晤斯接近尾声时，一列为那些参加集会的人特别预订的火车正好停在美拉巴德。上百只手伸出车厢向巴巴挥动，他站在铁轨旁，长袍和头发在风中飘动，随着火车开动向他的爱者们挥手告别。

纳瑞曼和我没等很久就又见到巴巴，因为他在1958年3月来了孟买，5月再度来，这次是出发环球旅行，停留地是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他最后的一次西方之行。纳瑞曼伴随巴巴，除了其它的任务，他还和大阿迪分担为巴巴守夜的职责。虽然我独自在孟买，但是从孤单。每当纳瑞曼和巴巴在一起，我总是体验着也在他身边的独特感受。

这次旅行之后巴巴不再去其他任何地方旅行，除了频繁地访问普纳或孟买。他在那年的7月到12月间在阿厦那住了几次，并于12月在那里第二次庆祝美嬉的生日。他对我们说他下次会在3月初来。我决定在他回来之前的两个月中重新装修房子，但结果是巴巴叫纳瑞曼和我在12月底去美拉扎德。当我们1月份回来后，我只有六周时间完成一切。我们粉刷了所有的房间，订做了新窗帘和沙发套。到那时我们一直租用一台空调，由于巴巴这样频繁

来孟买，我们决定买一台。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我已相当精疲力竭。

巴巴来访的那天到了，汽车到房前时，我意识到我忘记订购巴巴喜欢喝的一种特别牌子的苏打水。我赶快派我弟弟呼玛去买一箱，这时巴巴被抬椅抬上来。巴巴立刻注意到一切都是新的。拥抱了纳瑞曼和我后，他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称赞着墙壁的颜色，擦亮的家具，窗帘和沙发套。我选择了色彩绚丽的布料，因为我知道巴巴会喜欢它们。他注意到每件小事，包括新空调。他坐在餐桌旁问我：“你在房子上花了多少钱？”他的问题使我窘迫，但是我必须告诉他。我回答：“巴巴，七千卢比。”在那时七千卢比是一笔大数目。空调花去了几乎一半的钱。巴巴说：“你花了七千卢比只是为了我？”“是的，巴巴。”我说。“你装了新空调只是为了我？”他显得非常高兴，但是整个期间我的心里一直在打鼓，我希望呼玛在巴巴要之前就把苏打水买来。

接着，正如我所担心的，巴巴说：“我很渴。我想喝苏打水。”我回答时心脏停止了跳动：“巴巴，呼玛已经去买了。”巴巴直视着我，说：“什么？你没为我准备苏打水？你在公寓上花了七千卢比，却不记得买价值两安那的苏打水？”巴巴又重复一遍，加重了他话语的影响力。我意识到即使我为巴巴花了七百万，也不能弥补我的疏忽。虽然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巴巴，但是我忽略了他期望我提供的一个平常物。即使我们做到了 99%，巴巴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漏掉的 1%，从而给我们机会去更加努力取悦他。不管我们为巴巴做什么，它永远都不够。半小时后呼玛回来了，我把苏打水给了巴巴，但他的话留给了我，消除着我的自我。我曾乐此不疲地给巴巴装修公寓。这是爱的劳动，但我心中可能滋生的任何骄傲都必须被击碎。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了骄傲，巴巴都会把它从我们身上根除掉。

3月14日，巴巴给我家人达善并亲手给他们盛饭。我父亲、娜格丝、罗妲、吉姆、达拉和呼玛都跟我们在阿厦那。每个人都站在桌边，一个接一个把盘子递给巴巴，他为每个人盛了一块煎鱼。我父亲六十年来一直吃素，当巴巴把鱼放在他盘子里时，他没说一句。最初巴巴没理他的困境，继续为其他人盛饭。然后他问我父亲：“你不吃肉或鱼吗？”我父亲回答：“不吃，巴巴。”巴巴说：“今天把鱼吃了，从此后继续吃素。”我父亲服从了。任何行为都可能成为一种执著。通过给六十年没碰过肉的我父亲一块鱼，巴巴打破了他对吃素的执著。

在离开前的两天，巴巴对纳瑞曼和我说：“任何东西都不是你们的。你们，你们自己也不是你们的。你们是我的。一切都属于我。”我们被巴巴充满爱意而强有力的话语感动，虽然我感到渺小与不配，但我心中有着巨大的幸福，深知我们完全是他的。

巴巴准备在3月15日我的生日那天离开孟买去美拉扎德。午饭后，当满德里忙着往汽车里放行李时，我向客厅瞥了一眼，看到至爱巴巴独自坐在椅子上。我跑过去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巴巴摇头说“不”时有一种悲伤感，停了一下他打手势说：“我不会再来孟买了。”几分钟后纳瑞曼走进屋，表示一切都包装好了。巴巴起身深情地拥抱了纳瑞曼和我。纳瑞曼说：“巴巴，早点回来！”他不知道几分钟前巴巴对我说的话。我能从我站的地方看到巴巴

的脸。他看着我，仿佛在说：“记住，我说过我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对纳瑞曼他没有说“是”或“不”。他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向纳瑞曼点头，好像在说“是。”至爱巴巴高兴地笑着，最后一次离开了阿厦那和孟买。

当我想起巴巴在阿厦那的时光时，有一刻突出于其它的，我想他一定是想让我瞥见一下他的神性，使之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灵与脑海里。一天清晨很早，他独自站在后阳台上开着的门口处。我从客厅经过时，看到至爱巴巴的形体被正在升起的太阳光线从后面照亮。光从他的身上辐射出来，透过他飘动的头发闪耀着，他的辉煌的美让我凝住不动。

第十八章

服从是爱向大爱的臣服，
其中至爱的愿望成为爱者的幸福。
——美赫巴巴

在至爱巴巴 1960 年生日时，纳瑞曼和我决定送给他一辆汽车。我弟弟呼玛看到一辆状况极好的 1956 年的深蓝德·索托(De Soto)，之前只有一个人开过，呼玛觉得这对巴巴很理想，于是我们买了这辆德·索托并让呼玛在巴巴生日那天开到美拉扎德。在路上他停下来买了鲜花装饰汽车，然后把它直接开到美拉扎德的房前。美娣把巴巴从餐厅带到门廊，装作她想给他看其他的東西。巴巴看到汽车时很高兴。纳瑞曼还为巴巴写了一首诗，与汽车一起送上：

两个渺小的造物
鼓足勇气
在这个万日之日
宇宙之主的生日
向他
我们的至爱巴巴
献上
这个微不足道的礼物
并祈祷
他在无限慈悲
和恩典中
接受它。
自然的共识是
驾驶的司机
以及驱动它的水
都由我们来承担
直到呼吸停下

阿·纳

虽然巴巴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旅行，但是他一直用这辆汽车来往于普纳，直到 1968 年。他已经开始每年夏天 4 月到 6 月在那里度过。巴罗达 (Baroda) 的王妃珊塔·迪卫 (Shanta Devi) 把她的避暑宫殿古鲁普若萨德给巴巴使用。巴巴在那里给大批或大批的人达善，直到 1967 年开始周期性地闭关。巴巴给纳瑞曼一个不变的命令是每个周末去古鲁普若萨德，因此他会在周五晚上到达普纳，周日上午离开。巴巴还要他每个夏天都要在那里住上三周，只要他能离开工作。虽然巴巴没有给我定期的安排，但是我几乎每个夏天都在普纳度过，回孟买短期居住。

在巴巴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的大多数公开活动都以古鲁帕萨德为中心。从 1960 到 1965 年，孟买的人实际上夏天会去普纳居住，以便随时回应巴巴的召唤，因为他的爱者不被允许在未受邀请时去见他。1962 年 11 月，巴巴召集了大批的东方人和西方人来参加撒晤斯，这在后来成为著名的“东西方大聚会”。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10 月 31 日，活动开始的前一天，巴巴给西方女子们达善，她们很多人已经多年未见他了。由于这天是纳瑞曼的生日，巴巴也邀请我参加。第二天所有人都聚集在为遮阳而搭建的大凉篷下。然而在活动开始十五分钟内，就下起了滂沱大雨，持续半小时，几乎没有人未受淋，大多数人衣服湿透坐着，一直到达善结束。巴巴平时很关心人们不要淋湿，并总是警告他们不要着凉，但是他除了让女满德里们把所有的西方女子带进去给她们换上干衣服外，巴巴继续达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看上去很邋遢，因为给我们戴的徽章的颜料流满衣服，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感冒；我们都始终健康幸福。普纳在 11 月下雨是很不寻常的，因此在最后一天活动正要结束前第二场暴雨又到来时，我们感到很惊讶。除了巴巴在上午给西方人授述语录外，东西方聚会一直是连续的达善。

我在古鲁普若萨德有许多与巴巴在一起的甜蜜幸福回忆。因为是炎热的夏季，我们盼望冰凉的果冻饮料，只要我在那里巴巴就让我负责做。每天下午两点他会把我叫到满德里大厅说：“果冻主管，准备果冻让大家凉快一下。”

一天巴巴和一小群人坐着，不时地从他膝盖上的糖果罐里拿出糖果投给这个或那个爱者。他拿着空罐把玩着，一边开合盖子，一边说到：“打开盖子在你们的掌握中。装满罐子在我的掌握中！”另一次，一大群爱者围坐在巴巴身边，他把玫瑰花瓣给了在他最近前的几个人。一个坐在最后面的巴巴爱者，满心希望她也在前面接受巴巴给的玫瑰花瓣。突然她感到有什么东西落在她膝上，令她欣喜的是她发现巴巴投给她一整朵玫瑰。

在很多场合我们发现小孩子对巴巴神性的自发认识。有一次在古鲁普若萨德，一个女子带着一岁大的孩子坐在巴巴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当婴儿离开母亲的怀抱爬向巴巴时，她伸手拉他回去。巴巴打手势阻止了这个母亲，让孩子爬向他的脚前。婴儿两次把头放在巴巴的脚上并坐起来。然后他把小手放在巴巴的长袍上，紧紧抓着长袍把自己拉起来，低头在巴巴的膝盖上鞠躬，挺直以后又一次鞠躬。他再次把头放在巴巴脚上，然后爬回母亲那里坐在她的膝上。孩子与他联系的时候，巴巴安静地坐着。房间里每个人都沉默不语，每只眼睛都在

巴巴和孩子身上。

有时巴巴说些不可思议的话让我们吃惊。一天他坐在一组人中间，这时一只黑色蚂蚁爬上他的手，然后又爬上他的白色长袍的袖子。坐在旁边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蚂蚁，埃瑞奇起身想把它弹掉，但是巴巴阻止了他。他停了一下，打手势：“这只蚂蚁将生为人。”对于我来说，这是看到巴巴作为造物主，掌握着无限能力者的时候——不仅是改变某个人的寿命长短，而是让一只蚂蚁越过数百万的生命形体而出生为人类。我惊呆了。

巴巴经常说他最微小的举动都具有意义并关系到他的工作。尽管这是事实，他仍然希望每个人都把他的行为活动看作自然而普通的。人们经常浪费时间试图对他的行为赋予意义。有一次巴巴在古鲁普若萨德的前廊上来来回回行走时，向我们微笑着说：“我只是在消化食物，虽然有人一定在想我在做我的工作。”巴巴希望我们的注意力在他身上；他不想让我们去分析或试图理解他的工作。他只想让我们全心地跟他在一起。尽管如此，有很多次我们在身边发生的事件中，仍然看到巴巴的干预。

巴巴通常在古鲁普若萨德度过 4、5 和 6 月，但是 1964 年夏天他住到 7 月的雨季，并在那时召唤纳瑞曼。我随纳瑞曼去了普纳，由于娜佳要在那里做扁桃腺切除手术。白天我与娜佳呆在医院里，晚上睡在盖麦家。7 月 8 日我们把娜佳从医院带回家，虽然医生希望她再多住一段时间，但我们必须按照巴巴的命令，在 7 月 10 日保持沉默。

我们把娜佳带到盖麦家的同一天，巴巴与满德里去了外滩花园 (Bund Garden)。天一直下着大雨，巴巴和其他人刚回到古鲁帕萨德，普纳郊外的一个堤坝决口了。人和牲畜被肆虐的洪水冲走，普纳的其它地区无法进入城区。水位恰好升到巴巴不久前刚站过的那座桥的高度。由于堤坝的另一部分有决口的危险，这会把整个普纳淹没，包括古鲁帕萨德，因此每个人都极为紧张。盖麦担心公寓的底层会被淹，开始把东西都搬到一楼。后来我们得知娜佳曾经住的医院受到影响，水位升高了十二英尺，到了她住的房间的水平。我们确信巴巴在普纳的停留超过了平常的时间，是为了挽救他出生的城市免遭更大的灾害。

这段时期巴巴让美婣和其他女子越来越多地公开活动。每年他们住在古鲁帕萨德时，只要我在那里巴巴就会让我带她们去看好电影。一部是由亨利·方达 (Henry Fonda) 主演的“冤枉的人” (The Wrong Man)，它基于真实的故事，涉及到当时还在世的一个很虔诚的人。他因与一个偷窃者长得相像而被错误地指控有罪，不利于他的证据非常有力，甚至他的妻子也开始怀疑他的清白。在判刑前，他看望了母亲。看到墙上耶稣的像，他问她是否应该祈求帮助。他母亲告诉他要祈求力量。在他被判有罪并投入监狱后，他发疯的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

后来曾调查此案的警官看见另外两个警察带进一个与监狱中的人长相一样的人。这个警官审问了被捕者并确定判错了人。清白者从监狱里被释放后，去精神病院领他的妻子，但是她还没有康复，不能回家。（我们后来在杂志上看到她最终恢复了平衡，出了医院。）我们看完电影回来，美婣和玛妮给巴巴讲了整个故事。她们讲完后，巴巴说：“因为这个人不是因

自己的过错而受了这么多苦，他的很多来世已被减掉。因为你们向我讲了他的故事，他的另外几世已被减去。”

美婊和我们其余的人还极其喜欢弗雷德·麦克默里 (Fred MacMurray) 主演的“心不在焉的教授” (The Absent-minded Professor)。美婊对巴巴说他应该去看这部幽默的电影，于是他去了。巴巴说他非常喜欢，笑得疼痛。那是他看的最后一场电影，因为第二年他就进入了严格的闭关。在 1967 年的 4、5 和 6 月份巴巴每天问我报纸上是否列出什么好电影，他经常派男女满德里在不同的日子去看电影。可是最终美婊说：“求您，巴巴，我们都厌倦看电影了！”从那以后他不再派他们去。

我的其它一些与古鲁帕萨德有关的记忆，涉及到跟巴巴的更个人的经历。即使我跟随巴巴这些年之后，尽管纳瑞曼把担忧叫做“在到期前向麻烦付利息”，但我仍然担忧。巴巴有一次严厉地说：“你为什么担忧？你不要担忧。忘记一切！我让你留在美婊和我身边，在这一点你是很幸运的。”多年后巴巴再次问道：“你为什么替其他人担忧？即使每个人都死，那于你何干？”他接着十分强调地对我说：“你对每个人已经给予足够的关心。现在你必须只想着我、纳瑞曼和美婊。”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只想着他们，但是我把这留给巴巴，知道他会帮助我做到他所希望的。

有两次巴巴用不寻常的方式对付我的健康问题。多年来我发展出一呕吐就晕倒的倾向，因为我的血压会降得很低。我在美拉扎德伴随巴巴时这发生了几次，有一次在古鲁帕萨德我在夜里开始恶心并呕吐。我晕过去，高荷在别人的帮助下把我放上床。当我恢复知觉后，她让我服了镇静剂，我睡得很沉。早上高荷告诉巴巴发生的事，当我在九点醒来时，巴巴、美婊和高荷来到我的床边。巴巴微笑着望着我，打手势说：“有人送来了又大又美味的土豆团。我吃过很喜欢，你也会喜欢的，吃两个。”我说：“好的，巴巴。”但提到食物就会让我想吐。巴巴让高荷去给我拿两个土豆团。出于对我的关心，她开始要抗议，但我用眼色阻止了她。巴巴离开后，高荷问我：“你怎么能忍受它们呢？”我告诉她：“把土豆团给我拿来好了。这是巴巴的命令，我必须吃下它们。最多我再呕吐一次！”她拿来土豆团，我十分吃力地咽下，但几分钟内它们就被吐了出来——虽然这次我没有晕倒。当高荷告诉巴巴这个消息时，他没有回应，但是此后我呕吐时再也没有晕倒过。

还有一次，就在出发去古鲁帕萨德的六天前，我的左骶髂关节卡住了，几乎不能动。纳瑞曼去普纳时，给巴巴讲了我的病症，但是巴巴坚持让我来。我费了很大劲坐火车去了普纳，我一到，巴巴就让高荷在我臀部注射了一针。注射后巴巴立刻让我在房间里走几分钟。虽然注射使我困倦，疼痛仍然很强烈，但因为巴巴命令我走，所以我一瘸一瘸地在房间里走，直到他让我停下。此后十五年，关节没有再给我添麻烦。高荷说她以为我开始患骨关节炎了，我相信巴巴把我从永久性的残疾中救了出来。

不管巴巴的命令看起来多么不寻常，我都努力去服从他，明白如果我把问题交到他的手中，他就会照管我的一切真正需要。巴巴有一次对爱者们说：“你们的麻烦是你们不把一切

都完全留给我。如果你们对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把它完全留给我，那么担子就会自动落到我的肩上……”把一切留给巴巴需要服从与臣服，尽管我有时会失败，但我尽最大努力去执行他的命令并把一切留给他。普纳洪水期间我在盖麦家居住时，巴巴曾下令任何人都不允许见他。他自然地问起我，纳瑞曼给他讲了我在哪儿。每天晚上埃瑞奇都来盖麦家睡觉，第二天晚上他建议我给玛妮或高荷打电话。我对他说，我觉得巴巴不让任何人见他的命令意味着不要跟古鲁帕萨德有任何联系，我希望服从巴巴。第二天巴巴问埃瑞奇我在做什么，他是否和我谈过话。当埃瑞奇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他时，巴巴说：“是的，阿娜瓦丝知道怎样服从我。告诉她，我很高兴。”

第十九章

我的工作是在一切的造物中有意识地证悟我自己。

我独自做我的工作，但是我允许你们，我的
亲近者，为我工作，以便你们有机会无私地利用
你们的才智和能力来更加靠近我。

——美赫巴巴

巴巴在古鲁帕萨德的日子里，发生了几件与我和纳瑞曼的家人有关的重要事件。我的家人在做重要决定前总是先请教巴巴，当我弟弟达拉想娶他爱的女孩芙润妮（Freny）时，他向她解释说他在每件事上都服从巴巴，没有巴巴的同意他不能娶她。达拉还对她说虽然他不会把巴巴强加于她，但是她必须尊敬巴巴并允许达拉继续保持与他的关系。芙润妮同意了。

巴巴下一次在古鲁帕萨德施达善时，达拉邀请芙润妮同他一起去见巴巴，并请求他的同意。芙润妮自然很紧张，她知道达拉会遵从巴巴的任何决定。他们来达善时我也在那儿，我对巴巴说达拉带来了他想娶的女孩。巴巴叫他们两个进来见他，达拉介绍了芙润妮之后，巴巴拿起两个包着纸的糖果，剥开，一颗给达拉，另一颗给芙润妮，表示同意他们的订婚。虽然芙润妮的家人对巴巴的态度有所保留，但是他们喜欢达拉，同意了婚事。不久之后达拉和芙润妮结婚了。

1960年代巴巴还在古鲁帕萨德为几个家庭举行了皈依礼（Navjote）。正如他逐渐引导我们放弃为死者举行传统仪式一样，巴巴这些年还引导我们放弃这个由琐罗亚斯德牧师做的复杂仪式。我父母最初跟随巴巴时，他们从未想过他会举行皈依礼。后来在1938年，巴巴说他将亲手给我弟弟呼玛和达拉穿戴白衫（sadra）和腰带（kusti），虽然他后来让我父母在孟买让牧师举行了通常的仪式。那时对于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年幼的弟弟们来说，向亲戚朋友们解释为什么没有举行传统仪式，会是很困难的。但是在二十年后，巴巴经常为我家人和其他人举行没有仪式的皈依礼。每次在古鲁帕萨德举行皈依礼时，他都强调了摆脱宗教仪式束缚的重要性。1960年在为罗妲与吉姆的儿子默文、萨如希和弗莱姆罗兹举行的皈依礼上，巴巴给出如下讯息：“愿阿乎若玛兹达、琐罗亚斯德和美赫巴巴让你们从不必要的宗教仪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帮助你们过上善思、善言与善行的生活，并赠予你们爱我的恩典。我给予你们这个表面束缚的象征，以使你们摆脱这种束缚，并给予你们大爱之真正束缚。”三年后在纳瑞曼的弟弟贝拉姆的女儿阿麦悌（Armaiti）的皈依礼上，巴巴说：“除非我们从仪式的束缚中解放自身，并开始按照神本应被爱的方式来爱神，否则我们永远永远不能知道真理。”

巴巴的话给默文和萨如希造成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俩都拒绝由牧师举行的传统婚礼

仪式。默文和他妻子泽诺比娅 (Zenobia) 1975 年在民事仪式中结婚。1982 年萨如希和美赫茹可 (Meherrukh, 纳瑞曼的弟弟霍桑的女儿) 结婚时, 他们在巴巴的三摩地一起顶礼并把戒指戴在对方手指上。在阿美纳伽办理婚姻登记后, 他们在美拉扎德与美媞和满德里们一起庆贺这个喜事。1984 年, 当默文和泽诺比娅表示希望巴巴的至爱美媞为他们的三个孩子拉比娅 (Rabia)、阿亚特 (Ayat) 和吉姆希德 (Jamshed) 举行皈依礼时, 美媞高兴地答应了。

也是在古鲁帕萨德的日子里, 纳瑞曼的家人开始爱戴并崇敬巴巴。最初我们在阿厦那居住时, 他家的大多数成员基本上没有兴趣。虽然他们来见了巴巴几次, 但是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纳瑞曼高兴。1948 年, 纳瑞曼最小的弟弟霍桑十八岁时, 我需要第二个司机去孟买火车站接巴巴、纳瑞曼和好几个男满德里到我们公寓。我决定把这个为巴巴开车的机会给霍桑, 希望这次接触会激发他的兴趣。巴巴到达时, 他拥抱了我, 然后我们坐在客厅里, 男子们忙着把行李从车上拿进来。巴巴说: “跟我讲讲霍桑。” 当我告诉他霍桑是个很可爱的男孩时, 巴巴微笑着说: “他完全是我的。当时机成熟时, 他将像这样到我这儿!” 他打了个响指。从此后我认识到巴巴的时间安排的重要性。巴巴按照他的时间把新的爱者拉向他, 不是我们的时间。而过了十二年之久, 纳瑞曼的整个家庭——他的母亲、弟弟们、他们的妻子, 甚至他们妻子的家人——才走向巴巴。

一天早上我和女满德里正在古鲁帕萨德同巴巴一起吃早餐时, 我的思想不断转到纳瑞曼家人身上, 他们正面临一些困难。我一直在试着帮助他们——向他们谈巴巴, 鼓励他们来达善他。虽然纳瑞曼的二弟贝拉姆和他妻子芭诺 (Banoo) 爱巴巴, 但是他的其他弟弟鲁斯特姆 (Rustom) 和霍桑, 他们的妻子芙芮妮 (Freny) 和荷沃薇 (Havovi), 以及他母亲都还不是巴巴爱者。我坐在那里想时, 巴巴直视着我的眼睛, 微笑着打手势说: “别担心; 一切都会好的。” 虽然我很少带着问题找巴巴, 但是他会经常把它们从我嘴里套出来, 或者在我一言未发的情况下就回答了问题。

当纳瑞曼的家人有一次征求我对他们问题的意见时, 我试着让他们明白只有巴巴才能帮助他们。他们说对他没有信心。我解释说想解决问题的诚心是他们唯一需要的, 建议他们只要顶礼巴巴并说: “请您, 巴巴, 帮助我们做应该做的。” 我的内心告诉我只要他们此时接近巴巴, 巴巴就会把纳瑞曼的家人吸引过来。他们都来参加一次公众达善活动, 第一天进展顺利。巴巴同意让他们十五天后再来, 那时他计划举行一次私人达善。第二天巴巴只召唤了这家人, 之后他对纳瑞曼说: “你知道今天你弟弟霍桑对我不敬并且不顶礼吗? 我要你严厉地斥责他。”

纳瑞曼因巴巴的命令而苦恼, 他非常爱霍桑, 并确信他弟弟不是有意不敬。他对我说也许霍桑没有意识到他做的事, 但是霍桑是否不敬并不是重点。巴巴想要纳瑞曼斥责他。我说我确信巴巴在对他的家人做工作, 把他们引向他, 并且纳瑞曼应该毫不迟疑地按巴巴的意思去做。纳瑞曼直接走到家人住的旅馆, 大发雷霆。霍桑震惊了。起初他不太肯定是否向巴巴

顶礼了，但是他确实没有不敬的意图。他越想这件事，就越肯定他向巴巴顶礼过。纳瑞曼继续指责他，问他为什么大老远从孟买来，却不向巴巴顶礼，留下霍桑吃惊而困惑，几乎泪都要流出来了。

纳瑞曼回到古鲁帕萨德，告诉巴巴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的妯娌哈沃薇后来说霍桑一路哭着回到孟买，她也非常难过。霍桑一直说他非常确信他顶礼过，并且不理解为什么巴巴会说他没有。当纳瑞曼和我讨论这个事时，我建议他去他的弟弟和弟媳们那里，向他们强调他希望他们尊敬巴巴。

纳瑞曼去孟买时我呆在古鲁帕萨德。他确信巴巴在对他的家人做工作，只要是与巴巴的工作有关的，纳瑞曼总是毫不犹豫；他只是行动。他对家人的态度非常坚定，他们甚至更加生气了。他们认为纳瑞曼不理智，并且不想再来古鲁帕萨德了，虽然他们之前承诺过要来。尽管他们对纳瑞曼生气，但他们还是决定履行诺言。

一家人到普纳时，认为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访问。他们达善巴巴后，我的妯娌芙芮妮和哈沃薇问我她们能否在回孟买前跟我谈谈。那天晚上巴巴休息后，我们会面，她们开始向我讲述在孟买时发生的一切。哈沃薇说假如我在那里，是决不会让纳瑞曼对他们那样说话的。他相当不理智，态度强硬得使他们震惊。他们决定不想再与巴巴有任何接触，并且只是为了遵守诺言才勉强来古鲁帕萨德参加达善。然而，某种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轮到他们达善时，他们一个接一个不情愿地把头放在巴巴脚上，不期待感觉任何东西。但是当它们向巴巴顶礼时，他们被他身上流溢出的爱与慈悲所充满，他们对纳瑞曼的所有气恼都消失了。我微笑着对自己说：“至爱巴巴，您已经做了您的工作。”我甚至没有暗示一下是我曾鼓励纳瑞曼去责备他们的。我们后来发现在之前的那次达善中实际上是家里的另一个成员没有向巴巴顶礼。

从那以后纳瑞曼所有的家人，除了他的母亲外，开始每年夏天来普纳，住在旅馆中，以便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获得至爱巴巴的达善。1962年夏季，经过多次劝说，我们甚至把纳瑞曼的母亲带到普纳住了三个月。她仍然对巴巴没有兴趣，但是我们相信他会帮助她。她的生活曾充满痛苦。她和纳瑞曼的父亲长期两地分居；早年间他来孟买找工作，而她和年幼的儿子们住在卡拉奇。他后来去世了，不管纳瑞曼和他的弟弟们为她做什么，她都快活不起来。这时她的心理健康恶化到我们认为她要发疯的地步。在普纳她越来越迷惑，于是我们带她去看精神病医生。起初她拒绝吃他开的药，但是我们最终哄她吃了。每个人都为她担心，但是当我把她的情感问题告诉巴巴时，他只是会意地微笑一下。她的状况直到7月我们回孟买时才开始转变，随着她心理状态的改进，她开始表现出对巴巴的真正兴趣。

四个月后，1962年11月，我们所有人都去古鲁帕萨德参加“东西方大会聚”；纳瑞曼的母亲也高兴地参加了。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的对于巴巴和美媞的爱使我们惊讶。1963年当纳瑞曼和我家的所有女子都被邀请到美拉扎德住几天，以庆祝美媞的生日时，她非常幸福。大约另外有五十个女子应邀参加生日庆祝，但她们都将住在阿美纳伽。纳瑞曼的

母亲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她定做了整套新衣，充满了幸福的期待。

纳瑞曼和我在美嬉生日前一周到达美拉扎德。那天半夜，就在我们离开几个小时后，纳瑞曼的母亲因肾衰竭被送到医院。第二天早上来电报说她情况危急。纳瑞曼与男满德里在一起，我与巴巴和女子们一起吃早餐时，玛妮带来电报并读出来。巴巴转向我说：“如果她去世了，你不会去。”他没有说“你不要去”而是说“你不会去”。那天我没有见纳瑞曼，但晚上巴巴休息之后，我去了男子那边陪伴他。我把巴巴的话告诉他，即使他的母亲将要去世了，我们也不会去孟买。

第二天传来纳瑞曼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巴巴把我从女子那边叫过来，在满德里大厅加入纳瑞曼，并说：“我们要给家人发一封电报。”自然每个人都期待着作为长子和家长的纳瑞曼回孟买。按照巴巴的指示，埃瑞奇写到：“你们代表妈妈在这里和我在一起……”然后巴巴停下来。他转向满德里们问：“这些话行吗？”从澳大利亚来的巴巴的诗人，弗朗西斯·布拉巴赞（Francis Brabazon）回答说什么地方听起来不太对，于是巴巴问他：“那么我们该怎么写呢？”弗朗西斯改写后，电报被发出。巴巴最初的电报措辞并不是为在孟买的人写的，而是为纳瑞曼和我。以这种方式巴巴让我们知道，纳瑞曼的母亲去世时，我们和他一起在美拉扎德是多么重要。巴巴对时间的安排是如此周到，使得芭诺、芙润妮和哈沃薇能够在孟买参加琐罗亚斯德教的四天死亡仪式，然后及时来美拉扎德参加美嬉的生日庆祝。

在这个欢乐的气氛中，纳瑞曼努力默默地控制着悲伤。他很爱他的母亲，一想到她一生的悲惨就很痛苦。他无论怎样努力，总是不能够给他母亲幸福。巴巴在他无所不知的慈悲中，走到纳瑞曼身边，拿去他的负担，说道：“别担心。我将会负责她的幸福。”

第二十章

我采用人的形体来承担人类的痛苦。

——美赫巴巴

我第一次遇到至爱巴巴时，他的美难以描述。早年间他的眼睛象燃烧的、光芒四射的深潭，少年的我向他顶礼后有时会发抖。巴巴的整个身体都富有表现力，他的手流畅地打手势，仿佛他在舞蹈。有时我看着他，觉得他像耶稣。这些年来巴巴的眼睛发生了变化，柔和而明亮，含着甚至更多的爱和慈悲，他一度优美的步伐变得吃力。第二次车祸后，医生们不指望巴巴能再次走路；虽然他做到了，但走路对他来说既费力又疼痛。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能看出巴巴所承受的巨大宇宙痛苦给他肉体上带来的损失。无论我们这些最接近他的人私下在美拉扎德或古鲁帕萨德看到什么，然而，当我们的至爱神人坐在椅子上施达善时，他则显得精神焕发，满面生光。那些参加达善的人绝不会想到当他之后回到房间时，我们看到怎样的痛苦：面色沉重，精疲力竭。

巴巴 1967 年生日期间极不安宁；他还经受着诸多的疼痛。在 2 月 24 日午饭时他说：“我的时间已到。我的时间非常近了。”从那以后我们会经常听到巴巴重复这些话。第二天早上，巴巴生日那天情绪相当低落。他虽然感觉头晕，但仍尽力显得开心，因为他想让我们所有人都高兴。我们把我从孟买带来的粉色蛋糕放在他面前。点亮蜡烛并向巴巴唱“生日快乐”之后，我们逐一朗读了他接到的大量生日祝贺电报。

我们在美拉扎德静静地庆祝，但是那天晚上在阿美纳伽巴巴中心却进行着大型的生日节目，主演人是碧佳穆·阿克塔 (Begum Akhtar)，印度最著名的一个格扎尔歌手。她曾在古鲁帕萨德为巴巴演唱过两次，在她的请求下巴巴允许她来美拉扎德。我们高兴地看到她的歌声给巴巴脸上带来的喜悦。碧佳穆准备去麦加朝圣，巴巴问她有谁伴随。当她告诉巴巴说她将单独去时，巴巴说：“我不是和你一起去吗？”他然后给了她一条手帕，要她把它放在克尔白寺 (Kaaba，所有穆斯林的朝圣地)，然后把它带回来给他。她从麦加回来后给巴巴写信，伤心地说在去那里的路上她把手帕丢失了。

在巴巴生日的晚上，他休息之后，女子们聚集在客厅，话题转到耶稣。我们讨论了《长袍》(The Robe)，《皇帝的医生》(The Emperor's Physician) 和《伟大的渔夫》(The Great Fisherman) 等书。我记得巴巴有一次说过耶稣的髌关节也断了，但不是在事故中——耶稣让他的门徒们用一块大石头砸断了他的髌关节。另一次晚餐前巴巴坐在他的床上，显得非常疲惫与无助，他对我们说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一次，但是他每一刻都在十字架上受难。

看着巴巴受苦让我们自己的问题显得微不足道。每次去美拉巴德，纳瑞曼和我会一起在满德里大厅问候巴巴，他总是询问纳瑞曼的生意和我们的健康。一次巴巴问正在经受青光眼

手术后遗症之苦的纳瑞曼：“你的眼睛还好吗？”纳瑞曼回答说：“巴巴，还是那样。压迫和沙子感还在。”巴巴说：“我担心你的眼睛。美婳也是。她不断求我减轻你的疼痛，因为你对我是这么重要。但是这些眼睛算什么呢？当我打开你的第三只眼时，那将超出你的想象！”巴巴随后转向我，询问我的慢性感冒和风湿痛。我笑着说：“巴巴，它还在继续。老样子。”巴巴说：“我受很多的苦，我只是给了你们几滴。你们很幸运。”巴巴的话使我想起有一次孟买的一个亲近者在爱的激动中说：“巴巴，为什么您不把您受的苦给我一些？”后来我对她说：“你意识到你在要求什么吗？我们没有能力承受巴巴负担的哪怕一丁点儿。”我还记起有个爱者一次要求保持沉默，以便帮助巴巴的沉默。巴巴答道：“我一秒钟的沉默相当于你上百年的沉默。”

在最后的几年，巴巴不再施达善时，他也不掩藏他的痛苦，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想办法分散他的疼痛或娱乐他，经常用给他读书的方式。《读者文摘》里一个故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讲一个想画童年耶稣的艺术家。他找到一个好看的男孩做模特并完成了绘画。多年后这个艺术家再次寻找模特，这次是画犹大。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后，他在一家小酒馆里发现一个衣衫褴褛，模样凄惨的人。这个人同意让艺术家画他，因为他需要钱，但是最后当他拿到报酬时，开始哭起来。艺术家问他何故，这个人回答说：“我哭的原因是你把我当犹大来画，但是当我是个小男孩时也做过你的模特，那时你是画童年耶稣。”巴巴显然被这个故事触动了，他说：“犹大很爱耶稣。假若没有犹大，就不会有耶稣。”耶稣做为神人，是高之最高，然而为了完成他的工作，他需要其他人来扮演某些角色。犹大不得不扮演他的角色，以使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并为人类受苦。

当某个人在大声朗读时，巴巴很讲究让每个人都专心听故事。他希望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如果有人走神了，他总会知道。巴巴会打响指说：“听故事。不要让你的思想开小差。”有时当玛妮为他读故事时，巴巴会躺在他的床上。他会显得已经睡着了，我们有时甚至听到他在打鼾。可是玛妮一停下朗读，巴巴就说：“你为什么停了？我在听呢。继续念。”其它时候我们感到巴巴的注意力在远处，他心里在想其它什么事情。我们看着他的眼睛，会感到他不在“那儿”跟我们在一起，而是在别处。即使这样，如果玛妮停止朗读，巴巴就会说：“继续。我在听着。”

当《时代》杂志每周送达时，住在美拉扎德的唯一的美国女满德里拉诺，会在两三天时间内读给巴巴听。不过巴巴喜爱的读物是侦探故事；他尤其喜欢艾德格·华莱士 (Edgar Wallace) 的小说和雷克斯·史陶特 (Rex Stout) 写的尼罗·伍尔富 (Nero Wolfe) 系列。一天上午拉诺给巴巴读艾德格·华莱士的一个故事，我一边在给他按摩。午饭后我们重聚在巴巴的房间，玛妮开始读雷克斯·史陶特 (Rex Stout) 的一个故事，并在晚饭后继续读。我突然想知道有个叫托马斯 (Thomas) 的人物的结局，于是就问了。拉诺说：“噢，阿娜瓦丝，你弄混了。托马斯在我的书里，不在玛妮的书里。”同时听两个谋杀推理小说，从一个转到另一个，对我来说太难。巴巴喜欢这个笑话，无声地笑了，一边打手势一边笑，眼睛

里充满顽皮。看到他的痛苦被减轻，很让人高兴，即使是一小会儿。

1968年1月31日，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这暗示着某些重大的变化将要发生。至爱巴巴叫来所有在美拉巴德的男满德里和几个住在阿美纳伽的亲近者，以及住在美拉扎德的人们。男人们排成单行经过巴巴，他坐在主房的前廊，美嫒站在他旁边。按照巴巴的命令，她合掌向每个人说“Jai Baba（胜利属于巴巴）”，每个人回应她说“Jai Baba”。这是美嫒第一次与巴巴的男性爱者打招呼。为了让美嫒为此做准备，巴巴之前曾把她介绍给失明的亨利·肯莫医生。过去美嫒一直处于严格的隐居，在早年她甚至不能看见男子或听到他们的声音。现在通过这次与男子简短会面，巴巴在让美嫒将要面对的一切做准备，尽管这时她丝毫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来是什么。

1968年巴巴进入更深的闭关，虽然他像往常那样去古鲁帕萨德度过夏季，但是甚至普纳的很亲近者也不被允许见他，也不允许满德里离开古鲁帕萨德。在上午的几个小时巴巴会独自坐在他卧室里的一张大椅子上，除了美嫒之外，任何人都不许碰触这把椅子。他会捶打他的大腿直到它们又青又紫；他说那时他的宇宙工作非常沉重，他利用疼痛使自己与浊界保持连接。每天巴巴都会听吉姆·瑞夫斯（Jim Reeves）的歌，特别是“天空的宝石”（Diamond in the sky）和“心痛伴随着我”（There's a Heartache Following Me）。巴巴说在吉姆·瑞夫斯的嗓音中有一种巨大的悲怆，这些歌帮助缓解他的工作压力。

这段时期巴巴向他在全世界的爱者发出通报，说他想要让他们在4、5、6月出声地念《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每天一次。巴巴会让人一天两次念这些祷文，一次由男满德里，一次由女满德里，巴巴两次都参加。由于他的高强度的工作和不断地重击大腿，巴巴变得极其虚弱。他有时让男门徒在两边架着他，以便在祈祷中保持站立。有一次当巴巴不能独自站立时，满德里建议他坐下，但是巴巴说：“继续念祷文。”结束后，巴巴说：“因为我站立并参与这些祈祷，在我离开肉身后所有念诵它们的人都将极大地受益。”当我得知巴巴的这些话时，我感到他在给一个间接的命令——有规律地念祷文，从那时起我每天这样做。

10月巴巴召唤全印度负责巴巴中心的爱者来美拉扎德，讨论他计划1969年夏天在古鲁帕萨德举行的达善活动安排。后来纳瑞曼和我也被叫去，安排一个完全不同的节目——12月份美嫒的生日庆祝。同时巴巴将为四个孩子举行皈依礼：霍桑的女儿美赫茹可（Meherrukh）和儿子拉尤曼德（Rayomand），我弟弟达拉的儿子诺泽，我堂妹朵丽·达斯托（Dolly Dastur）的侄女美赫娜丝（Mehernaaz）。节目的最后部分将是巴巴的侄子达拉（小阿迪的儿子）和德拉敦的沙图甘·库玛的女儿阿慕丽特（Amrit）的订婚和结婚仪式。

我们在那里时，巴巴对我们说：“今后你们不需要告诉或询问我任何事情。我将给你们内在的指引。”巴巴之前曾让埃瑞奇和玛妮直接给巴巴爱者回信，而不必问他怎么写。至爱巴巴在为我们在他肉身不在时做准备。

11月的第三周巴巴的健康开始急速恶化。12月初，巴巴听到埃瑞奇的伯父输血时说：

“美赫吉·玛玛(Meherji Mama)输了血,为什么不给我输一次血呢?”巴巴输了两次血,我们后来得知血液来自于一位农夫。不过,他的状况没有改善,在12月的活动接近时,他只是更加虚弱,对周围的事情表现出很少的兴趣。

像平常一样,我们女子们上午在巴巴卧室里聚集在他身边,这时他经常从收音机听他最喜爱的格扎尔。一天上午玛妮想起播放“珍贵的主”(Precious Lord)唱片,她知道他喜欢。巴巴坐在床边,脚放在地上的垫子上。我望着至爱巴巴听着“我累了,我倦了,我疲乏了”的歌词,我感到仿佛他自己在唱这些词,向我们传达他在经历的。因为巴巴也想让他的男满德里知道他承受的强烈痛苦,他让玛妮把“珍贵的主”歌词打出来,他给男门徒一人一份,包括纳瑞曼。然后巴巴让玛妮把留声机带到满德里大厅,那天下午在他跟前播放了唱片。

气氛因至爱巴巴的痛苦、无助与无望而沉重。作为神人,他仿佛在乞求无限的神把他从此生所背负的巨大重担中解脱,这个重负现在似乎超出了他的承受力。我们亲爱的巴巴不仅承受着他最后的宇宙工作给他的身体压力,还不得不忍受着这样的知识:他离开肉身后所有满德里和爱者——特别是他的至爱美婣——将必须经历的没有他的痛苦。巴巴独自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我们无法测量他的负担有多重。

12月22日美婣的生日,连同四个孩子的皈依礼和达拉与阿慕丽特的订婚,一起庆祝。大约两百名巴巴爱者在花园就座后,巴巴在轮椅中被带到主房的门廊。我把插着一只蜡烛的美婣的生日蛋糕放在小推车上,拿给巴巴,他微笑着触了一下蛋糕,然后它被分发给客人们。之后四个孩子被带到巴巴面前举行皈依礼,他们的父母站在他们后面。巴巴对孩子们的讯息被读出,再次强调他是来把我们从宗教仪式中解放出来的:“宗教仪式非但不能把一个人从中解放出来,反而使人更紧地束缚于摩耶。我就是来让人们废除仪式的。只有通过爱才能达到神;因此要越来越爱我,直到你们知道我是谁。”

皈依礼之后,是达拉和阿慕丽特的订婚仪式。巴巴拿着戒指,然后他们把戒指戴在对方手指上,给巴巴献上花环并拥抱了他,然后回到座位上。订婚仪式后巴巴仍坐在门廊上,这时达善开始,人们排成单行,在不远处合掌逐一经过巴巴。接着是简短的娱乐节目,为巴巴特别表演的一些舞蹈和几首有趣的歌曲。

巴巴对在场的所有人说:“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的时间近了。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你们在这里的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幸运,因为你们看到我坐在你们面前。4月在普纳举行的达善中,你们将不能像这样看到我。”巴巴做了个从头到脚的手势。巴巴这样说时,我猜想也许在普纳时将有很多人,为了给新来者机会,那些多年来和巴巴在一起的人将坐在后面。之后巴巴回到卧室,而美婣则跟客人们一起呆在花园里。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到卧室问我美婣是否过得快乐幸福。巴巴知道美婣担心他身体不好。我向他保证在美婣身边的所有人都在陪着她。至爱巴巴躺在床上,打手势让我走上前,以便给我一个拥抱,因他身体虚弱,这在那些日子中是个罕见的礼物。

第二天,12月23日,是达拉和阿慕丽特的婚礼。他们在萨如希家的“维露别墅”(Villoo

Villa) 举行民事婚礼，之后巴巴派人用迪·索托汽车把他们接到美拉扎德。达拉和阿慕丽特坐在门廊的两张椅子上等待巴巴。当巴巴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时，他再次拿着他们的戒指，然后他们把戒指戴在对方手指上。他们给巴巴献上花环后，巴巴指着他脚边由巴巴爱者带来的一堆花环，打手势让达拉和阿慕丽特给对方互献花环。在场的所有人再次排队经过巴巴，进行达善，娱乐和茶点后他们离开了，巴巴肉身在场的最后一次达善就这样结束了。几位客人，包括娜格丝，以及阿慕丽特的父母在那里多住了几天；之后巴巴对纳瑞曼和我说：“让所有的客人都走，但我想让你们留下。”

新年那天我们曾希望使巴巴高兴起来，让他更活泼愉快一点，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能让他脸上露出笑容。每个人都情绪低落，直到玛妮想起有人刚送给巴巴的新录音机，她把它拿到他房间里，让他能听些他喜爱的格扎尔。巴巴的脸色本来是苍白的，但当他听到音乐，脸色变了一点。因为天冷，美婊把一个用巴巴旗帜颜色编织的鲜艳披巾盖在他的膝盖和脚上。突然我们看到巴巴右脚的大拇趾从披巾下露出来，随着音乐打拍子。看到至爱巴巴暂时放松，我们的心高涨了片刻。然而，这只持续了音乐的播放时间那么长。

那时萨如希·伊朗尼的女婿赫吉·阿单瓦拉医生(Dr· Hirji Adenwala)在阿美纳伽，他是来参加达拉和阿慕丽特的婚礼的。高荷非常绝望，于是给他写条子，请他第二天来看巴巴，尽管巴巴尚未允许她就他目前的病情咨询其他医生。赫吉一接到便条就来到美拉扎德，他晚上到时巴巴已就寝。那次他不是来为巴巴做检查的，只是与高荷讨论巴巴症状的每个细节。

巴巴听到汽车驶入的声音，派守夜人问谁来了。虽然他晚上休息后从不接待访客，但是巴巴允许赫吉来他卧室里，并同意做一次检查。赫吉非常小心地询问了巴巴的病情，并惊讶地发现他是如此清醒，因为他的血尿素测试值很高。赫吉没有随身带药箱，当他向高荷要听诊器时，巴巴对他说：“没关系。把你的耳朵放在我胸口上就是了。”赫吉被这种亲密的表示深深感动。通常，血尿素这么高的人呼吸气味很难闻，但是赫吉从巴巴胸前抬起头时，他很奇怪巴巴口里没有异味。他非常温和地建议巴巴就他的病情咨询专家，即使只是为了让这么担心他的满德里们高兴。巴巴对赫吉的劝说报以微笑和一小段灵性语录。这次会见是让赫吉的心向巴巴启开的钥匙。

我们的至爱巴巴情况日益恶化，直到他甚至不能靠自己坐起来。至少需要四个人来帮助他，一个支撑着巴巴的脖子，第二个抱着他的肩膀，另一个支撑着他的后背，还有一个人抱着他的小腿。他们慢慢把巴巴抬到床边坐好，他的脚放在地上的一只枕头上。另一只枕头放在巴巴的背后，有一个人用背靠着枕头，与巴巴背对背来给他支撑。即使这个姿势对巴巴来说也非常疼痛，他只能坐半个小时。

有时巴巴会请高荷帮助他，说：“哦，我要不行了！做些什么！”然而他却一再拒绝让她叫专家。她会说：“我不知道做什么，巴巴。现在只有您能告诉我能为您做什么！”最后高荷再也不能忍受巴巴的痛苦，所有的满德里都同意她安排救护车送巴巴去普纳做检查。她

怀疑巴巴体内出了可怕的问题，因为巴巴说他的腹部疼痛。埃瑞奇的弟弟默文在普纳的一所医院安排了一间病房，埃瑞奇和高荷很小心地请求巴巴去那里。当时我在房间里，看到巴巴坚决地说：“不！”当埃瑞奇和高荷继续恳求他时，巴巴以极其严厉的表情最后说：“不要送我去普纳！我知道一切。我没有疯。如果你们想让我离开肉身，那么就把我送去普纳吧。”听到这些话，高荷和埃瑞奇沉默了，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从那以后高荷只是尽力让巴巴更舒服些，她安排了一张手术床，巴巴在上面度过了最后的日子。这张床后来被放到蓝车上，至今仍在那里。

无助与沮丧压倒了我们。我无法描述那段日子的苦恼。巴巴忍受着这样大的痛苦，可是我们却对减轻他的疼痛无能为力。他停止了进食；随后他甚至不想喝。只有在极力劝说下他才喝一些由他的至爱美媞准备的果汁或其它流质。他说他有“一种窒息感”，并且越来越虚弱。为巴巴和满德里做了多年饭的亲爱的娜佳，会准备十到十二种他喜欢吃的菜，以便他对其中之一表现出食欲，但是他连一小口都不吃。

一天下午美媞让我把一杯温热的饮料端给埃瑞奇，他正等着喂巴巴。我正要把杯子递给埃瑞奇时，巴巴打手势让我喂他。巴巴躺在床上，我轻柔地用调羹把饮料送进他嘴里。他的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爱淹没了我，然而我在他眼中却看到某种悲哀，焦虑充满了我的心。出于爱与慈悲，至爱巴巴那天让我喂他，他知道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了。后来我意识到尽管他身体虚弱，但他却在剩下的时间中，找机会给我们每个人尽量多的爱。后来我们都追忆跟我们的至爱在一起的这些特别时刻。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轮流伴随巴巴，为他读书，按摩，尽力让他吃些东西。经常拉诺一边给巴巴读书，我一边给巴巴按摩手、腿或他示意的地方。一天巴巴让拉诺去吃午饭，留下我单独和他在一起。有很长一段时间，巴巴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出现痉挛——手、腿、颈部等等，但它们较轻微且不频繁。现在它们很剧烈，其强度以可怕的速率增长着。我在为他按摩时，他的左腿发生了剧烈的痉挛，以至于把我的手弹到空中。我惊呆了，大叫：“巴巴！”急忙察看他的脸，看他是否还好。巴巴会意地看着我，似乎他想让我明白某样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在那些日子我有两次注意到青灰色的阴影掠过巴巴苍白的脸。他的嘴唇变成深灰色，他的眼睛没有焦点。我问高荷和其他人是否看到巴巴脸上的灰影，但是他们说什么都没看见。我感到奇怪，对我来说那么明显，其他人却没有看到它们。后来，有一天我单独坐在他身边，他静静地闭着眼睛休息时，穿着白色长袍的至爱巴巴的形象，让我看见他的无生命身体的画面。我感到恐惧；我开始出汗，心脏剧烈地跳动，同时努力把这个念头赶走，不愿再想起它。

第二十一章

在身体上你与我在一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的存在与你同在。

因此让我永远与你在一起。

——美赫巴巴

12月的活动结束后，我们留在美拉扎德与巴巴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回孟买。由于纳瑞曼的健康问题增加，巴巴已经在两年前同意他卖掉工厂，在我们来美拉扎德前不久，一个潜在的买主表示有兴趣。1月霍桑传信叫纳瑞曼回孟买。

纳瑞曼给巴巴打电话说出售工厂的事宜办妥之后，从城里回来。他的弟弟们现在等着他来处理最后的事宜。巴巴告诉他：“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你和阿娜瓦丝去孟买完成此事，快点回美拉扎德。把其他的生意责任交给你的弟弟们，来同我生活六个月。”巴巴让我们1月19日走，我们打包行装准备离开美拉扎德时，去巴巴的卧室达善。我打算轻轻地拥抱巴巴，以便不伤着极其虚弱的他，但是他使我惊讶地用慈爱的手臂紧紧拥抱了我。来自我们亲爱的巴巴的如此大的力量使纳瑞曼和我精神鼓舞；我们猜想不到这是从我们的至爱神人那里接受的最后一次身体拥抱，而我们回来时看到的，是躺在墓穴中的巴巴的珍贵遗体。

我们回到孟买时，出售工厂的计划进展顺利，定于1月31日下午开会签署最后的文件。那天早上七点，我合眼躺在床上，看到一幕景象。很多人聚集在一间大厅里，我在外面，透过窗户向里看。每个人都身着纯白色，好像是一个琐罗亚斯德葬礼。然后我低头看到自己穿着白色的纱丽。我睁开眼，静静地躺着，腹底有一种恐惧感。

我控制着内心翻滚的思绪，照常做日常的事情。下午三点，当纳瑞曼和他的弟弟们与买主一起在办公室时，大阿迪从阿美纳伽打电话来。他说：“阿娜瓦丝，仔细并耐心地听着。至爱巴巴在下午十二点十五分离开肉身，他将于明天上午入葬。你必须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孟买所有的爱者。”我不想相信阿迪的话，大声呼叫至爱巴巴，然后问阿迪：“这确实是真的吗？”他很温和地说：“阿娜瓦丝，我不会拿这样的消息开玩笑。”我清醒过来，说：“阿迪，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脱口而出。”阿迪告诉我巴巴最后让高荷叫来他的一个爱者，拉姆·金德医生（Dr· Ram Ginde），孟买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金德医生于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左右到达阿迪的办公室，但是他要求休息半小时后，再去看至爱巴巴，因为他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并在旅途中感到胸口疼痛。金德医生和阿迪到达美拉扎德时，发现埃瑞奇正在对巴巴做人工呼吸，试图使巴巴复活。没有人愿意接受所发生的事情，但是金德医生很温和且严肃地确认巴巴已不在肉身中。填写我们最珍爱的主美赫巴巴的死亡证明书的悲伤职责是由高荷医生来完成的。

我放下电话，茫然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我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办公室里的贝拉姆，因为我不忍把如此揪心的消息直接告诉我亲爱的纳瑞曼。听到这个消息，纳瑞曼抑制着情感，但立刻取消了会议，离开办公室回家准备去阿美纳伽。我接下来打电话给娜格丝，接电话的却是我弟弟呼玛；萨如希正巧刚从阿美纳伽到他们家，但显然尚未听说有关巴巴的消息。呼玛极为震惊，把电话递给萨如希跟我谈。听到萨如希开始抽泣，我意识到如果巴巴离开肉身时他们在场，那么无论是萨如希还是纳瑞曼，都不能够承受最初的打击。我感到至爱巴巴出于慈悲，把他们两个送走，让纳瑞曼去照看出售工厂，让萨如希去为他做某个工作。我不忍继续复述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仅仅又打了一个电话，请另一个人通知孟买的所有巴巴爱者。然而更令我苦恼的是，每个人都立刻给我打电话来确认他们听说的消息。纳瑞曼回到家，悒悒从办公室来，萨如希从娜格丝和呼玛家过来。我们四人立刻坐萨如希的汽车，开始了前往阿美纳伽的漫长而充满痛苦的行程，我们的家人和孟买的其他巴巴爱者晚些也随后跟来。

我们到达美拉巴德时，得知至爱巴巴的遗体已被放在墓穴中。我们径直上山到他的三摩地，那里我们看见帕椎和其他几个人。帕椎告诉我们美嬉悲痛欲绝，埃瑞奇和其他人不忍看她如此痛苦，并担心她会崩溃，已经说服玛妮和其他女子带她回美拉扎德过夜。他感到经过一整天的折磨，女子们不能经受在美拉巴德度过整夜与第二天。帕椎打开三摩地的门，悒悒、萨如希、纳瑞曼和我走进去。至爱巴巴的遗体躺在墓穴中，但是当我向下看时，看到他的样子如同几周前我曾想象过的那样，震惊使我感到他仿佛躺在我们下面五十英尺深的地方。帕椎看见我们惊呆了的表情，立刻让萨如希带我们去他家过夜。

第二天早上四点我们回到上美拉巴德，在三摩地等待美嬉、玛妮和其他女子到来。当她们的汽车到达时，我打开车门，美嬉走出来。我正要拥抱她时，她痛苦地喊道：“没有巴巴我将做什么？没有他我怎么活？”我什么都说不出，于是默默地把她抱在臂弯中。美嬉的悲伤是如此之深，我们所有人都抑制着自己的悲伤，试图安抚她。

本时代的阿瓦塔离开人身时，在场者的体会是无法描述的。来自全印度的巴巴爱者开始给大阿迪打电话发电报，乞求他推迟埋葬至爱巴巴的遗体。金德医生说只要他的遗体没有腐坏的迹象，就可以敞开墓穴供人达善，他指示高荷每天检查巴巴的遗体，以决定何时覆盖上封闭墓穴。一天接一天，成千上万的爱者到美拉巴德——乘飞机、火车、公交车、汽车或牛车，甚至步行；一群离去后，另一群又至，向我们至爱的主唱着巴赞。虽然我们的心碎了，但是我们被那些最后一次来顶礼瞻仰他的人心中流出的爱支撑着。

多年后，我望着房间里的耶稣像，它跟巴巴在纳瑞曼和我的婚礼上送给我们的那张巴巴的照片放在一起。我第一次注意到它下方写着“耶稣在墓中”几个字。突然间我想起耶稣躺在三摩地墓穴中的巴巴很相似。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受驱使买下这张像，想起巴巴向我问起它，并让我在他照片下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点着灯的那天。灯光提醒我虽然巴巴已离开肉身，但他的神圣临在之光将继续永远照耀。

巴巴埋葬前的那些天，我们女子们都在美婣身边，不管她在哪儿。她在三摩地对巴巴哭泣，难以劝慰，她的眼泪尽情流淌有好处。她假若不表达出痛苦，要保持精神和情感平衡对她将非常困难。她的悲伤向其他人显示出她是怎样深爱着她的至爱巴巴。我们不能再忍受美婣的眼泪时，就把她带到巴巴的小屋，坐在运送他的遗体从美拉扎德到三摩地的担架旁与她说话。有时她会变得平静镇定，以巨大的镇静向合掌前来的女子们说“Jai Baba”。男人们也双手合十，尽量瞧一眼亲爱的美婣。

那些与她最近的人曾目睹了美婣对巴巴的彻底奉爱，我们尊重她为巴巴的至爱。现在美婣将要离开她迄今所过着的隐居生活，以便所有的巴巴爱者，包括男人和女人，能够目睹巴巴最亲近门徒的完美之爱。我感到巴巴把她留在身后来扮演他已逐渐帮她准备好的非常重要的角色，担负起他的纯爱使命。为了让美婣扮演这个角色，她不得不去适应很多新情形，其中包括学会与男人谈话，这是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巴巴引导我直觉地利用环境来帮助美婣朝这个方向走出第一步。当一些西方男子到达美拉巴德时，我利用这个机会问邓·史蒂文斯（Don Stevens）是否想对美婣说“Jai Baba”。邓惊奇地问这是否可能。于是我去美婣那里，告诉她邓·史蒂文斯想对她说“Jai Baba”。悲痛中的美婣自动地同意了，于是我把邓带进巴巴的小屋。他面对着美婣说“Jai Baba”。美婣没有看他，轻轻说“Jai Baba”并让我替她对邓说几句话。邓说了些话作为回应。第二天我让几个男子在三摩地外面站成一排，当美婣走出来时，挨个对她说“Jai Baba, 美婣”。他们这样做了，她回答“Jai Baba”。美婣正处于震惊状态中，回应着“Jai Baba”，根本没想到她在对男子讲话。

虽然巴巴的遗体从未显示任何腐坏的迹象，但是满德里决定在第七天封闭墓穴。悲伤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窒息，我们不能再推迟巴巴埋葬的不可避免时刻。那是2月7日，按照那年的琐罗亚斯德教日历，是巴巴的生日。随着他的宝贵遗体被覆盖，仿佛维系我们生命的本源从我们身上被断开。我们默默地哭泣，知道巴巴希望我们接受所发生的一切。至爱巴巴是我们的心与灵魂，我们唯一的光明，所有人都感到失落，但是我们像机器一样继续做着需要做的工作。即使巴巴已离开肉身，他仍然要求我们的彻底臣服，期望我们臣服于他的意愿，即便在这个无助无望的时刻。我们现在都成了孤儿，然而在我们的所有苦恼中，巴巴的温柔慈爱之手一直在抚慰着我们。

后来我们从世界各地的巴巴爱者那里听到巴巴离开肉身时发生的不寻常故事，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一贯干旱的麦加下了滂沱大雨。连续七天，朝圣的穆斯林们都不能接近被淹的克尔白寺，从2月1日到2月7日，正好是至爱巴巴的遗体庄严地躺在墓穴里供人瞻仰的时间。

巴巴在慈悲中，以某种方式安排好了一切，这帮助我们继续下去，无论多么缓慢。在他离开肉身后，巴巴联系过的群体不断发来电报电话，每个人都想知道他曾计划在普纳举行的达善是否会进行。我们开始回忆并讨论巴巴在1月31日前做过的各种评述。当满德里因巴巴的健康状况而希望巴巴取消达善时，他说：“达善活动必须举行。不能取消。”他随后问：

“如果我躺着给达善可以吗？”他还说：“在 3 月我们都将开往普纳。”把所有这些话放在一起就像是做拼图游戏，我们所有人都有不同的部分，它们拼在一起就构成了整幅图画。到 2 月底，我们都明白，巴巴规定的 1969 年 4 月到 6 月的达善应该举行，虽然他的肉身缺席。

这个期间，我做了一个梦，醒来后我被感情所压倒。梦中我站在门口望着巴巴和美婣。她正在下楼梯，朝巴巴走去，他从另一扇门进来。他伸出手说：“过来，美婣，我们来做祈祷。”因为巴巴已不在肉身中，所以美婣犹豫着，好像在想她怎么能触摸他。巴巴把手伸向她的手，直到他们的指尖相碰，她的整个面容突然变了。我能看见巴巴从手中把某种透明液体倒入美婣手中。她脸上的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的整个生命在经历一种转变，某种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在 3 月底我们都在普纳准备这次大达善。我们的悲伤依然未愈，而到达古鲁帕萨德却没有巴巴，非常令人伤心。宫殿感觉冷冷清清。美婣的情感状态尤其脆弱，巴巴通过给予我们支持她这个任务，来减轻我们的痛苦。我记得前一年的 10 月美婣曾让巴巴看一件用金线刺绣的粉红色纱丽，对他说她想把它送给迪娜·塔拉提的女儿琶维丝 (Parviz) 做结婚礼物。巴巴说：“可它这么美。为什么你不穿？”美婣回答说：“我在什么地方穿它？我老了，它不适合我了。”巴巴回复说：“老了？等着瞧你在六个月后将变得多么美丽吧。”我数着月份时巴巴的话在我耳边萦绕，我意识到他一定是指这个时候。美婣曾一直在幕后，但是现在她将参与这次达善，她的内在力量与纯洁将会闪耀，让所有人看到。

达善的第一天早上，就在九点之前，我们都聚集在大厅。我们在巴巴的空椅子上摆了一张他的大幅照片。快到为第一批西方爱者开门的时间了，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跟巴巴同处，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突然美婣忍不住哭道：“没有巴巴我们做什么？”我们恳求她不要哭，对她说她必须打起精神，巴巴爱者们不远万里赶来，而她需要显出力量和勇气来帮助他们。美婣抑制住自己，门被打开了，人们涌进大厅，成排坐在地板上。随着时钟敲响九点，埃瑞奇对所有进来的人说：“你们遵守了与神的约会。”

虽然巴巴已不在肉身，没有人将会或能够代替他的位置，但是他的爱者们依然从世界各地成群而来，一次呆一周时间。西方人在上午来到古鲁帕萨德，在下午是东方人，给他们的至爱唱歌奏乐。巴巴的恩典洒落在我们身上，爱从他的所有爱者那里倾泻而出。那些有幸见到巴巴肉身的人因他肉身缺席而极度痛苦，他们向他的椅子顶礼时，泣不成声。讽刺的是我们这些因失去巴巴而受伤最深的人突然被召唤去安慰他们。不过，随着巴巴的爱触动着那些从未会见过他的人，我们目睹了巴巴的神圣临在的力量。达善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从他们敞开的中心倾出的爱缓解着我们的悲伤，我们所经受的麻木开始暂时融化。我们都能在生命深处感到巴巴在说：“我的工作必须继续。我的爱将支撑你们。我在这里与你们在一起。”

古鲁帕萨德的拥有者珊塔·迪薇王妃参加达善多日。第一天当她在门口问候了美婣和玛妮后，来大厅跟我打招呼。当她转身向后望美婣时，突然说：“就像是巴巴站在那里。”尽

管美娣的外形不像巴巴，但是我觉得她看上去确实不同往常，从那以后我无意中很频繁地听到这类评论。

三个月结束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回美拉扎德的不可避免与孤独的旅程。我们所有的人依旧在悲伤中，我经常静静地坐着，想着与巴巴在一起的不同时刻。他是在一次剧烈的痉挛发作时离开身体并停止呼吸的。我的思绪不断追忆到几个月前，我为他按摩时，他腿部的一次痉挛把我的胳膊弹到空中的那天。他的眼神曾试图向我表达某次痉挛将导致他的死亡。现在我也明白了我曾在他俊美的脸上看到的灰色阴影。

在这段时间我又一次梦见巴巴，梦里他坐在一张床上。他的脸色青白，他的眼睛呈杏仁状。我知道他已离开肉身，我站在屋角看着他，很难过。巴巴把手伸向我，我问：“巴巴，我该做什么？”他打手势说他正把他的手给我，我为什么不握住？由于他不在肉身中，我不知道怎样能握他的手。但后来我轻轻地把手握在我的手中，吻了它们，并把它们按在我的眼睛上。我开始抽泣，但是哭不出来。我在内心说：“哦巴巴，您为什么要离去？”然后抽泣着醒过来。

在没有巴巴的美拉扎德家中，只有巴巴的恩典才能够支撑美娣度过那些艰难的最初几个月，因为她沉浸于悲痛中。她不仅想念巴巴的身体在场，还经常严厉地自责为她的至爱做得不够，并深深悔恨她家中的一些成员没有认识到巴巴是神。我们继续努力安慰她，她问我：“我何时去巴巴那里？”我会回答：“您会的，美娣，但是首先巴巴希望您在这里。他把您留在身后是为了某个目的。巴巴给了您那么多的爱；现在轮到您向他人显示该怎样爱巴巴了。”

7月的一天，美娣站在她卧室的窗边向外望着花园时，突然注意到巴巴的脸清晰地呈现在她正前方的树干上。她简直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于是叫来玛妮，她们俩互相确认了这个奇妙的事件。当巴巴的形象出现在树上时，她盯着他的这个有形的临在标记看，感到极大的安慰。至爱巴巴用这个形象开始把美娣拉出悲伤，因为只有她快乐，才能把对他的爱分享给他人。

六个月后美娣为所有的巴巴爱者写出下面的话。尽管心情沉重，但她在1970年1月31日第一个永恒日（Amartithi，巴巴离开肉身的纪念日）上，对聚集在三摩地外的人们朗读了它：

至爱巴巴的最亲爱的爱者们，

至爱巴巴过去是爱，现在是爱并将永远是爱。

至爱巴巴为了爱我们，他的亲爱的孩子们，受苦并献出他自己。

我们必须越来越爱他，以配得上他对我们的宝贵的爱。

传播他的爱与真理讯息，以此来服务他。

爱他超过一切。热爱并实践他的话。

至爱巴巴曾警示我们要抓住他的衣襟 (daaman)。

这是最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

他是至爱神人……

愿我们所有的人都忠实于他对我们的美好的爱与信任。

愿至爱巴巴祝福你们每一个，他的亲爱的人。Jai Baba。

第二十二章

……通过对婚姻生活的明智处理，一个人
在灵性道路上可获得极大的进步，
只要至师的一触就把他提升至永生之殿堂。
——美赫巴巴

早在 1961 年 1 月，我收到巴巴授述的一封机密信件，告诫我在拜访美拉扎德或古鲁帕萨德时，绝不要提起其中的内容，尤其是对美嫒。

美拉扎德

阿美纳伽

1961 年 1 月 10 日

绝密

我亲爱的阿娜瓦丝，

昨天……巴巴对我说他已告诉住在美拉扎德的女子们，如果美嫒在他离开肉身后仍然活着——这也许根本不会发生——那么玛妮、高荷、美茹、娜佳和拉诺应该继续尽可能与美嫒共同生活，无论是在美拉扎德还是在美拉巴德山……

巴巴……还希望你尽可能与美嫒住在一起，只要她活着，无论她喜欢住在哪儿……（当然，是在巴巴先美嫒而去的极小可能性中。）

……不过，巴巴完全允许你跟纳瑞曼住在孟买或其他地方，如果你或纳瑞曼希望那样。但是，巴巴说，他希望你大多数时间与美嫒在一起，并不时去拜访纳瑞曼——而纳瑞曼也可以经常去你和美嫒住的地方拜访你……在这种情况下，纳瑞曼将像平时那样跟满德里住在一起，因为一些满德里已经被指示要像现在一样就近生活。

巴巴想让你把这封信给纳瑞曼看，并严格保密。巴巴还希望你把这封信给恺悌看，因为她也就这个问题接到了指示。你决不可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巴巴要你记住，如果你碰巧最近拜访美拉扎德或古鲁帕萨德，不要对美嫒提及有关此事的任何东西。

巴巴希望你与纳瑞曼联合写一封收悉通知，他不想让你们丝毫地担忧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的发生会超出你的至爱巴巴的知识。巴巴的健康在稳定地逐渐改善，他让我转达他对你们两个——他亲近的人——的爱。

爱你们的

埃瑞奇

附言：巴巴特意让我加上：“别没必要地思虑这个。你们都可能会死在我之前。”当然

这只是我们交谈时说的话，巴巴表达了他的愿望。

纳瑞曼和我把巴巴、美婣和满德里看作我们的家人；但我们仍然因巴巴的要求感到荣幸，我们马上回信告诉巴巴，我们当然会遵照他的希望。那时我一时纳闷如果我去美拉扎德住，纳瑞曼将怎么办。然而，在巴巴离开肉身五个月之后，纳瑞曼完成了出售工厂的事宜，来美拉扎德加入我，我意识到至爱巴巴已经为我们两个在那里居住打好了基础。虽然我们保留着阿厦那并定期在孟买住一段时间，但是从那时起我们大多数时间住在美拉扎德。我与高荷一起承担起料理美拉扎德的责任，因为那时没有巴巴爱者帮助我们，并且只有几个仆人。

巴巴肉身不在，这个损失对纳瑞曼影响巨大。他从不是那种谈论自己情感的人，现在他变得更加安静和缄默，不能够表现他的悲伤。我不知道如何把他带出这个封闭状态。结果是，至爱巴巴把他拉出这种冷漠状态，让他投入工作。在 1959 年巴巴建立“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时，纳瑞曼被任命为信托人之一，但在他离开肉身后信托才开始发挥职能。事实很快证明第一任主席想完全控制信托，全然不顾其他信托人的建议，他们都因他的不规则操作而不安。纳瑞曼走出消沉状态做巴巴的工作，变得像是信托的一头狮子，尤其是在其他信托人投票让第一任主席撤职并让玛妮当主席，第一任主席起诉其他信托人时。其他大多数信托人因一生在埃舍里跟巴巴在一起，而对商务和法律问题没有经验。然而，纳瑞曼知道世间的规则，因此他们都主要依靠他的才智和建议。玛妮曾叫他“船长”，因为他胜任地领导并组织其他信托人，掌舵通过狂风暴雨。当原任主席突然在 1973 年 3 月死亡时，这个案子中止了，纳瑞曼又变得超然于一切人与事。

在那年的十月，我们在孟买时纳瑞曼突然患了疟疾；他的体温升到 107 华氏度，被送到医院并敷上冰袋。他似乎处于昏迷症状，直到医生把他的体温降到 104 度。然后他睁开眼，看着我说：“我走了很长的路途，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他连续几个小时被敷上冰袋，因为医生不想让他的体温再次升高。他们认为纳瑞曼会因高烧在精神上受影响，但是他没有。他很镇静，是个模范病号，从不烦躁，总是与医护人员合作。实际上，一个护士曾开玩笑说：“达达禅吉先生，至少在有时说声‘不’吧。”

这次生病中，纳瑞曼强烈地感到要离开人世了，之后他对一个满德里说他活在借来的时间中。一天晚上我静静地坐在在我们客房里的巴巴照片旁，想着纳瑞曼。他的健康已很脆弱，因为高烧给他已经衰弱的心脏造成了巨大压力，并导致心率不齐。纳瑞曼的严重状况突然揪着我的心，我充满了损失的疼痛。我问巴巴：“为什么您让我现在受苦？让我在那个时刻到来时再受苦吧。”一个内在的声音说：“我现在给你痛苦，以便你在那时少受些苦。”

九个月后，1974 年 6 月 21 日，我们又在孟买时，纳瑞曼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当我对他说他必须去医院时，他悲哀地看着我，他的表情刺痛了我的心。他一定是感觉到他再也不能回家了。他进入重病特别护理，阿露医生因工作来孟买，得到许可随时看纳瑞曼，这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他的病情缓解了，四天后他从医院的重病房移到普通病房。

纳瑞曼的情况很严重，我们被告知至少两个月之内他不能离开医院。随着沉默日的接近，我开始琢磨纳瑞曼、阿露和我怎样设法保持沉默，因为纳瑞曼的胸部疼痛频繁，需要有人一直陪伴他。他睡着了，我坐在旁边想着这个问题，这时一种平静感传遍了我的全身，并有一个内在声音说：“你不能在这里保持沉默。”我立刻停止了担心。可是第二天上午我又开始琢磨我们在医院怎么能保持沉默。我内在的声音重复道：“你不能在这里保持沉默。”我不由自主地问：“在哪里，在美拉巴德？”纳瑞曼的身体被送到美拉巴德的想法掠过我的脑际。这个声音接着说：“你和纳瑞曼将过十年不同类型的生活。”听到这个声音后，整个事情彻底从我脑海中消除。我停止担心我们怎样过沉默日；我知道巴巴会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办法。

随着纳瑞曼的疼痛一天天加重，我静静地坐在他身边念巴巴的名。有时我握着他的手，有一次我感到他的疼痛通过他的手传入我的手。7月2日，我正为他准备茶水，他突然向我要药。他头晕目眩，汗如雨下，脸色变得极其苍白。阿露跑出去叫救护。我感到纳瑞曼在经历大面积心脏病发作，我让他默念巴巴的名，因为说话对他极大的压力。医生赶来并命令把纳瑞曼立刻移到重病房。他第一次被移出重病房后，纳瑞曼曾对我说他在那里是多么不舒服和难受，并要求我不要让医生再把他放在那里。为了安慰他，我答应了。

阿露知道纳瑞曼需要重症特护，但她爱他并想让他高兴，于是与医护人员争论移动他的事情。其他医生对她非常生气。她作为医生应该更明白，他们不理解她为什么尽力阻止他们对一个危急病人进行重症护理。我的心被撕碎了，因为我已向纳瑞曼保证不允许把他送去那里，由于他受了那么大的苦，为了让他轻松一些，我会答应他任何事情。为了让他放心，当他被移到担架上时，我用手绢盖住他的眼睛。当护理在病房门口停下时，他取下手绢看自己被带到了哪儿。他没有说一句话，但他悲哀的眼睛让我心碎。阿露医生和他在一起，因为不允许我入内。我是那么想和纳瑞曼在一起；我能感到他正在经历的剧痛，但是我对此完全无助，因此我坐在房间外，静静地持巴巴的名。纳瑞曼通过阿露传话给我，让我不要担心，他就要回家了。

另一个被叫来检查纳瑞曼的专家告诉我，他的情况非常危急，但是如果他拖过接下来的三天，目前的危险就能过去。我继续念着巴巴的名，把试图冲入头脑的所有思绪挡在外面，因为只有这时我才能把我的心臣服于他的意愿。一个小时后，医生知道纳瑞曼快要去世了，而我希望和他在一起，因此把我领进去。纳瑞曼看着我：“别担心。”我知道此时他感情上的痛苦甚于肉体的，他在抗争着对我的依恋。巴巴给了我如此的力量，以至于我以出乎意料的勇气说道：“纳瑞曼，我不担心，因此你也不要担心。”我知道他不相信我，我更肯定地说：“我以巴巴的名义对你说，我不担心。”就在那一刻，巴巴拿走了我的一切担忧。不管自己怎样痛苦，我希望纳瑞曼从他与我摩耶联系中解脱。我不知道还做什么，于是开始在他的耳边极其轻柔地唱起《古吉拉特阿提》。纳瑞曼喜爱这首巴巴亲自创作的阿提，一种极度平静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我结束这首阿提时说：“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Ki Jai)。”说完凯捷，阿露叫来医生，因为她已经感觉不到纳瑞曼的脉搏。医生要我站在屏风外，以便

他做急救。我连续地持巴巴的名约十五分钟，这时医生从屏风后看着我，摇头说：“纳瑞曼不在了。”

纳瑞曼在下午两点去世，我们用了几个小时安排把他的遗体运到美拉巴德等事宜，因此我们在第二天凌晨两点才到达那里。我们雇用的面包车不得不开得很慢，因为天在下雨，我们必须在黑暗中穿过罗纳乌拉山路。纳瑞曼的棺木到达时，所有的男女满德里都等在美拉巴德。每个人都很尊敬和喜爱他。美婊的在场让我惊讶并尤其感动，因为之前她从未参加过男人的葬礼，而且她半夜出门也很不寻常。纳瑞曼的棺木被放在度内火台上后，我们朗诵了《大师祷文》并唱了《古吉拉特阿提》。美婊把第一朵玫瑰花放在纳瑞曼胸前，其他人轮流这样做。作为特殊表示，埃瑞奇把一个花环放在纳瑞曼身上。美婊在我身边，握着我的胳膊。突然她指着天空说：“阿娜瓦丝，瞧！”云遮着了月亮，然而它的光照亮了它们，形成一个可爱而清晰的形象，我们的至爱巴巴的脸正俯视着我们。

棺木从度内火台上被抬下来，它被放下墓穴时，每个人都往它上面投掷鲜花。巴巴的形象再次出现，这一次是在墓穴的远端内壁上，他的脸和上半身似乎雕刻在土上。这个形象类似巴巴三摩地进门后右墙上的一个壁画。随着土被填入墓穴，巴巴的形象一点点地消失了。巴巴在这些形象中的临在礼物安慰了我。我在感到分离痛苦的同时，也能感到纳瑞曼的平静与喜悦。只有巴巴知道我的感受。

难以用文字表述，通过纳瑞曼去世后我所经历的痛苦悲伤，我从至爱巴巴那里所接受的东西。我想起在学校里学到的一直伴随我的一句名言：“痛苦之道，唯有痛苦之道才能引向没有痛苦的国度。”我在肉体与情感上被耗竭，从外表看我可能在悲伤，但我与纳瑞曼的分离并不是损失；而是获得。我一次次地发现自己对巴巴说：“我怎样才能感谢您在这种痛苦中所给予我的。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我的至爱巴巴；我能向您说些什么？”巴巴把我更加拉近他，通过这次深切的体验，我还感到离纳瑞曼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近了。

多年后我做了一个有关巴巴与纳瑞曼的深刻的梦。我在一个大房间里，门里是一张巴巴的大照片，前面点着油灯。这是纳瑞曼的生日，他走进房间，看上去光彩照人。他向我走来时，我大声说：“纳瑞曼，先向至爱巴巴的照片行礼。”纳瑞曼好像没有听到，继续向我走来。我重复了一遍。然而，当纳瑞曼离我只十英尺远时，他突然变成了至爱巴巴。

纳瑞曼充满爱心。他是个很谦卑和有尊严的人，与别人打交道时心地柔软而无私。他写的一个祈祷清楚地显示了这些品质：

我的主，教给我友爱温和
在生活的一切事件中——
在失望时
在他人不体贴时
在我信任的人不真诚时

在我依赖的人不守信时
让我把自己放在一旁
想着他人的幸福
隐藏我的小小痛苦和伤心
以便我可成为唯一的因他们而受苦的人。

纳瑞曼全心全意地爱着巴巴，但是当谈起他的至爱时，他总是非常缄默。巴巴离开肉身几年后，他的爱者们请我们有些人讲讲我们与神人在一起的经历。纳瑞曼被问起时，他的回答是：“我遇见巴巴，我爱上他，并跟随他。这就是我的经历。”巴巴和我们在阿厦那居住期间，每当他联系玛司特时，纳瑞曼总是伴随他走遍孟买。在早期，当巴巴在拥挤的小道上向某个玛司特顶礼时，纳瑞曼有时会因有人认出他或他的汽车而感到尴尬，但在后来那些年，纳瑞曼不再在意任何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让巴巴高兴。

纳瑞曼在每个方面都实践着他的名字的含义：“诚实可靠的人”。他总是那么体贴，尤其是对我，总是尽力让我高兴。这种爱是稀少的。我知道他对我有多爱，甚至不能想像他对至爱巴巴的爱有多深。巴巴离开肉身后，纳瑞曼说我是他唯一的依恋。他是那么依赖我，我想如果我先死，他将很难适应没有我的生活，尤其是像他那样想念巴巴的程度。我经常想起他曾在 1940 年为我写的生日诗：

献给你亲爱的朋友，愿你
活上千岁，
只是为了在人类的泪水中
让生活微笑；
愿我也活上千岁——
一千年少一天，
因为我不愿活在世间
听到你去世的消息

无论失去他有多么痛苦，我一直感到最好是纳瑞曼先我而去，我知道巴巴怎样爱他，他会照看好一切的。巴巴已经为我安排好在美拉扎德居住，我将能适应独自生活。

纳瑞曼去世后，我想起巴巴向他显示特别的爱的时刻。有一次我们在普纳，巴巴感到有什么事使纳瑞曼难过，他让我找出原因并告诉他。如果纳瑞曼认为事情可能会伤害我，他就会把问题留给自己，所以费了很大劲，他才告诉我他为什么难过，我告知了巴巴。“为什么纳瑞曼不告诉我？”巴巴问，并让我把这个话传给他：“今天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我的心碎了。我比你所意识到的更爱你。一切都将改变。保持快乐。睡好，吃好。”然后巴巴对我说：

“无论何时纳瑞曼感到不快乐，我的心就会难受。”

尽管纳瑞曼从不向巴巴谈起他的麻烦或痛苦，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无所不知的巴巴经常会通过信件或电话传递他的爱。一次我与巴巴在古鲁帕萨德，纳瑞曼在孟买，巴巴让埃瑞奇打电话传达如下的话：“要快乐，不要考虑任何事。你若保持快乐，巴巴也会快乐。巴巴说，‘我知道一切。不要考虑任何事。一切都会好的。’巴巴转达他的深爱。”另一次在满德里大厅，巴巴对纳瑞曼说：“当你需要我时，我在那里。当我需要你时，你在那里。”巴巴对我说当纳瑞曼和我来跟他一起住时，他感到快乐。他说：“我在孟买的最伟大爱者是阿娜瓦丝和纳瑞曼。他们是我最好的爱者。这样的夫妇举世无双。”巴巴甚至把纳瑞曼称作圣人。有一次我的家人都在阿厦那，巴巴与我们讨论某些问题，他说：“你们根本不知道纳瑞曼是谁。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很难找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他是个圣人。”

纳瑞曼和我很默契，互相尊重对方的直觉，但在我们的婚姻中仍然有很多困难与不少痛苦。在早年纳瑞曼工作极为努力，一周七天，我开始感到被忽视。他回家后累得不想说话，好像我们失去了婚前美好的伴侣关系。他心思在生意问题上，会忘记参加约定的宴会。当然他事后会感觉很糟糕，而我知道他这样努力工作的原因是为了给我和他家人提供保障。我也提醒自己他比我承担的责任更多，但做为人，我有时仍然感到受伤。

虽然纳瑞曼和我从不打架，但是我们确实争吵，有时是针对个人的问题，但是我们尽力互相帮助来取悦巴巴。有一次纳瑞曼想解雇一名员工，后者是巴巴爱者，在工作上制造很多麻烦，破坏了整个气氛。巴巴曾让他雇用这个人，我建议纳瑞曼要耐心，巴巴会照看这个情况。纳瑞曼接受了意见，只过了两个月，这个人就告诉巴巴说，他想离开孟买做另一份工作，从而自愿向纳瑞曼辞职了。

我们还必须处理每对夫妇都要面对的烦琐小事。我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个性。纳瑞曼的重心在巴巴身上和他的生意上，他对把时间花在购物之类的活动上不感兴趣。我为他买所有的衣服，除了鞋——他必须试穿。他需要鞋时，我经常一次又一次提醒他买，有时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当他终于同意去买鞋时，我会尽力让他买三四双，这样我们就不必经常经历这个过程。

我有自己的弱点和缺点，纳瑞曼报以爱和宽容。由于我家人的生病与死亡，我有时和他们长时间住在一起。纳瑞曼什么都不说，有时他会来和我住在一起，但之后他会温和地督促我回阿厦那。我后来意识到，当我过多地承担起我家人或其他巴巴爱者的责任时，纳瑞曼感到受忽视。虽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众多死亡使我们互相更加靠近，但我们在适应这些损失的过程中也有问题需要面对。

虽然我们有这些小困难，然而我们的婚姻中也有很和谐的时期。纳瑞曼的生意成功并且他有更多的时间后，我在傍晚盼着他回家。我们会长谈，两人都享受着我在婚姻早期担心已失去的伴侣关系。首先，我们是好朋友。巴巴希望我们之间发展出无私、不牵绊的爱，而真爱总是涉及到痛苦与欢乐。巴巴说真爱是牺牲，婚姻中的牺牲意味着学会要伴侣高兴。自我

不想取悦他人，而是想取悦自己；自私使我们想满足我们自己，而不是考虑他人的需求。把他人的幸福放在我们自己的幸福之上，不是轻易能做到的，因此纳瑞曼和我，像其他人一样，必须付出真正的努力。爱是一种合作关系；如果每个合作伙伴都想着对方，那么双方都不会害怕被利用。巴巴是不会允许一个人无限期地从另一个人那里索取的。他会保证那个被宠坏的人最终也学会怎样给予。

没有一个婚姻是容易的，但是困难则向我们显示了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挑战我们去改变，去选择给予、忍让、诚实，并尽力理解对方。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苛求与批评，而是请求巴巴帮助我们认识怎样按他的希望去爱，那么他就会给我们指路。我知道我必须每天训练自己去做适合已婚妇女的选择。虽然我曾不想结婚，相信灵性道路在婚姻之外，但我服从了巴巴，一再感谢他给了我一个这么优秀的人做丈夫。

在我们没要求的情况下，巴巴在三个不同场合对纳瑞曼和我说，他将给我们一个儿子。我母亲也对我说，我的星相显示我有三个孩子，但最终那不是巴巴为我们选择的。巴巴 1949 年第一次说他会给我们一个儿子。就在他进入新生活之前，那时他经常叫纳瑞曼去美拉巴德，他让伽尼（Ghani）医生站起来向神祈祷给纳瑞曼和我一个儿子。第二次是在 1952 年我们在马哈拉巴什沃伴随巴巴时。有一天我同巴巴和女满德里去亚瑟之座（Arthur' Seat）野餐。我跟巴巴和美婣坐在一处，其余的女子们分开坐。巴巴吃饭时突然对我说：“阿娜瓦丝，我将给你一个儿子。我将给你一个好儿子。”我说：“好的，巴巴。”美婣说：“巴巴，您一定也要给她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将会很好。”他只是笑着点点头，什么都没说，但是他眼睛顽皮地闪烁着。第三次提到儿子是在 1956 年，我在阿厦那服侍巴巴早餐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让我坐在里面，他站在我背后，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将给你一个好儿子，”他说。停了一下他重复道：“我将给你一个好儿子，但是当他长大后我将把他带走。”

后来，在 1963 年，我们几个人和巴巴坐在一起，他对我说：“照顾他人。做每个人的母亲，继续给予他人。”我离开房间时，巴巴击掌，我转过身。他说：“你是我的母亲；你也是美婣的母亲。”听到这些话，我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巴巴的意思，但是两年之前在古鲁帕萨德时，他曾拉着纳瑞曼的手说：“我是你的儿子。”只有在多年后我才开始理解巴巴话语的含义。正如对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一切那样，对纳瑞曼和我来说巴巴和美婣就是一切。

尽管巴巴说他将给我们孩子，纳瑞曼和我还是很高兴我们没有子女。如果我们有孩子要照料，那么极其讲求实际和脚踏实地的巴巴，就不会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一给我们通知就来我们公寓。他会考虑到谁来照看孩子们，他在那里时他们将住哪儿。因为没有孩子，我们时刻准备着听从巴巴的召唤，总是准备好他来访我们家。我非常感激巴巴让我们保持自由，仅仅为他服务。

第二十三章

你们应把肉体与精神痛苦
看作神的礼物。它们带来自身的教训——
短暂之物的徒劳无益，以及永恒的内在价值。
——美赫巴巴

从 1938 年 2 月在美拉巴德美嫒向我微笑的那一刻，她在我心中便占据了特殊的位置。那一刻是我们关系的开始，随着年月的流逝而加深。我第一次遇到美嫒时，她极其娴静，忘了周围的一切，因为她眼里只有巴巴。她几乎所有时间都和他在一起，除了他离开的期间，我记得她在巴巴外出做玛司特工作时流泪。在那些日子巴巴对美嫒非常严格，让她几乎一直闭关，甚至不允许她说男人的名字。女满德里和来访者受令不可在交谈中提到男人的名字，在 1938 年巴巴生日时，他让人在上美拉巴德周围张贴警示，提醒所有的被邀者遵守这个命令。他们旅行时，巴巴会让美嫒戴上墨镜；她会低下眼睛，不看任何人。一个女子会走在她前面，另一个在后面，一侧一人；除了玛妮，巴巴通常不让任何人碰美嫒。

随着巴巴更多地把美嫒带入世间，她早期阶段的埃舍生活逐渐改变。就在 1938 年的蓝车旅行开始之前，他放松了给她的限制，让她在埃舍的隐居中看书和看电影。到 1947 年她与其他女满德里第一次来阿厦那时，巴巴允许美嫒更多地去公共场所，限制甚至更少，允许她在饭馆用餐并在剧院看电影，她还同其他女子一起参加特别的郊游。不过，尽管有这些新的自由，巴巴仍然给美嫒的活动规定了具体的命令。例如去公共影院看电影时，我们要预订后排的全部位子，座位的安排不至于让任何人偶然碰到她，她参加的巴巴爱者家庭聚会只包括女子。早期曾非常安静的美嫒，逐渐开始与人更多地交流，尤其伴随巴巴参加新生活之后，虽然她永远想像不到在巴巴离开肉身后她将扮演的角色。

在巴巴的个人修饰方面，美嫒为他做一切事。她为他梳头，修剪指甲，照看他的衣物。巴巴洗脸时，一个女子端着脸盆，美嫒递给巴巴香皂，往他手上倒水；然后另一个人会递给美嫒毛巾给他。跟巴巴在一起的这些时刻，我总是乐于协助美嫒。

有一次美嫒提醒我巴巴最后一次来阿厦那时做过的事。有人送给她一件可爱的淡紫和粉红色印花纱丽，她把它围绕在巴巴的肩膀上，然后退向后欣赏。“噢，巴巴，您看着真美。”她说。巴巴突然把纱丽从身上拉下来投给我，说：“这个给你生日穿。”从美嫒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她很惊讶。多年后她提到这件事时说：“噢，阿娜瓦丝，巴巴是那么爱你！你记得那件粉红纱丽吗？尽管他知道我多么喜欢它，巴巴还是把它给了你。”她以深切的爱说这些话。

每当我在美拉扎德时，巴巴在睡前会让我帮美婳掖好他床上的蚊帐。一天晚上我走进房间时，发现他正坐在床边与美婳说话。我站在她身边，巴巴看着我说：“美婳是你的女儿。”然后他转向美婳说：“美婳，听着！你是阿娜瓦丝的女儿。”巴巴再一次说我是美婳的母亲，这让我不知所措，我想不出他这些话的含义。过了几分钟美婳问巴巴：“‘阿娜瓦丝’是什么意思？”我对美婳的问题感到奇怪，以前我从不知道我的名字有意义。巴巴深情地回答道：“神的礼物。”

美婳对纳瑞曼有很深的感情，她特别地想着纪念他。在他去世一个月时，美婳和玛妮特地安排女子们拜访巴巴的三摩地。我们达善并在三摩地停留一些时间后，下山去纳瑞曼的坟墓。亲爱的美婳把一朵玫瑰放在他的墓上，然后念了她写的这些话，赞美他对巴巴的爱：

Jai Baba。至爱巴巴，您亲爱的纳瑞曼现在同您在一起，用他的爱取悦您。纳瑞曼曾全心全意地服务您，用整个心灵爱您。亲爱的纳瑞曼忠实于您对他的爱和他对您的爱。他将永远爱您并总是取悦您。至爱巴巴，您的像纳瑞曼那样爱您的爱者将永远活在您——至爱巴巴——里面。纳瑞曼的灵魂永远和平与幸福地伴随在他亲爱的至爱身边。他爱至爱巴巴。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在回美拉扎德前，我在孟买的阿厦那整理我们的个人物品时，我也从美婳给我写的信中得到极大安慰：

Jai Baba

美拉扎德

1974年10月21日

我最亲爱的阿娜瓦丝：

你好吗亲爱的？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并在至爱巴巴的爱中保持坚强，在至爱巴巴的帮助下继续下去，并进入积极的生活中，就像纳瑞曼和你一起时那样，以此让巴巴和纳瑞曼高兴。

正是因为巴巴的愿望和祝福，你和纳瑞曼结婚并共同为至爱巴巴生活，在这些年里爱他并服务他——至古者——神人。你们非常幸运，因为很少夫妻有这样的机会与巴巴建立如此亲密的联系。

现在巴巴这样要求你，你必须像你一直做的那样，在外表和内里都振作起来，来实现他的愿望。

至爱巴巴是喜乐的海洋和无限的慈爱，他用人身为我们所有人承担了如此巨大的痛苦。他的亲近者没有一个不在某种程度上被痛苦所触及。

我们上周日去美拉巴德，怀着爱在至爱巴巴的三摩地顶礼。后来在下美拉巴德，我们把一面茉莉花网放在亲爱的纳瑞曼安息的地方——大声说胜利属于巴巴，我告诉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西方人，至爱巴巴曾对纳瑞曼说他（巴巴）是他的儿子，我是阿娜瓦丝的女儿。

在纳瑞曼的生日那天（按照琐罗亚斯德教的日历），在至爱的三摩地和亲爱的纳瑞曼的墓上分别献上花环。阿美纳伽雨水很丰沛，下美拉巴德每口井的水位都很高。

我刚刚收到你的信，它带来你的珍贵的爱，我很高兴看到你在怎样尽力保持坚强和不担忧，以此取悦巴巴。是的，你让时间被巴巴的相册、家务和其它事务占据是好事。

我们很高兴亲爱的拉诺延长她在孟买陪伴你的时间。玛妮和其他人都说现在这样很好。亲爱的阿露正努力找个替代者，以便去陪伴你，稍后特米娜（Tehmina，阿露的表妹）也会去。

我时常想到你——尤其是在早餐和我们说话的时间。我们都盼望你愿意并方便时，再次回到美拉扎德的家。

亲爱的阿娜瓦丝，你所有的姐妹都向你转达她们的深爱，还有亲爱的恺悌和拉诺。在至爱巴巴美好的爱里，我对你始终的爱。

美媞

至爱巴巴是无限爱。

他是无限慈悲。

他为我们而来。

要爱他，超过一切

因为他值得爱。

他为了把他的孩子们

拉出牢狱而来。

那些曾爱他和仍爱他的人

将永远活在他里面。

我在孟买时经常想到美媞，有一天晚上梦到她和我一起到阿厦那。高荷和我在公寓中，而美媞在后阳台上。时间很晚了，心想美媞一定是忘了时间，我出去叫她就寝。我们站在栏杆旁，我记得抓着她的衣边。周围没有建筑，只有树木，不远处我们可以看到美拉扎德的闭关山。有一颗极大的星星触及山顶，比所有其它的大十倍。我敬畏地凝视着。美媞说：“看，阿娜瓦丝，看山坡左侧。”但是我还是盯着闪亮的星星。美媞又说，这次语气坚定：“你为什么不看山坡左侧？”我立刻移开视线，看到一个头发飘动的身影，穿着白色的长袍。他正打着一只阿拉丁形状的灯笼，火焰形成完美的圆形，非常明亮。当身影向斜坡移动时，我认出那是巴巴。随着他凌空从山上向美媞和我走来，美媞开始重复说：“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同时我一遍遍地念着巴巴的名。巴巴继续走近，直到在离我们二十英尺左右。我醒来时幸福而焕发，仿佛这个经历是真实发生的。

从孟买回来后，我很高兴，在美拉扎德的日常生活中安顿下来。几年前玛妮曾建议，由于她必须一早出发去信托办公室，而高荷有诊所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吃早餐。从那以后，我特意总是等候美媞，她通常是最后一个吃早餐；我为她备好茶水，早

餐成为亲密交谈的时间。傍晚她和我经常坐在一起聊天或在花园里散步，花园在她的手下欣欣向荣。热爱大自然的美婣会指点着夕阳下壮丽的天空，或是一只特别漂亮的鸟。有时我们谈起过去，谈我们与至爱巴巴共同度过的那些宝贵时光。她对我说白天她太忙，没时间回顾她与巴巴在一起的生活，但在夜晚她想着他，回忆他们一起做过的事和一起去过的地方。那是她唯有的完全给予他的时间。随着年月的流逝，她夜间呆得越来越晚，单独地跟她的至爱在一起。

每天早上和晚上，我们女子们聚集在巴巴的卧室，跟美婣一起背诵祷文，我们每两周并在特别的场合陪同她去巴巴的三摩地，达善与唱阿提。1983年8月1日，我们在美拉巴德唱阿提，每个人都达善了，除了高荷和我。当我跪下把头放在墓上时，一只黄蜂从我们刚刚放在至爱巴巴墓上的花环里飞出来，蛰了我的前额。我感到好像被又尖又粗的针刺了一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用手紧紧捂住被蛰处，试图阻止疼痛，它已经扩散到我的整个头部，我设法做完达善。高荷看到了黄蜂，我一走出三摩地她就开始给我治疗，但是在回到美拉扎德前，我度过了非常难熬的一个小时。

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纳瑞曼开着一辆蓝色大轿车。他左边的座位是空的。我站在外面，知道空位是给我的。不知为何，我感到我在车里的后座上，同时又站在车外，望着纳瑞曼开车。就在我醒来之前，他说他想把我带到一处新居。这个梦的意义很快变得清晰。

被黄蜂蛰后一周，我在夜间心脏病发作。高荷起初找不到我的脉搏，她以为我去世了，虽然结果是这次发作不像它开始显示的那样严重。从最初的发作恢复过来之后，我意识到这个梦是巴巴在告诉我会活下去。两周后我的心绞痛不断复发。给我注射的止痛针使我全身很放松，每次注射后，我都感到巴巴在把他自己倾倒入我身上。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他在1959年曾对我说的话：“我在你的整个存在里。”我的心绞痛继续频繁地发作，每一次雪莉·玛瑞奇（Shelley Marrich）都会给我注射一针，她是从西方来这里定居的年轻人，从美拉巴德被唤来照顾我。我会进入狂喜状态并强烈地感到巴巴在我内里。

我的心脏病发作后不久，美婣和其余女子再次去美拉巴德达善巴巴。中午时分，当她们在三摩地时，我突然感到非常困倦。我闭上眼睛，非但没有睡着，反而忘掉了周围的环境，有一种身临三摩地的感觉。约一小时后我的午饭送来时，我起来坐在阳台上。身在三摩地的感觉仍然伴随着我，吃饭时，我在对面墙上九重葛的叶子中看到巴巴的脸。这似乎是我的病情的转折点；虽然接下来几天我还是虚弱，但是精力慢慢恢复了。在这次疾病中，美婣天天来看我；我们会坐在一起聊天，她总是非常慈爱，经常给我带些吃的。

在心绞痛的同时我频繁地患流感、伤风或消化问题。因此用了很长时间我才恢复体力，但整个经历却是美好的。在心脏病发作前一年，我梦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达善巴巴。巴巴双腿伸着坐在地上。当我走上前顶礼时，至爱巴巴把他的脚底放在我的心口，说到：“我想改变你的心。”我摸着他的脚，用双手捧着亲吻它，并把它按在我的眼睛上。就是在这个期间我开始感到似乎我在白天没有时间给巴巴。在美拉扎德负责厨房工作的娜佳去世后，我接过

她的职责。我还与巴巴的侄子达拉每天一起工作几个小时，他将我同巴巴一起生活的故事录音，我筋疲力尽。在心脏病发作前两个月，我曾绝望地对巴巴说：“巴巴，我没有时间给您。”在我生病期间，巴巴给了我与他单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整个期间我出乎意料地放松和快乐，从未体验到一天的无聊。

12月18日，按照那一年琐罗亚斯德教的日历是美嫒的生日，我自从生病以来第一次去至爱巴巴的卧室，跟美嫒一起念祷文，并送给她一张巴巴卡片和一份礼物。在接下来的星期二，当我听到美嫒在巴巴的房间开始阿提时，我仍然感到虚弱，因此我站在我房间里巴巴的一张照片前，生病期间我在那里与其他人齐声念祷文。那天美嫒在阿提中途停下，来叫我去巴巴房间加入她们。她为我这样做，让我非常感动。在我整个患病期间美嫒的关爱是莫大安慰与喜悦的源泉，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在她跟前给我带来的平静。心灵的语言是沉默的。

第二十四章

真活是为神而死。

……一个人必须让自我死去

才能活在所有其他的我里。

为神而死的人永远活着。

——美赫巴巴

当巴巴与我们在一起时，美嫒在幕后，但是当他离开肉身后，他把美嫒带到聚光灯下。她坐在主房的阳台上，跟成群来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朝圣的巴巴爱者谈话。最初她会感到难过，谈起巴巴时经常哭泣，她也不能直视男人们。但随着她自信增加和悲伤减少，她在自己的角色里绽放光彩，表现得迷人而优雅，随着年岁的流逝她变得相当快乐。她讲着精彩的故事，当她不倦地把自己给予那些来自全世界的人们，用她对巴巴的爱充满他们时，望着她的手势与表情，听着她的笑声是一种快乐。她谈论着，传递着巴巴的真理和爱的信息，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有她在场不同寻常，有些人甚至不想离开她身边。她赠送的小装饰物成为无价之宝。虽然美嫒意识不到她在场对人们的重要性，但很多来美拉扎德的人都被她的纯洁，她对至爱巴巴的神圣的爱，以及她对他的专注所深深感动。

1989年4月，在美嫒、玛妮、高荷和美茹启程去普纳过暑假的前一天，我又一次心绞痛发作，美嫒来和我一起坐在小阳台上。那天有一种非常强烈而美好的东西从她身上流向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虽然朝圣季节刚刚结束，美嫒明显地疲劳，但她非常放松。尽管其他人再三叫她来布置巴巴房间里的鲜花为阿提作准备，但是她和我呆了整整一个小时。

女子们在普纳度过了宁静的三周，享受着她们的正常活动——看录像，在她们曾陪伴过巴巴的旧花园散步，参观古鲁帕萨德纪念馆和至师巴巴简的墓地，与巴巴的家人和朋友们呆些时间。然而，她们在4月底返回美拉扎德时，我吃惊地看到亲爱的美嫒的状况。她开始出现讲话和协调问题，她越来越难记着熟悉的人与物的名字。我们像往常那样一起喝早茶聊天，但她有时往茶杯里放糖时会洒落，或者用错词语。每当我不能理解她的意思时，我会持巴巴的名，用我脑子里想到的任何话来回应她混乱的言语。很难相信就在两个月前她还能能为萨如希和美赫茹可的两个女儿古尔茹可（Gulruk）和美赫（Meher）做皈依礼。日夜有人陪伴美嫒，有几位试图帮助她克服失语症；看着她吃力地想简单普通的物体的名字令人心碎。美嫒曾告诉巴巴她变得健忘时，他会回答说，健忘没有关系，只要她记得他。即使在这段最困难的时期，美嫒却能一字不差地念祷文和唱阿提。

每天晚上我都去主屋向美嫒说“Jai Baba”。有一次我到时，她正被人用轮椅推去房

间。她背对着我，于是我决定给她时间安顿，过一会儿再来，但是她突然转过头清晰地说“Jai Baba”。

美婣的状况极其迅速地恶化，高荷从普纳叫来阿文德·乔帕拉（Arvind Chopra）医生给她做检查。他认为最好给她做一次CT扫描，于是在5月14日星期天，她被带到普纳。美婣平静地接受了现状，好像巴巴已经在她的意识上蒙上面纱，以使她不完全意识到发生的事情。CT扫描显示出一个无法手术的大脑瘤。通常情况下应该做切片检查，但是高荷不想只是为了全面诊断而让美婣经受不必要的痛苦，她说：“把她留给巴巴。”乔帕拉医生同意了，于是当天美婣被送回美拉扎德。

星期一下午我从小憩中醒来，梦到了她。梦中我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在远处的右屋角，亲爱的美婣睡在一张床上，在对面的屋角我看到两张床并在一起，从顶至底罩着玫瑰粉红色的透明帷幔。风将帷幔吹得轻轻地波动着。当我看到所有这些，我叫道：“噢，美婣独自在那儿，没人照看她，看守盐水滴液瓶。”但是没有盐水瓶，亲爱的美婣一动不动，仿佛她已不在肉身中。我醒来时仍因看到她那样而震惊；好像我没有真睡着。

由于美婣状况危急，阿文德·筹帕拉医生再次从普纳来看她。周二上午他到达时，她愉快地跟他打招呼，但是当天晚上她闭上眼睛，我们再也没有使她睁开眼。由于大量输盐水和静脉注射，她的右手和右臂很浮肿，以至于不得不用指甲剪刀把她戴的三个玻璃手镯和一个金质手镯切断。很明显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了，虽然我们在等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时感到巨大的伤痛，但我们把一切交到巴巴手中，因她似乎没有痛苦而心怀感激。不知为何我感到她已不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处在这个与下一个世界之间。我们与美婣在一起的最后一周有一种恍如梦中的品质，巴巴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继续下去。

尽管玛妮和其他人努力让美婣睁开眼睛，对她谈着巴巴并在她面前举着他的照片，但是她没有反应，最后的时刻来得很快。周六早上我们坐在美婣身边，唱着巴巴的名。玛妮在她左侧，靠近她的头，高荷在她右侧，我坐在她脚边，抱着它们。半个小时后她的脉搏加快，血压下降，清楚地表明她正离开我们。男满德里被叫进来，他们静静地站在房间里。九点十五分美婣突然睁开眼睛，从她的目光中我们都知道她在凝视着她至爱的主的荣光。巴巴离开肉身后把她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二十年，我们虽然悲伤，但仍为巴巴和美婣的最终合一而感到幸福。

玛妮和高荷为亲爱的美婣洗浴，给她穿上粉红色裙子和印花上衣，用一条粉红色雪纺绸头巾裹着她的头部。在傍晚她首先被抬到巴巴的卧室，然后被抬到满德里大厅，在那里用歌声和回忆为她通宵守夜。美婣的脸上带着细微的笑容——明媚而安详，其庄严是任何艺术家都无法描绘的。她看上去令人惊讶地年轻美丽，极像我第一次看见她时的模样。那天晚上我离开满德里大厅时，偶然抬头看到月亮透过云层窥视。它的美让我止步，我感到某种期待，好像我可以看见至爱巴巴的脸，于是我寻找着。但是在那个永恒的瞬间，我看到的是亲爱的美婣的安详可爱的面容，像圣母一样俯视着花园。第二天上午她被送到美拉巴德，她的遗体

被放入巴巴三摩地外的墓中，永远地伴随在她的至爱身旁。

从最开始，美婊的特殊位置对他的所有最亲近爱者都很清楚。巴巴告诉我们：“我爱万人万物。我为了你们而爱你们，但是我为了我自己而爱美婊。她是我的至爱。她是我的呼吸，离开之我不能生存。”他让她保持纯洁，由于她一尘不染，她像孩子般单纯。他说：“美婊已觉悟（illuminated），但她被蒙上面纱，因此她从人类的层面看一切事物。”美婊扮演了巴巴的玛哈摩耶的角色（Maha Maya，造物的完美）。她代表着他的造物界，他的摩耶。她对于巴巴就像悉妲对于罗摩，拉妲对于奎师那，玛丽对于耶稣。

美婊被选作神人美赫巴巴的至爱，命中注定是整个宇宙中最受祝福的一个。她对细节的关爱反映了她在每个方面都想取悦巴巴的愿望：在他周围创造美，让他舒适，照料他的每一个需要。她完美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帮助巴巴，给他安慰，在他的宇宙工作中给他支持。巴巴说：“美婊以我应该被爱的方式爱我。”美婊的名字将永远与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名字联结在一起，未来的数千年中赞歌将为她而唱。巴巴一次次地说：“你若是让美婊高兴，就是让我高兴。”我们可以这样来让美婊高兴——通过请求她帮助我们以巴巴应该被爱的方式来爱他，并记住她在 1988 年 7 月给我们的最后的话：

当你们每个人都以百分之百的努力按照巴巴的希望去做时，那么他一定会在你身边帮助你。做到这点经常不容易，但有了巴巴的帮助这不是不可能的。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作为人降临到世上，就是为了在灵性旅程上帮助我们。要知道他确实在道路上帮助并引领我们通向目标，即通向他自己。通过把他的衣边提供给我们抓住，至爱巴巴让这个旅程变得对我们容易得多。因此要用双手紧紧抓住美赫巴巴的衣边，越来越爱他。

巴巴的至爱美婊去世后，我感到内心的不能填补的鸿沟，任何东西都不能缓解的疼痛。巴巴允许我与他亲爱的美婊住在一起，这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没有她，生活失去了魅力。我惊讶于自己情感的强烈，因为我以不同程度的超然，经历过大多数家人的死亡。1967 年我父亲死于心脏病突发，但他一生还算幸福长寿，我想念他，却接受了他的不在。

之后在 1980 年我年仅四十八岁的弟弟达拉心脏病发作，我一时失去冷静。我抓着他的手坐在医院里，震惊于他的生命线的短暂。我说：“巴巴，我尚未求过您任何事，甚至挽救纳瑞曼，但请让达拉活下去。”他不富裕，还要供养他的妻子芙润妮和两个孩子；他们的儿子诺泽在上大学，而他们的女儿美婊只有十二岁。然而，这句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辜负了巴巴。认识到我们要求的東西可能将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我说：“巴巴，原谅我。让您的意愿实现。”达拉又一次心脏病发作，在第二天夜里去世了，芙润妮在悲痛中仍然感到了巴巴的爱和慈悲。自从达拉去世后，她已完全成为他的。

六年后，我的弟弟呼玛，从童年时就一直承受着数不清的慢性健康问题，必须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从医院回家一周后，他陷入昏迷状态，经过四十五天的紧急救治后去世。美婊去

世两个月后，我的曾病得不能参加美婣葬礼的妹妹娜格丝，来达善巴巴并在美拉巴德去世，只留下罗妲和我。

所有这些死亡我都能够接受，但是失去美婣给我带来强烈的痛苦，我所能做的只是隐退独处，缄默不语。我感到心中爱的潮水已经退去，再也没有机会流回了。1967年纳瑞曼和我在美拉扎德时，巴巴曾对我说从那时起我只能想着他、纳瑞曼和美婣。现在他们都走了，开始时我流泪，感到已失去了一切。因美婣的失去，巴巴把我带到我作为人所能承受的痛苦极限，但这种经历中的美好在于他编织了一个茧包住我，只有他和我活在里面。通过所有这些痛苦和默默地忍受，巴巴的爱与慈悲支撑着我，因为他逐渐让我认识到，他希望我彻底超然于一切的人与事。巴巴让我意识到他是我们唯一真正的朋友；他是真正理解每一颗心的唯一者，他帮助并指引我做他所希望的。最终我感到摆脱了牵绊，自由地仅仅为他活着。

在美婣与巴巴重聚的几乎刚好两年后，我的一个梦表现了这种自由。我站在一条路上，看到有人指着我说：“你犯了谋杀罪。”我很平静地说：“没有，我没有。”我的指控者说：“是的你犯了，有证据。”场景转换，我坐在法庭的证人席上。法官宣布说：“你犯了谋杀罪。”我不为所动，泰然自若地回答：“没有，我没有犯谋杀罪。”法官争辩到：“你犯了，你的指纹在手枪上。”我微笑着说：“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用手枪。”法官回答说：“有证据，你被判处电椅死刑。”场景又换了，我被人放在电椅上。三个刽子手站在我面前，准备一接到命令就打开电源。然后，虽然我仍坐在电椅上，但是我意识到我能够看到我身后发生的事。突然至爱巴巴出现了，身穿白袍，头发飘逸。他的右侧是温和的主耶稣，肩上披着一条褐紫红色披巾。他们都有十二英尺高，整个房间被他们庄严的临在所充满。三个刽子手震惊得逃离房间，大声喊着：“奇迹！奇迹！她是清白的。”我处于半清醒状态，晕眩于至爱巴巴和耶稣的凡间没有的美。两个人轻轻帮我从电椅上下来，领着我走出房间，来到外面敞开的过道，把我带进一辆正等着我的汽车。在过道末端是一个大门，一大堆人聚集在外面。我一边虚弱地走向大门，一边重复说着：“请注意不让任何人触摸我的脚。”（巴巴命令不让任何人用触摸脚向另一个人表示敬意。）我带着失重与狂喜的感觉醒来，紧抓着床。

这个梦似乎代表了我生命的顶点，我的一切牵绊残余都被拿走。当我回顾与至爱巴巴在关系中，我曾经历的各种体验时，我意识到他是怎样通过给我在世上过正常生活所需要的勇气与力量，逐渐帮助我理解舍弃的真正含义——这产生于内在，从而把我解放出来。我第一次遇到巴巴时，只是个小女孩，完全沉浸于学校和家庭的世界里；这些年来他把我带向一种超然状态，这让我泰然自若，完全信任他，不管境遇多么痛苦或可怕，知道他将按照一切。放弃阿厦那的时间到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留着它，因为它保存着纳瑞曼和我与至爱巴巴和美婣一起度过的那些年的美好记忆。安排好出租后，我把公寓的所有东西，连同我个人的大多数物品，都送给我们的家人，他们会因它们与巴巴的联系而珍惜之。这是在纳瑞曼和我婚前，巴巴给我的神示的第三个阶段，他曾许诺给我的舍弃生活——当我为他扮演完我在世间的角色之后。我感到自由。

第二十五章

我是高之最高，我希望你不是为任何灵性或物质利益，
也不是为我的沉默的即将打破或我的显现而爱我，
而是希望你为了作为人身上帝的我本身而爱我。

——美赫巴巴

神人肉身在世期间，他身边的那些人努力在一切情况下以彻底的臣服服从他。至爱巴巴期望我们每个人勤奋认真地完成他布置的任务，不遗漏任何细节，无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巴巴按照每个人的能力给予职责。不管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生活在埃舍里还是在世间，都丝毫没有关系。我们都要扮演神给我们规定的角色。

至爱巴巴离开肉身后，我们不得不在没有他的亲身指导和慈爱陪伴下继续完成我们的职责。随着巴巴爱者们开始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他的三摩地达善，我们遇到很多感受到他的爱却未曾见过他肉身的人，他们想了解作为神人的他。我们都被召唤付出时间与精力来讲述我们与巴巴在一起的经历，详细解释他是怎样对我们做工作的，表现他的爱与慈悲怎样支撑我们度过强烈痛苦的。就这样我们继续分享着巴巴的爱与真理信息。

这些新的爱者帮助我战胜了失去巴巴身体的打击和痛苦。起初跟他们交谈很困难。我感到非常空乏；什么都讲不出。我奇怪自己跟随至爱的神度过了一生，现在却想不起说些什么。但是巴巴温和地逐渐把我推入我的角色，直到谈论他成为我的持续静心。这些年来巴巴给予我们那么多；似乎他在告诉我们现在轮到我們为了他而给予他人了。

至今二十五年来，巴巴把很多年轻人送到我们这里，他们带着婚姻、性、工作、家庭关系，以及如何在努力服从并取悦巴巴的同时生活在世间等问题。在回答他们时，我反思自己跟随巴巴的生活，尽力做到他在古鲁帕萨德时对我提出的要求，他说：“照顾他人。做每个人的母亲，不断地给予他人。”我知道他的愿望是我把他在这一生中曾给予我的爱和理解给予他人。像一位母亲，我可以传递自己对怎样通过爱与服务他人来服务神的理解。那些听到我的人就可以把这个理解传递给自己的子女。我能够看出巴巴带我经历的所有主要教训都包含了给那些来我这里的人的信息。服从与信任对我是重要的开始，然后爱到来了。而这些年轻人带着爱而来，现在他们必须学会服从与臣服。

一年又一年我目睹了巴巴的亲爱的孩子们的痛苦，他们跟我讨论他们努力应付的诸多苦恼情形。我可以从自身的经验，鼓励他们紧紧抓住巴巴，让他们确信他们的苦恼不是他们违背巴巴的结果，而是越来越靠近他的必要部分。巴巴这样说到痛苦：“这是我的恩典。这是我的真正慈悲，它仅仅降临在非常非常少的被选者身上。这些人是我的朋友。我给予悲伤和

苦恼礼物的那些人，是我的爱者们。这是比金子更重要的礼物——它的价值不可估量——并不会给予所有的人。这个礼物仅仅是为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记着，我最爱的人是那些心被我刺伤，心虽受伤却仍旧跟着我的人……”

为了解释在通向神的道路中，一个人所经历痛苦的必要性，巴巴有一次给我们讲了甘蔗的故事。从生甘蔗中制作出又纯又甜的糖，是个漫长、困难而麻烦的工序。首先要把甘蔗杆砍下来，然后用压榨机挤压。把榨取的果汁放入大锅中煮很长时间。沸腾时，又浓又黑的泡沫升到锅的上面，难闻的气味从沸腾的果汁中冒出。但是全过程结束后，最后得到的是甜蜜、透明的金黄色液体。

有时人们来跟我说他们爱巴巴，然而他们所感到的尽是痛苦、挫折与困惑，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对他们说，请求巴巴给予他们力量经过他们需要经历的一切，帮助他们臣服于他的意志并完全信任他。在学会臣服于他之前，我们会因不能（不顾我们自己的愿望）去接受他的意愿而感到绝望，要对付这种绝望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可能是对巴巴生气。但是我们的生气不会影响他，而只会伤害我们。当我看到有人对巴巴不高兴时，我让那个人一遍又一遍重复：“巴巴，我对您生气了，对不起。请原谅我并帮助我顺从您的意愿。”即使一个人开始不是真的这样想，但是重复这些话将有助于怒气逐渐离开。

有些人来我这里，是因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生气，我提醒他们巴巴对我们说的话：“不要把你的生命浪费在判断他人上面。”有一天我和一些男满德里跟巴巴一起坐在阿厦那，他突然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接着说：“有一个经常偷东西的小偷，被人指点说是恶人。一天这个小偷入室偷窃时，发现一个妇女在剧痛中，就要临产了。她独自在家，因此小偷不但没有偷她的家，还帮助她接生孩子，让她舒适躺下。然后他出去为这个妇女偷来食物与衣服。他看守着她，直到她没事了。然后他上路继续偷盗其他人。”巴巴停下来，用询问的眼光看了我们一下，之后说：“那么，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人？他是恶还是善？你们可以说他坏，因为他是小偷，但是他又做了一件好事，你们可以说他善。因此没有‘善’或‘恶’之类的东西。但是有的东西我不喜欢……淫欲、贪婪和瞋怒，而瞋怒是最不好的……”

过着巴巴给我们每个人规定的生活，意味着学会无私地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世上而不属于它；最重要的是完全献给神。巴巴说：“无论你处在什么情境中都要快乐，因为是我把你放在那里的。”他希望我们正视、接受并处理我们遇到的任何情形。他对我们的要求并不容易做到，但是他鼓励我们说：“做你必须做的，尽你最大的努力，把结果留给我。”当我们能够把结果留给巴巴时，我们便开始发展出超然。在我们做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情时，巴巴慢慢地使我们在经验中培养这种超然；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努力取悦于他。巴巴说：“让我的意愿在一切中实现。”超然来自于痛苦、悲伤、苦恼、挫折和沮丧，

因为这些经历逐渐地打破摩耶的强大系缚。只有在超然中我们才能发现真爱。在我们旅途的艰难中，至爱巴巴支撑着我们，让我们最终证悟，除了对神的爱什么都不真实。

巴巴在离开肉身不到一个月前，为爱者们留下这样的话，作为他七十五岁生日讯息：

为了我可能给予你的东西而爱我，根本不是爱我。

为了给自己获取利益而在我的事业中做出牺牲，恰如盲人为视力而牺牲眼睛。

我是神圣至爱，我值得被爱因为我是大爱。

为此而爱我的人将被赐予无限的视力并将见到我的真相。

我未曾生，未曾死。我每一刻都在出生并经历死亡……

虽然在我的无形无限状态，我永恒地无处不在，但我也不时地采用形体。

这种采用与离开形体被称作我的肉身出生与死亡。

在这个意义上，我出生并在我的宇宙工作完成后死去。

当我离开身体时，我将继续留在所有爱我的人心里。

我永远不会死。

爱我，服从我，你就将寻得我。

——阿瓦塔美赫巴巴